

目錄

歌唱白彥虎	蘇北海整理 (一)
天津國民捐和同盟會活動的回憶	劉清揚 (三)
辛亥革命時期的鐵血會	丁開嶂 (三)
辛亥綏包革命史實紀述	楊雲階 (三)
五四	蔡曉舟 楊景工 (五)
五四愛國運動北京資料選錄	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輯 (六)
東遊揮汗錄 (選錄)	王拱璧 (一〇八)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輯 (三二)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輯 (二六)
留法勤工儉學資料	卞孝萱輯 (一七四)
抗日戰爭初期胡適的賣國罪證 (胡適日記摘錄)	史文錄輯 (二〇九)

圖片

五四運動二十六幀

胡適日記二幀

歌唱英雄白彥虎

蘇北海整理

白彥虎是近代回族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國各族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西北的回族人民，爲了反抗滿清的專制封建統治，響應太平天國革命，以洪興、任武、白彥虎等爲首的數十萬回族人民，在陝西各地莊嚴而英勇的進行了革命起義。白彥虎所率隊伍曾和滿清作戰達十三年之久，多次擊潰和殲滅腐朽的滿清軍隊。後來，滿清調集了漢奸劊子手左宗棠的大軍，並利用回族反動派馬安良等匪軍向其進行圍攻，在衆寡懸殊的形勢下，白彥虎率領他英勇的子弟兵轉戰於陝西、甘肅等省，最後到達新疆。

這一首雄偉而動人的史詩，雖然主要只敘述了從嘉峪關到烏魯木齊二千里地的戰鬥情況，但已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戰爭的壯烈和白彥虎及其子弟兵堅毅不拔的艱苦奮鬥事蹟。同時也真切的刻劃了這次英勇起義的基本目的及其理想。在英雄白彥虎的每一次講話和行動中都揭露了反動統治階級的陰險鬼臉，同時也清楚的說出了白彥虎如何熱愛他的子弟兵和各族勞動人民。當我聽唱這一首民歌時，也像置身在英雄白彥虎的軍隊中一樣，也像當時住在英雄白彥虎周圍的人民一樣，充滿了對反動統治階級的仇恨。

這首民歌，廣泛的流傳在新疆伊犁回族人民中間，它不僅是樸素的回族人民口頭文學上的豐富創作，同時也是近代史料上的一個重要實錄。因此，我根據伊犁回族人民的口述，把它整理出來，以供大家參考。

陝西省〔一〕，白彥虎，是好漢，

口裏長矛打得歡，

一打打了十三年〔二〕，

死的漢人真不少，

回回也死了幾十萬。

左宮保〔三〕，是屠夫，

帶上馬安良〔四〕軍隊把他追，

一追追在嘉峪關，

婆娘娃娃全跳黃河水。

馬其虎，狗賊頭，

他在涼州〔五〕做提台，

手裏有十萬人，

十萬兵馬一起放，

兵馬發在肅州城〔六〕。

一白彥虎，真膽大，

你敢鬧清家的大江山，

〔一〕 西安屬陝西省，但在習慣上離開陝西以後的各族人民說到陝西省時常以西安來代替，所以這裏的陝西省也就是陝西省。

〔二〕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英雄白彥虎率領子弟兵起義後，與滿清匪軍轉戰於陝、甘、寧、青四省十三年，直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才由敦煌進入新疆。

〔三〕 左宮保就是漢奸劊子手左宗棠，他屠殺了西北各省幾百萬回、維、漢族人民，人民憎恨他，叫他「左屠夫」。

〔四〕 馬安良是當時甘、青回族起義軍首領馬占鰲的兒子，後投降左宗棠。

〔五〕 涼州即今甘肅省武威縣。

〔六〕 肅州即今甘肅省酒泉縣。

快把兵馬交給我，

我才放你狗命逃出嘉峪關〔七〕。」

白彥虎聽言哈哈笑：

「不要說你馬其虎的軍隊，

大清軍隊全來到，

我也不害怕。

大清家做事多橫霸，

你好好兒的放我出了城，

白老子饒你一條狗命。」

馬其虎聽言生了氣，

「你不好好投降，

後邊馬安良軍隊就來到，

定要殺得你一個不留。」

「不要說馬安良來到，

就是同治皇來到，

我們也不怕。」

白彥虎一面把令傳，

「衆將官細聽我言：

三萬人馬保上家眷走，

白老子和他戰一戰。」

馬安良來在大帳前，

馬安良一聲大呼喊：

「白彥虎娃娃你好膽大，

你敢在老子的面前賣狂言。」

白彥虎厲聲大罵：

「馬安良做事太短見，

你不該糟踐西安的婦女娃娃；

馬安良你做事太霸道，

〔七〕 嘉峪關在甘肅省酒泉縣西。

你不該把大營紮在城裏邊，

糟踐了漢人姑娘無其數，

你還想屎屙在老子頭前。

西安的回回出來都是英雄好漢，

決不像你青海的那些狗官。

不要說你馬家的功勞大，

姓白的功勞比你更大，

你要不信打開功勞簿看一看。

今天你好好放白老子出了城，

如果你不放老子出城，

你的狗頭就在咱老子手中。」

「娃娃你不要在旁邊賣海口，

我叫你難出嘉峪關口。」

白彥虎的白龍馬真攢勁，

尾巴一扎出了陣，

光見四面旗子空中繞，

白彥虎越戰越有勁，

五出五進殺得歡，

白彥虎一人能當千員將，

放開家眷頭裏走，

三萬人馬緊隨跟，

整整戰了七八天。

家眷安在敦煌地，

放了四十個探馬把路探，

一探探在猩猩峽〔八〕，

猩猩峽的口子真緊要，

不要說人兒過，

飛鳥也難過得去。

〔八〕猩猩峽係由內地進入新疆省的第一個站，兩旁峭壁矗立，僅有一線孔道自峽間通過，形勢扼要。

白彥虎聽言發了愁，

一宿愁得頭髮雪花亂。

衆將官一看發了愁，

等着白彥虎大人把令傳：

「咱們大隊安在敦煌地，

莫要糟踐老百姓；

公出公買大街走，

莫要穿上虎皮去胡行；

本帥知道了，

叫你一個一個活不成；

百姓房子不許進，

鍋碗釜灶不許借。」

白彥虎大人傳罷令，

衆將官一起都起言：

「三月整沒發餉，

衆位弟兄真困難，

六月天，穿的爛皮襖，

虱子咬，咬得身上發疙瘩，

沒有襯衣穿身上。」

「衆將官講話我贊成，

咱們打仗爲了老百姓，

見了百姓我們不拿一針線，

他拿着金銀財寶來，

我們也都不要。

大清家，是惡霸，

他爲銀錢把十萬里江山都能賣。

我們不是大清家，

我們改位換國家。

人人都把後事情想，

你不要看在脚面前，

你不要看見大清的江山旺，

月月關着四千兩銀。

咱們拋妻子，掉父母，

多少年不得團圓，

久而後我們改國號，

推掉大清江山倒，

我叫你們父母妻子都團圓。

家家都有老和少，

家家都有妻子道，

把旁人妻子比自己婆娘看一看，

千萬不要欺壓老百姓，

如果我們殺了老百姓，

推倒大清江山，

我們的官兒給誰做。

還有一段古話給你們講一講，

衆弟兄同胞們聽在心上：

你沒看見從前李闖王，

走在天下安太平。

衆家百姓一起接。

劉宗敏是好漢，

他後邊保的李闖王。

劉宗敏保闖王進北京，

清家的兵賊有多少，

劉宗敏將軍色氣重，

他把陳圓圓擊在手中。

陳圓圓本是誰的妻？

她本是吳三桂的妾，

吳三桂要投闖王道，

來了兵賊把信傳，

他說闖王把陳圓圓霸。

吳三桂聽言嘔氣生，

發來兵馬打北京。

劉宗敏是英雄，

他把闖王保西京。

若凡不是他把陳圓圓，

他在北京坐江山，

一個人害了國家事，

國家大事不能成。

我們要把民家愛，

我們走後叫他們思想量。

我的話兒講完了，

哪裏講得不稱對，

衆家弟兄往出提。」

衆家弟兄都願意，

衆家弟兄把手拍。

白彥虎大人把令傳：

「明天大營紮在南門外，

城裏邊太窄小，

婆娘娃娃膽子小。

離城四十里紮營盤，

不許可弟兄來在城裏邊，

哪一個他要不遵從，

盡斬不饒不留情。」

衆家弟兄舉了手，

一句話說罷起身走。

一時三刻出了城，

衆家老百姓城門等，

接候白彥虎少將軍。

有錢的財主前邊站，

窮人一起站後邊，

有錢的財主拿的元寶來，

窮人拿的黑麵糰，

盤盤裏端，手帕裏包，

有錢人大米成口袋裝。

劉員外銀錢多，

他拿轎車把元寶拉，

一拉拉在城門站。

白彥虎，少將軍，

騎在馬上注目觀看，

看一看窮人比有錢人多，

窮人一起拿的黑麵糰，

有錢人元寶窩面前，

有錢人前邊站，

沒錢人在後邊。

我一看世事顛倒顛，

我把衆家弟兄一聲喚，

把窮人叫前面坐，

叫有錢的後邊站，

我把黑麵乾糧一起收下來，

財主元寶一個也不要，

它又不能吃，要緊三關餓死人。

不要看你劉員外金銀財寶馬車拉，

你也抵不住一個黑麵糰。

白彥虎大人他把百姓問：

「我問你們，

我們衆家弟兄有沒有欺壓老百姓？」

衆家窮人一起起：

「衆家弟兄未曾欺壓老百姓。」

「哪一個弟兄欺壓老百姓，

你們要給我來申明，

自打今天起，

老百姓有事直接來見我。」

一在敦煌住了半年整，

狗賊馬安良軍隊他來到，

白彥虎一看緊動員，

黑夜三更把令傳……

「大隊保上家眷走，

我在敦煌安慰老百姓。」

第二天清早把敦煌鄉約下令傳，
正當午時，

敦煌大街十字衆百姓來到。

我在大街十字給你們把話表：

「我到敦煌來了六月整，

沒有欺侮老百姓，

到今天我要走。」

衆家百姓聽言齊哭聲。

「我要走後給你們把害留，

大清軍隊他來到，

你們暫時投降等時機，

你把我的話兒牢牢記，

衆家百姓吃不了虧。」

白彥虎臨走落了淚，

我想在敦煌再站一年整，

現在不走不留情。

歌 唱 白 彥 虎

說罷話兒起身走，

走的走的怪傷心，

衆人老百姓一起送，

不見一個財主送着來。

隊伍前邊撤上走，

白彥虎後邊緊隨跟。

出了城，往前行，

一走走了好幾天，

一起都是戈壁灘，

馬安良軍隊後邊緊隨跟。

人困馬乏怎樣走？

衆家老百姓不願走，

就在戈壁灘上休息好幾天。

白彥虎一看着了忙，

要是馬安良十萬兵賊他來到，

我們怎樣擋住他？

十萬兵賊他來到，
把頭去了也不能走。

白彥虎聽言淚滿面，
給我給個沒辦法，

沒水、沒柴、怎樣吃飯？

老百姓一旁動哭聲，

但願老天不滅回，

我們必然有救星，

有龍的地方就有水。

婦女娃娃拿的棍棍挖，

一挖挖出水，

一站站了半個月，

馬安良言說吭死他。

人馬緩好動身走，

一來來到猩猩峽，

猩猩峽宰大牛，過乃孜爾，

一過過了好幾天，

又到了麻扎地〔2〕，

麻扎地裏把經唸，

一唸唸了好幾天。

猩猩峽沒久站，

一來來到哈密城前，

哈密城的景緻真好看，

王爺府在前面，

維族人說話一句也不懂。

哈密城沒久站，

大隊撤在放馬塘，

放馬塘只是個鎮子地，

〔九〕 麻扎就在猩猩峽附近。

又往前走，來到了古城子〔七〕。

古城子，好地方，

大清家滿洲有多少，

一住住了十七八天。

白彥虎夜晚上弟兄的門上繞，

我在弟兄門上聽一聽，

弟兄們說的悄悄話，

他要把大清家滿洲齊殺完。

個個弟兄門上一聽，

他們講的都是一樣話。

白彥虎聽言半夜三更登龍位，

把衆將官員一起都傳到。

「我把你們一起把令傳，

今夜不准弟兄出營盤，

哪一隊弟兄出營盤，

我斬你將官不留情。」

一句話兒未講罷，

東門外邊起了手，

殺殺殺，戰戰戰，

一戰戰了七八天，

殺死滿洲可不少，

分不開滿漢一起殺〔八〕，

殺得血水淌成河。

白彥虎收了隊，

〔七〕 古城子即今新疆省奇台縣。

〔八〕 當回族起義軍進入新疆時，滿清統治者就與漢族的地主階級聯合攻擊白彥虎等起義人民。文中「分不開滿漢一起殺」是指滿清統治者和漢族的地主武裝。

一來來在紅廟子〔三〕，

就到了瑪納斯。

紅廟子沒久站，

〔三〕紅廟子即今新疆省烏魯木齊。

郡城紀事詩（一）

郡城指同州府，今大荔縣。

雷俊三

編者按：雷俊三字秀夫號西園，陝西大荔北鄉人。一八六二年陝西回民起義時，在大荔城內爲塾師。所記爲親見當時事實，但作者爲漢族地主階級，詩內有污蟻回族，污蟻起義人民之詞。雷氏西園詩草，無刊本，今刊兩首係王重九先生就原稿抄來。

逆回倡亂，天威下降，再四提兵，重申命將。成五京營提督成明勝勝保無勝仗，民之死亡，情難爲狀。非無兵勇，徘徊觀望；非無戰馬，城內馳蕩；非無鎗砲，私操開放；非無糧草，來路賊當。屍骸遍野，心焉悽愴。帳下歌兒，三更猶唱。營弁宋景詩寓城內姚家巷，夜演影劇。哀哀窮民，哭泣相向，迢迢節鄉，冤書誰上！

天津國民捐和同盟會活動的回憶

劉清揚

編者按：本文記述辛亥革命時期天津人民愛國運動的一部分史實，雖然是片斷的回憶，但均爲可靠的材料。以前關於辛亥革命的記載，對於北方人民的活動多略而不詳。本文與後面鐵血會及綏包革命二文，均可略補以前記載的不足。深切希望愛好本刊的讀者，特別是親身參加革命的先生們，多多惠賜真實的寶貴的資料，使辛亥革命時每一個角落，每一件革命鬥爭事實和每一個團體的革命活動都能記錄下來，以發揚我國人民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 義和團——反帝運動時期的回憶

自從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侵入天津，進攻北京，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條約以後，天津海河沿岸的紫竹林地帶，就變成了帝國主義進行侵略我國的基地。從此天津人民就開始了愛國反帝鬥爭，一八七一年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抗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的愛國運動——天津教案。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反帝運動發生，天津人民更積極的進行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鬥爭。

義和團反帝運動以前我還在三四歲，才開始有記憶時就經常聽到大人們的憂憤恐懼，對洋人的怨恨。尤其大人們所最擔心駭怕的是：一到四五歲以上會走路的孩子們，就嚴防他們跑出門外去。因爲

那時凡四五歲，直到十數歲的小孩，隨時都可以丟失。據傳說，都是被教堂把小孩逮捕去了，這種傳說，也足以反映人民大眾，是如何的痛恨洋人。所以勞動農民組織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的時候，天津人民就憤怒地攻擊紫竹林。

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天津人民遭受了塗炭。我曾親眼看見，離我家不遠的鍋店街，被洋人燒的烈火飛騰在高空。並且眼看着一位壯年人，活生生地跑過去，不大的工夫，就被洋人打死，用門板抬回來，大家都在嘆息。那時雖然我才七歲，但這些不幸的災難，在我幼稚心靈中的記憶，是非常深刻的，因而這也就是啓發我愛國反帝思想的根源。

在八國聯軍侵入天津之前，天津曾有一個封建武官在鎮守，但他是花錢買的官職，一般人稱他爲張七大人。他雖名爲天津鎮守使，實在他既未帶過兵，也未打過仗，而且連天津的牆子河（即護城河）都未曾跨過去一步。敵人攻打天津時，當然他是不敢出頭的。及至戰敗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後，天津教會的洋人，還無理地硬向張七大人要求逮捕以前火燒教堂的人犯，治以砍頭之罪。這個懦弱無能的武官，竟無法應付洋人的無理要求，他就昧着良心，在監獄裏找了八個並無死罪的犯人，強迫用錢買了他們的生命，送到洋人面前去殺頭。這些在壓迫之下不得已而賣命的犯人，在臨刑之前，只要求把他們編成一齣戲，並都穿上新的戲裝，鼓着英勇不屈的精神，竟犧牲在強暴的敵人和封建統治者的刀下。這就使天津廣大的人民，懷着非常的憤怒，既痛恨封建官僚，也更激起人民愛國反帝的思想認識，本是理所當然的。

二 天津人民發起國民捐和救國儲金運動

庚子戰敗後二三年，天津逐漸興辦了學校，當時廣大人民懷着愛國憂憤的心理，所以教師們就認真地進行愛國教育，告訴學生們列強將要瓜分我國的危機，並用朝鮮亡國的慘況作比喻，以激起學生們的愛國思想，而使大家考慮如何防止亡國的慘禍，這就深刻地啓發了學生們的民族意識。雖然我們那時才都是十二三歲的小學生，也就開始有了爲保衛祖國而鬥爭的意志。就在這個時候（一九〇六年）天津的愛國人士，由於憂慮祖國沒有國防設備，就痛恨滿清的慈禧太后，把建設海軍費修建了爲她個人享樂的頤和園，竟使國家敞開了大門，使列強可以隨便長驅直入，使祖國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所以就發起由我們人民自己募集國民捐運動，希望能夠建設國防的海軍設備。在這樣愛國募捐的號召之下，天津廣大的愛國人民，無分老少男女，都一般響應。首先在天津鼓樓南大街的廣東會館，開了發起募捐大會。在場的各界人士、青年、婦女和小學生，都熱烈踴躍地捐助。記得當時我手上戴着一個金戒指，心中想不管大人願意不願意，當場就捐了出去，立即就寫出一張大紅紙條，上寫十三歲的女學生捐出一個金戒指，就更激起大人們的熱烈捐助，未曾帶錢的人，也當場說出捐款的數目，言明會後付款。在大會閉幕時，就公佈已捐助有三千多元的銀洋。人們都非常興奮。當時在學校常唱的歌曲有這樣兩句：「毀家抒難奠國基，同樂自由天」。因此當時人們的踴躍捐抒，正是本着愛國精神，爲了爭取同樂自由而努力。

第二次的募捐大會是羣衆性的，在河北公園裏設了露天講壇，講演人員都熱烈地痛哭流涕，說出國家將有被瓜分的危機，甚至有人斷指寫血書，以激起羣衆的愛國心。數千愛國人民圍繞着講台，捐款的热情很高漲，從每個人的口袋裏，自動地掏出錢來，送到臨時設立的中國和交通兩銀行的收款櫃上去。同時我曾在人羣中代收捐款，送到銀行櫃上去，每一次都是滿滿的兩手，抓着銀洋、紙幣或銅元。無論張三或李四捐多少錢，都要記清楚，拿到許多收據，再送回捐款人。就這樣往返經我的手，就捐了無數次。記得當時交通銀行的經理張朗軒說：這個小學生既熱心又有記性。這一次大會，又捐了數千銀元。

此後繼續着有些熱心的中小學女教員們組織起來，以鼓樓西的普育女學校爲中心，研究進行捐款的辦法，討論決定，動員一些熱心婦女，用走親戚、串門子，挨家挨戶訪問勸募，同時宣傳愛國救國的思想。並鼓勵小學生們，向家長和親友勸募。這樣就普遍深入地展開了愛國救國運動。經過這樣愛國運動的宣傳，廣大人民的愛國思想得到進步和提高。但所捐的款，是絕對不夠建設國防海軍的。莫說建設海軍，就是買一隻軍艦也不够用的。這怎麼辦呢？只好把這些錢先存到銀行裏，再想辦法。

由於第一次國民捐的捐款不够用，因而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五年之中，又繼續發起了兩次救國儲金，總希望湊足了國防海軍建設費。人民捐儲的熱情總是很高的，曾記得我們向一位家庭老太太去勸捐，她竟慷慨地捐出二十元銀洋，在那個時代，足夠一家三四口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此外我們還提議節衣縮食進行儲蓄。首先從我自己的全家實行，每天節食一次早餐，把省下來的錢，放在大

磁瓶內，積累一個月送入銀行中去。就這樣堅持了半年多。儲蓄的結果，終因以天津一市人民儲蓄的力量，是無法能存建設海軍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經前後發起人們的商討決定，只有把一切捐款，都仍舊退還給原捐款人。這就使五年來廣大人民的熱心愛國運動，遭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失。因為愛國人民捐出款來，很少有保留收據的，何況經過四五年之久，誰又能料到把款退回，因此凡失掉收據的捐款，相當大的數目，竟無法取回，結果使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捐款，都便宜銀行的資本家們。而且五年來的存款，只還本錢不計利息，存儲的利息核算起來也是很大的數目。經過這一次愛國募捐運動的失敗，當我年齡稍大，覺悟過來之後，深切悔恨自己這樣愚蠢的愛國行動，不但於國家無益，反而使廣大愛國同胞受了損失。因此就由氣憤失望，才認識到只有參加革命才能挽救祖國的危機，在辛亥年間，便加入了老同盟會。

三 老同盟會在天津活動的情況和策動灤州起義

在辛亥年間，經人介紹我加入了同盟會，那時我還不到十八歲，對革命的認識在思想上是不明確的。只知道痛恨外國人的侵入將要瓜分祖國，而滿清政府無能，不能保護國家的安全。由於孫中山先生宣傳推翻滿清才能救中國，所以就本着簡單愛國的思想，並不懂革命的理論，就參加了革命鬥爭。在天津同盟會的領導並不健全，組織很散漫，當然沒有嚴密的紀律和計劃性，但憑人們的愛國熱情，分別地在集合一些小集團，在進行活動。天津同盟會的會址，是在法國租界老西開天主教堂前面的廣

場東面，有一些矮小的平房，在一個小胡同內一所小獨門獨院，僅有四間小屋子，裏面住着一位領導負責人，名叫胡伯寅，是河南人，年約四十左右，日本留學生。就由他一個人，向大家取得聯系，指導大家的活動，並無任何經濟支援，大家的參加革命是出於主動自願的。

我那時正在天津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改稱河北女師學院）讀書。由於加入同盟會的關係，得知本校的地理教員白雅雨先生和音樂教員李運清先生，都是革命分子。李運清和他的女兒李韻嫻都是日本留學生。李韻嫻還未畢業，趁寒假時回國參加革命活動。她的任務是組織革命婦女，準備向北京城內運送武器。因為那時車站檢查員不搜查女行客的行李，可以把手槍子彈等小型武器，帶進城去，如有步槍等，就設法用棺材裝運。她會邀我參加這個工作，但在運送武器之前，須先進行樂州起義的工作準備。

樂州起義的原因，是由於武昌起義的勝利，就動搖了滿清的統治地位，因此北方的進步軍人，如駐軍石家莊的第六鎮鎮統吳祿禎，即和駐軍樂州的施從雲和王金銘取得聯系，準備東西夾攻北京，以推翻清室。當時白雅雨先生偕同十幾位男女知識分子，也是策劃起義的參加者。但不幸，吳祿禎的革命意圖，被袁世凱識破，袁派人刺殺吳祿禎。此後得知滿清政府為鎮壓革命，將從東北購入一批軍火，運送來京，因此白雅雨先生等即擬去樂州協助施從雲等策劃起義，以截留這批軍火供革命之用。但這些教書的文人，都是貧困的，幹革命活動，竟沒有去樂州的旅費。當時我的家兄等是天津報界著名的正義人士，每年冬季，都為救濟窮人，主辦義務戲捐款，以作冬賑之用。趁此我即鼓動家兄在冬賑

捐款之中，抽出一部分錢來，作爲白先生等去灤州的旅費。因爲我家兄也是同情贊助辛亥革命的，所以就允許籌款協助。有了旅費之後，在一個寒冷的晚間，就從李運清先生家動身上火車，李先生是住在天津北車站迤北新開關的住宅區，名叫老車站北新開路，地區非常偏僻，容易作革命掩護活動，又離車站很近，當時我也去李先生家參加送行，所以當時的一切情況，至今還能深刻地記憶。但去了不久，革命活動竟遭到失敗，白先生等均慘遭犧牲，只有同去的兩個裝家屬掩護工作的婦女，從旅店後越牆而逃，才得免於難。這兩個婦女就是崔震華和她的妹妹崔昭華。

灤州起義失敗的原因：一是失去吳祿禎的應援，只有施從雲和王金銘的孤軍奮鬥，力量當然不夠。再是白雅雨先生等十幾位無組織無計劃的書生，單憑愛國熱情，並無羣衆組織力量的支援。再就是受了王懷慶的欺騙，王懷慶假意贊助革命行動，但到大家真正行動的時候，就被他給包圍起來，而遭到破壞，故失敗了。

當時那些烈士們死得很慘，辛亥革命勝利後，在民國元年春，女師學校和革命的戰友，派人去灤州尋找這些烈士的屍骨，只能找到一些身體，人頭都已無處尋覓。我們曾在金鋼橋北的省長公署門前，爲白雅雨烈士等舉行羣衆性的追悼大會，然後把白烈士的靈棺，順着海河運送回到上海的家鄉去。

灤州起義雖是失敗了，但這轟轟烈烈的起義鬥爭，正是在天子脚下幹起來的，可以說已動搖了滿清統治的基礎。此後不久便推翻清室獲得辛亥革命的勝利。

還有些人在天津金鋼橋進行革命鬥爭的行動是爲要刺殺張懷芝，其領導人名叫薛成華。共同參加的人並不多，故也遭到失敗未能成功。

一九五五年一月初 劉清揚書於北京

郡城紀事詩（二）

雷俊三

降若時雨，古稱王師；今此兵勇，殘民有餘。食民之食，居民之居，奪民之器，鬻民之衣；民有門戶，磚石碎之；民有水漿，牽馬飲之；民有鳴鷄，越墻取之；民有碓磑，日日掃之；燒殘鄉村，餘悉毀之；穀餽耕牛，立市宰之。人皆洶洶，彼徒嘻嘻。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辛亥革命時期的鐵血會

丁開嶂

編者按：辛亥革命以前，各地均有許多革命小團體，鐵血會即北方小團體之一。作者爲鐵血會首領，曾撰鐵血會始末紀（稿本）與丁開嶂革命事蹟（四號字鉛印本）兩文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僅是鐵血會始末紀未錄檄文，與個別詞句小有出入而已。今據丁開嶂革命事蹟刊印，據鐵血會始末紀校勘，重要不同處用小字註於文中，並改題目爲辛亥革命時期的鐵血會。本文爲作者自傳，可能有誇大之處，但從此可以看見當時北方革命情況之一般，亦可以看見當時革命黨人的弱點。胡鄂公撰辛亥革命北方實錄，書中的丁開嶂，實爲丁開嶂之誤；至於所記與本文有異同，深望參加辛亥革命的先生們予以補充和訂正。

丁開嶂字曉川，原名作霖，河北豐潤人。京師大學甲班第一班畢業，位舉人，膽識絕倫，志器雄遠，華北清庭肘腋下首倡革命者也。幼讀書，喜經世之學，尤好兵家言。鑒國事日非，遂抱鼎革大志。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年），年二十四，孫中山立興中會於海外，鼓吹排滿，開嶂聞風，欲制清庭死命，思創立黨會於近畿，獨樹一幟。迨中日戰後，割地償金，黜我爲第三等國，奇耻大辱，孰過於斯，改革清庭之念，如火益熾。但恨風氣蔽塞，同志無人，遂效古之草澤英雄，結納綠林，號召亡命，作北方革命軍，並著草澤陰符篇，儲將來起義之方略。暨日俄酣戰之際，開嶂適遊京師大學，與同學江

蘇朱錫麟、譯學館學生奉天張榕各出關組織革命軍。朱創東亞義勇隊，張創關東保衛軍，開幟立抗俄鐵血會，皆假借名義而爲革命立基礎也。朱被逮於瀋陽將軍增祺，張退避天津，開幟校名作霖，爲防事泄，易名開山字削川，用抗俄鐵血會首領丁開山名義，傳檄三省綠林界，登上海大陸雜誌，風聲雖露，人不知爲作霖主，易於遁跡返校也。檄云：「俄人者，自咸豐以來，私移界碑，竊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已爲萬國所不取，公法所不隄。近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踞關東三省儼爲己有。奴隸我官府，牛馬我人民，剝食我資財，淫掠我婦女，種種禽獸之行，神人共憤；色色野蠻之狀，天地難容。故日人崛起，外挫其凶頑；虛黨憤興，內潰其臟腑。丹麥、瑞典、諾威現舉同盟，影響愈激而愈遠，猶太、波斯、土國共圖報復，風潮愈湧而愈高。此爲我國報深仇雪大恥，樹我完全獨立之旗，定我民族帝國之義，一大機會也。儻再不振吾精神，殲除醜類，結吾團體，掃蕩腥羶，將來必滅盡我身家，殄絕我族類，較英制奧洲而更痛，美毒黑奴而倍殘。有鑒於斯，創立本會。糾合海內外學生將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綠林領袖，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食俄人之肉，寢俄人之皮而後快。以此同化之師，和親之衆，一朝齊發，電疾風馳，遍地合攻，瀾翻水湧，東聯日本爲外援，西接波蘭爲內應，何難逐長蛇於興安嶺以北；驅封豕於雷納河以西，使廿二省錦繡山河與日星而並壽，四百兆聖賢子弟，享幸福於無窮。凡我同志，惜同胞之慘酷，憂祖國之傾危，皆打破生死之好，男兒願作犧牲之大豪傑。今中立將破，大戰有期，惟余馬首是瞻，以期和衷共濟，務使二十世之萬國記載，大書特書曰：中國抗俄鐵血會，大敗俄羅斯於東清而後止。急急特檄。」

翌年，與同志秦宗周、丁東第、王治增議北方大勢，謂：徒恃關東一部，不足包圍北京，遂於張家口外創立救命軍，乃革命軍之變相也。用救命軍統領名義傳露布於長城北，披露於北京杭辛齋之中華報，文曰：

爲上救國命，下救民命事，據天演日劇，劣敗優存，人種日稀，弱肉強食，吾國之稍具腦筋者，無不知國家之命運將絕數年，民種之命運難逃百歲。故全國之英雄、烈士，學堂諸生，皆思擲頭顱，倒腔血，與東西諸雄爭生存於天擇之界。吾軍雖蟠踞山林，咆嘯草澤，常以蠱莽獷悍被黜於上流社會之外。然內觀祖國之傾危，外受強鄰之壓迫，早驚醒獨立魄，喚起自強魂，激動轟轟烈烈之壯氣，漲發蓬蓬勃勃之熱心，欲一新黑闇世界，大洗污雜山河，提我四萬萬圓顛方趾之倫於佛地仙天，五洲稀有之神明獨造宇【宙】，與衣冠禽獸者不同也。於是糾合豪俠士，號召亡命徒，結愛國之學生聯名入會，納矢誠之君子會衆上書，力請清庭掃盡三百年之舊弊，重回廿二省之殘生。一、召還逋臣；二、立停科舉；三、備地方自治；四、許出版自由；五、非學生不爲要路之官；六、凡竇規盡充新政之用；七、變更官制，破上下壅蔽之私；八、改定教程，裁學校附庸之課；九、杜絕中飽，舉公用開銷須頒布告；十、預編憲法，俟教育普及決定實行。如此，則四千年之化日重開，一萬里之光天復靚，內地之革命風潮全歸畫餅，外國之瓜分政策俱變方針；他日凌駕英吉利，超越美利堅，鞭笞俄羅斯、潛伏德意志猶反手也。儻反對黨仍用戊戌故智，使六君子被大逆之誅；不改庚子前非，令五賢人受巨姦之戮；本統領即策吾軍忘生之血漢，未死之鬼雄，既行暗殺，復舉義旗，爆如火山，湧如

海潮，雷勵風行，朝發夕至，捕盡頑固派，埋於秦始皇之坑；擊得混沌家，烹於張獻忠之釜；擊以降魔杵，滿天之妖氣一清；刺以除祟針，四海之沈疴全瘳。然後共和立政，再開周召之乾坤；變法圖強，大啓美歐之天地。何難使生民四百兆，物產三十萬，天然優勝資格，翻身踴躍，騰越六洲，攘臂奮興，震驚萬國，爲全球聲名煊赫，光華燦爛第一大文明完全獨立國哉。吾黨義膽已崩，忠肝俱裂，必達目的，乃肯罷軍。惟望同胞共表一致，率全軍謹布。

丙午（一九〇六年），爲開通民智，卞里之古廟像，改創革命演說堂，被漢奸某告發三大罪：一、演說革命；二、推倒神像；三、私立公堂。第三款即誣排難解紛而誤控者也。開幃遠遁，事聞直督袁世凱，羽檄寧河縣令張紀信，重懲某漢奸，杖八百，圍六月，風波平。是冬，改名開幃，入中國同盟會，此名開幃所由始也。

次年（一九〇七年），立北振武社於祖建之三官廟，作鐵血會本部，即北方革命秘密機關。同志劉盟訓、劉之元極力贊成，開幃任總理，丁東第協之。並立京東、京北、邊外、關東鐵血會四支部。開成立大會之期，演劇四日，廣招觀聽，每開劇一齣後，開幃携諸同志秦宗周、黃際隆、冷蔚森、丁東第登樓演說革命原理，及清庭危亡之現況。環樓觀聽者，男女過萬人。因有漢奸某前車之鑑，無人聲明於法庭，由是遠近風動，皆知豐潤青坨莊爲北方革命發源地矣。

辛亥春三月（一九一一年四月），黃興諸志士起義廣州，大失敗。開幃聞而大憤，走北京、津、保，會北方豪傑劉汝賢、馬德潤、劉星楠、陳之驥策畫舉義，諸傑贊之。五月，與秦宗周、黃際隆、丁

東第、王丕顯議，乘清軍秋操，京城虛無兵，操場虛無彈，起義京畿，以鐵血會京東部爲發難軍，關東、邊外、京北，三部援助之。南【方】志士必望風響應，滿清二百六十年之基業，不難一朝覆也。秦黃兩烈即走四部，通知諸路軍。閏六月，開幃患腿瘡痛，極艱於遠行。南方志士，北地英雄，紛至沓來，籌畫方略，走集開幃家者，客廳無隙地。操期起八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不意八月十九（十月十日）夜，武昌光復，清庭聞變，秋操立停，軍隊返都門，大戒嚴。乘虛發難之事，虛矣。

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丁東第任鐵血會先鋒，東走關內外，西遊京、津、通、張，促起各部軍。旋相繼獨立者十五省。清庭車馬集於北門，冀奔熱河，遠避南來兵。載灃無謀，京師鼎沸，如襲都門，勢必立破。故南北要人遊開幃門者，日益衆。鄂都督黎元洪代表胡鄂公親顧茅廬，促開幃速赴津，統籌大計，恐千載一時之機會，稍縱即逝也。孫鼎臣、羅明典、陳潤德、白毓昆、陳之驥數十輩，冠蓋相隨，往來唐山道上，皆急於勸駕，且有函言：「臥虎先生果置蒼生於不顧，而長臥不起乎？」臥虎開幃別號也。於是迫於大義，帶劍夜赴津，任北洋鐵血會軍長，立軍部於法租界，操縱榆關東西，長城南北草澤革命軍。然袁氏已出北方六鎮兵，星羅棋布，如岳家軍之難撼矣。

此際，清直督陳夔龍、津警道楊以德、通永鎮總兵王懷慶函電交馳，通緝開幃及丁東第、王丕顯。廬台駐紮管帶張守和統百餘騎，豐潤駐紮管帶丁叙良統數十騎，相差頃刻，齊集青坨莊，他路淮軍風馳驟至者，又數起。兵到前半時，倉猝得信，開幃父振魁公以八旬病軀，急擁被升車，携弱媳一、稚孫二、孫女三出後門，乘夕遁。是夜嚴寒風緊皮膚盡裂，經五十里長途，逃至甯城媳家，凍幾絕。

命，逾時始蘇。睜眼笑曰：「吾老矣，死無恨。但願革命成功，則瞑目九泉矣。」淮軍偵知開幃妻寧河城內人，分馬隊十人遵大道尾追，至進城渡口問：「今夜有北來家眷車否？」守曰：「無之。」淮軍返。眷車遶道赴寧，路紆而遲，至渡口，始知有淮軍來追，早已空回矣。遶道者，開幃妻姚懋玉女士之計也。淮軍初至，猶震炸彈威名，不敢薄開幃及丁東第宅，逐日巡邏村內大示威而已。繼知無備，蘆台軍猛撲開幃、東第兩院，劈箱破壁，羅掘一空，牛車數輛，滿載而歸。並大書門首左壁曰：「嚴擊革命黨。」

時開幃在津分畫鐵血軍，永、遵、通、薊計四萬人，號京東部軍；張家、古北兩口內外計五千人，號京北部軍；朝陽、熱河計萬人號邊外部軍；錦、廣、義、寧南至營口計五萬人，號關東部軍；遼河東之舊會員改跳他會不計也。京北部軍推秦宗周為司令，秦派部將馬壯、廬占魁各領一支軍，會合山西民軍，謀光復陽高、天鎮、大同府。秦集兵張家口內，防清兵北出，使廬等不至前後受敵。察哈爾都統黃懋澄知勢不敵，設計詐降，誘秦及部將李鴻恩、尹德威來署議事，伏兵執之。陰曆十月十九日（十一月九日），三烈士同遇害於署前東河套，此鐵血會員為國流血之第一起也。

關東部軍推葛熙榮為司令。葛由關東、邊外兩部合選萬餘人，散伏新民、錦州兩地，故使清奉天總督趙爾巽知之，羈絆奉天軍不令他往。因奉天軍有自報奮勇率兵南下往援南京之風耗，復有組織勳王軍入關擁護北京之消息，故暗集於新、錦間以圖牽掣，俾南北京之民軍易為力也。迨欒軍起義，第三營張建功倒戈返噬，應曹備兵夾擊，反正軍腹背受敵，民軍大崩壞。京東部將孫鼎臣、陳洪度、李輔庭、范

林、胡珍死焉。開嶂督馬將東援灤州，至雷莊西北，陰夜間，尙未見民軍，突與敵兵遇，揮陣橫擊之。丁著欽、王丕顯兜其左右，敵不知吾軍多少，辟易數里而退。旋敵砲兵至，開嶂知勢難抵禦，全軍返。是役也，大都督王金銘遇害，鐵血會諸將遂舉開嶂爲鐵血會行軍都督，再圖後舉。

尋南來【志】士蔡德辰、張雅堂、雷竹村同通州志士楊兆林、王斌主於張家灣，鐵血會員王治增、王丕承家，謀光復通州。一日，開會集議進行事，座有漢奸，早輸情於敵，杜斷房謀，適在興高彩烈之際，忽馬踏人聲嘈雜室外，驚出視之，屯門皆毅軍，七烈士前後被執。夏曆十一月十七日（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同遇害於通州東門外。斯時也，開嶂謂清鎮王懷慶京東民軍之障礙物也，不先除此獠，無日成功。黃際隆唐山支部長亦建議先炸王懷慶，謂王斃淮軍必失律。即命邊外部軍，掩入冷口及喜峯、鐵門兩關，佔領開平樹旗獨立，不特雪灤州之恥，京、津、通州亦不難光復矣。開嶂奇其策，組織炸王隊。黃際隆協唐自起、龐輔舜、王丕謨、丁東第分路走開平，各行狙擊事。不意賊探王彬混入鐵血會，盡悉刺王謀，先擒唐龐於開平站，黃聞而避之。次日大索，亦不免同遇害於開平西街外。

至是，鐵血會諸部軍屢起屢仆，屢仆屢起，人心愈憤，入會者日益衆，與清庭大有不共戴天之勢。開嶂即招集四部將領齊集天津開軍事會議，計畫大舉，議決由各部軍精選壯士三千，潛入京津乘舊年夜半，分襲清庭諸大機關，四支部軍亦由各地樹旗，宣告光復，並取包圍式援助京津，戒以維持秩序。動民間寸草者殺無赦，以示爲文明革命之師。南北諸同志，謂北方將校多綠林豪傑，性質犷悍，喜擄掠，負統率全軍之責者，非建大名號不能震懾將士心。遂票舉開嶂爲中華民國軍政府北部民軍暫時假定大

元帥都督鐵血會燕遼諸軍事，如項羽於鉅鹿戰前，先稱假上將軍，此國曆二月二日，夏曆十二月十五日事也。即日改組軍部爲軍政府，舉葛熙榮（清禁衛軍軍官長參謀部）、郭鳳山（清第二十鎮軍官長軍務部）、孫蔭溪（日本高等學校畢業生長交涉部）、王丕謨（北京譯學館學生長文牘部）、巴紹成（清第二十鎮軍官長軍需部）、張雨農（錦州維新公司總經理長財政部）、劉樞衡（保定醫官學校畢業生爲執法官長）、丁東第（保定法政學堂修業生爲招待部長）、杜海寰（日本高等學校畢業生爲聯絡部長）、王寰（清前毅軍軍官爲調查部長）、朱恪瓊（清沿江巡防隊軍官爲偵探部長）、張傑三（清第二十鎮軍官爲暗殺部長）、軍務部長郭鳳山未到職，開璋自兼之。推張鑄堂（保定陸軍學堂畢業爲京東方面總司令）、佟明禮（保定憲兵學堂畢業副之）、除夕由唐山、薊州、山海關地方樹旗；姜錫訓（清前毅軍軍官爲關東方面總司令）、劉連聲（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副之）、除夕由錦州、營口、新民府地方樹旗；陳玉甲（清前第一混成協軍官爲京北方面總司令）、董作新（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副之）、除夕由張家、古北兩口及山西與城地方樹旗；杜椿齡（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爲邊外方面總司令）、韓自經（奉天憲兵學堂畢業副之）、除夕由朝陽、熱河及直奉交界之清河門地方樹旗；京北部副司令董作新未到職，正司令陳玉甲兼之。議定嚴守秘密，俟舉事後，舊曆元旦，再打通電。先草討清檄，秘傳於東北綠林界。檄曰：

大中華民國北洋鐵血會首領華北民軍假定督帥丁開璋率本會全軍爲討滿清事；僞皇帝滿清者，入關以來，殺我黎元，攘我政府，蟠踞我疆土，剝吮我脂膏，康、雍壓制於前，乾、嘉蹂躪於後。文崇摺卷，愚民巧於嬴秦；武試弓刀，弱民過於趙宋。滿將握兵符，防華人如盜賊；旗官居要職，馭漢族爲馬牛。駐防坐食於滿城，無異元朝家釐；民籍輸租於王府，儼同俄國隨夫。迨那拉專柄，愈肆猖狂。

微特虐政流行，並且醜聲蜚播。忍滅君親，蹈驪姬之前轍，穢彰宮院，留武盟之後身。搜廿二省之膏腴，盡供西山奢侈，竭四兆之血汗，全銷南海荒淫。視變法爲國賊，朝政昏沈；奉拳匪爲神兵，京師傾陷。嫗非明智，租軍港於歐人，虜盡庸愚，主稅關爲英客。與友邦不與家奴，何惜神州片土，存清室不存中國，寧爲印度朝廷。以後溥儀承祧，載灃攝政，廢弛更甚，黑闇愈多，國家不啻病夫，政事如同兒戲，貴胄堂開恍王公之俱樂部，禁衛軍作乃紈袴之遊戲場。學生視爲反叛，著書遭大逆之誅，新軍驟作仇讐，閱報罹被戕之禍。慶、振皆財色貪夫，任以國家重職，洵、濤乃愚騃孺子，寵爲海陸大臣。棄請憲如弁髦，以充軍挫英雄之氣，改築路爲國有，用格殺驚烈士之魂。孫中山同盟海外，欲救祖國淪亡，黃克強數起域中，恐步非洲分裂，方今霹靂一聲，武漢之江山還我，從此風煙四起，京都之宮闕歸誰？時也，志士羣興，軍人奮作，晉兵欲東出而叩關，魯甲將北上而牧馬，蘇、皖之捷報頻傳，閩、浙之凱歌已唱，秦、蜀、滇、黔早擊自由之鼓，贛、湘、粵、桂羣翻獨立之旗，三百載滿洲子弟將化沙蟲，十八省漢土蒼黎，俱成風鶴，開天府於南京，鞏固共和基礎，起民軍於北地，剷除專制魔王。開嶂神農後裔，世著中華，氣憤山河，義高星漢，掃蕩金人，慕岳忠武之宏業，驅除元寇，羨朱太祖之奇勳。提挈燕、遼豪傑，誓滅胡奴，喚醒趙代軍民，重光漢宇。枕戈臥甲，牽掣瀋水之勤王，秣馬礪兵，敦促滬濱之和議，氣勢驚神，何難奪滿會魂魄，精誠貫日，定能復我祖山川。孫總統之推讓，婆心酷望和平，袁僞閣之行成，假意恐藏詭譎。惟望愛國奇男，保民傑士，攘臂齊興，傾心相助。爲同胞，瀝腔血，運會方來，爲故國，棄頭顱，時機大至。南連江漢，鐵騎風從，北盡幽燕，金戈雲集。

軍聲動天地，旌旗與山嶽齊搖，砲火照乾坤，光燄共星辰亂落。將軍真天上飛來，風雲俱變，漢幟從壁中樹起，草木皆驚。此際犁庭掃穴，盪平索虜之窩巢，他年駕美凌歐，彪炳炎黃之世胄。儻非楚歌四集，力爭一線存亡，難逃漢種一空，甘作百年淘汰。請看今日之地球，竟是如何之天演。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歲在重光大淵獻冬十二月十五日，飛機舉事，日期鐘點另文。

咸謂必有一場玄黃血戰，方爲帝制民主之大解決。孰知趙秉鈞早探悉鐵血會之勢力及動作，報【明】袁氏，東極遼河、西達晉北、南臨渤海、北盡朝陽，全軍約十萬人。舊年除夕，各地齊舉，袁氏遂於夏曆臘月二十五日，即國曆二月十二日，迫清庭下詔遜位，攻城奪地之奇災，變而爲歸馬放牛之景象，中華民國遂慶成立。君子曰：如黃河以北，浪靜風平，專恃長江以南，搖旗北伐，清庭絕無退位之理。袁氏雖善調停，大功斷難如是之易也。催進共和之速成，北洋鐵血會首領堅苦卓絕，數年奔走，傾家破產號召黨徒與有力焉。

民國成立後丁開幃下令解散鐵血會各部軍。國曆三月遜清奉天總督趙爾巽尙未承認共和，突以大兵壓錦州鐵血會支部之將士解散未盡者，一日擊獲三十七人，參謀部長葛熙榮等適蒞錦州辦解散事，亦被執，均誣爲土匪以洩憤。由錦州支部搜去炸彈、短槍、委任狀、元帥印諸物品，悉收奉天督署。開幃對袁總統陳明理由，請電趙開釋，僅釋二十三人。趙覆電謂，丁開幃如具結担保東三省永無土匪暴動之事，即一律開釋，餘十四人入錦州拘留所。開幃又力請國務院總理及各部總長用全院名義電趙。趙又釋軍需部長巴紹成等五人，調察部長王寰瘦死所內，餘八人解入奉天習藝所。迨孫黃兩先生蒞

京，復請袁總統電趙開釋，葛熙榮等八人始脫難。袁趙及國務院往來各電俱載民元內務部通告。是年開曠任中國同盟會本部評議員。至六黨合併改爲國民黨，人多意雜，漸失革命主旨。知真正共和，不能實現，遂決計歸山著書自娛。

癸亥十月初九日整屋縣城紀憤 (一)

段紹印

編者按：段紹印字鄭卿，一字述之，陝西大荔人。一八六三年時爲整屋縣教諭。所著榴園詩草，刊本共三十頁。藍大順起義攻佔整屋時，段氏正在整屋，所記爲親見之事。此詩爲王重九先生抄來，註爲王重九所加。

雷轟電掣陷孤城，烈火燒天萬戶驚，冒姓真同藍面鬼，纏頭宛若赤眉兵。金蟬(二)密鎖三千院，鐵馬連環十二營，圍攻四月無休息，雉堞愁開鼓角聲。

飛丸亂落女牆頭，上竅雲梯下掘溝，穴鼠思深多智慮，城狐恃險慣綢繆。敲殘七尺珊瑚樹，裂碎千金翡翠裘，百萬巾箱何足惜，將軍悔上望空樓(三)。

註：(一)此詩指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藍大順起義軍由漢中北上克服整屋事。

(二)「金蟬」句下寫清將多隆阿圍攻整屋事。

(三)此句指多隆阿于圍攻整屋期間，築壘城東，戴墨鏡，著黃馬褂，遙望城上，爲藍大順槍中一目而死事。

辛亥綏包革命史實紀述

楊雲階

編者按：辛亥革命時綏遠包頭一帶的史實，各書多無記載，據所知只尙秉和辛壬春秋（山西一節略有敘述，但作者立場敵視革命，文中肆意污蔑。這一篇記述，係當事人的回憶，所記當較辛壬春秋可靠。兩者記載不同之處，註於文中。

述者姓楊名瑞鵬，字雲階（現以字行）。祖籍河北正定縣，寄籍山西平定縣，出身於清季官僚成份的家庭，而爲辛亥革命的一分子。當我十九歲時（一九〇九年一月），讀書遊京師，憤清政之不振，外強之侵侮，革命思想，充溢於懷抱。以同盟會爲革命組織，於二十歲時（一九一〇年九月），經友雲亨介紹，毅然加入。次年即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各省響應，雲集而景從，惟西北綏包地區，寂焉無所舉動。我於是退出學校（九月下旬退出北京法文學院），聯合同志雲亨（字嘉會，北京蒙藏學院學生，薩拉齊廳人）、王定圻（字平章，太原優級師範學校學生，包頭人）輩，馳赴綏遠包頭，運動軍隊，響應起義（十月初旬事）。

時綏包軍備，共爲八旗，旗設管帶，等於現制之營長，統由口外八旗統領統轄，名曰「巡防八旗」。這時八旗統領爲周維藩（字介人，安徽合肥人，以翰林遊學日本，歸國後任巡防統領。述者

〔一〕辛壬春秋作周銘恩「日本留學，與黨人通」。

因他是個遊學而歸的新人物，當不至反對革命。及述者到了歸綏（今改稱呼和浩特）後，即以書面勸他反正，書中說：「我公身統八旗重兵，縛莖岫（綏遠將軍滿人）如拾芥，取新城如探囊，據歸化以號塞上，漠南萬里，悉歸掌握，此千載之機，時不可失。望公振臂一揮，掃除腥穢，光我山河。」那時革命氣氛，風起雲湧，已不可遏抑，周接信沉吟不決，但是他的部下，已躍躍欲動。周不及時領導，部下遂自行起義，然因羣龍無首，大部離綏出走，由綏北武川沿後山以達後口子地方（距包頭百里之遙），遲迴不知向往（二）。

這時（十月中旬）我們正在包頭與同志郭鴻霖（字潤生包頭人）、王鴻文（字固齋忻州人）、王平章輩，計議起義方略，應由運動當地駐軍入手，他們推我面說王紫綬、謝若霖兩管帶。王謝慨然允許參加革命（三）。同人等甚喜，事有可爲，一面計議招致後口子的歸綏義軍，進駐城內，以充實力。經商得王謝兩管帶同意後，遂歡迎義軍入城（四）。一面設立地方自治籌備處，以主持革命事務。同人因我面說王謝兩旗順利成功，遂又推述者前赴綏西後套一帶，再說大余太與隆興呂兩地駐軍，一併參加起義，以免西顧之憂。我雖不知兩地軍情若何，但既經公推，只得冒險進行。及我到了大余太與管帶

〔三〕 辛壬春秋作十一月五日夜，巡防軍欲起事，爲岫派旗兵監視不敢動。六日夜，「銘恩率巡防軍數營，竄往陰山，嘯聚於烏蘭察布盟一帶與山匪合，各盟旗迭擊之。銘恩本書生不能堪，遂逃歸山西，餘衆復竄至包頭。」

〔三〕 辛壬春秋作「包頭權稅委員候補知縣沈凍生與黨人郭守義連結巡防隊舉兵獨立，設晉邊民軍籌備處，以應太原。」

〔四〕 辛壬春秋作歸綏起事巡防軍至包頭，沈「凍生誘誅其魁，遣其衆。」

郝樹屏面談之下，他頗識時務，很爽快地允許參加，願聽包頭自治籌備處的調動與指揮。我在大奈太的任務既經圓滿完成，正欲前往隆興昌，忽然病倒（十月中旬事），兼旬不起。及病稍愈，忽聞包頭失敗之耗，大為驚詫。

失敗的因原，是怎樣的呢？原來包頭當清末的時候，雖然商務繁盛，成了個商埠重鎮，但地方上重要官員，只有兩文兩武，兩武即上面所說的王謝兩管帶，兩文則為五原、東勝兩廳官署，均借駐包頭（包頭原為薩拉齊屬地）。東勝廳官謝錫慶，對包頭地方事宜，向不干涉，而五原廳同知樊恩慶（筱亭）者，則濫權越職，每事過問。當王謝兩管帶，向革命表同情後，樊亦虛與委蛇，表示贊助。郭（潤生）與王（固齋）未加深察，引為同調，舉凡歡迎綏軍入城，以及設立自治籌備處等事，樊均參與其間，成了和平革命之局。那知他是個陰險狠的小人，把包頭革命一切舉動，均密報綏遠將軍鮑，並建一網打盡之計。經鮑極端嘉許，令其照計行事。一面令飾王謝兩管帶，表明態度。樊遂與王謝密切聯絡，使其反覆。王謝至此，疑懼莫知所從，最後決定變計，請求「立功自贖」。西北革命的大慘案，於是演出。

當辛亥年初冬之際（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事），樊賊聯絡王謝，假名地方紳商，公宴革命軍，召請綏軍首領官佐及郭王等同人，大宴於商務總會。及衆賓畢集，酒筵備陳的時候，軍警數百，猝發合圍，與會者除郭王兩人與吳金山（曾為綏軍哨官等職，湖北人）中彈負傷，突圍逃出外，餘均飲彈畢命於席間。是日死難志士，共四十餘人，可謂極悲慘之大屠殺。首領既死，部衆遂呼哨奪門西逃。遇

了些時又將郭（潤生）、王（固齋）先後逮捕，分別審訊，次第殺戮〔五〕。是役也，除王平章因奉自治籌備處之命，携帶文書，赴省聯絡（那時綏遠尚未分省，仍以太原爲省），未遭慘殺。我則因運動軍隊，前往後套，亦獲倖免外，餘均一網打盡，慘毒已極。

綏包方面的革命事業，至此一敗塗地了。僅免一死的我，旁皇焦灼，一籌莫展，只有亡命一途，餘無別策。於是星夜遁逃（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事），擬入太原，乞請支援，再圖後舉。遂於寒風凜烈，夜色冥迷的摸索中，匹馬單丁，偷渡黃河，實踐了盲人瞎馬，夜半深淵的險境。（時黃河冰橋甫結，尙未通行，我因情形急迫，不得不冒險夜渡。）及至渡過黃河，到了青龍背，望同學曹某之門而投止，適同學外出不遇，就在他火房坑上，睡了片刻。待天拂曉，正欲就途，忽同志王平章天外飛來（赴太原折回），化裝馬販子，狼狽之狀，不復相識，聞其語音，始知爲君，彼此相見，握手失聲。過了一會，談及太原已爲清軍所破，才知道也同樣的失敗了，閻錫山也出走不知去向了，如此我的入省計劃，也成爲畫餅了。

曲指華北革命的省分，除了陝西別無可以投足之地，於是我們遂定相偕走陝之計。待君夜間歸家慰親以後（平章家在包頭城外劉保密子村），我們遂聯轡就道。當我在急難亡命的時候，伶仃悽惶

〔五〕 辛壬春秋作薩拉齊知縣呼延庚與武原廳同知樊恩慶密謀，誘沈棟生、郭守義會飲，而伏甲於室。呼延庚與沈棟生有舊，授意使去，即席斬郭守義，包頭遂復。

的情況下，忽遇良朋佳伴與共患難，深喜「吾道之不孤」。行行復行行，曉行而夜住，一日將到古城地方，忽聞前途有革命軍到來。嘆！怪哉？此何軍耶？探之知爲山西軍到此，山西都督閻錫山亦狼狽於其間。當我們驚心吊膽，倉皇奔命的程途上，忽逢救援，自足快慰愁懷。及我們晚間與閻晤而後，我向他建議，暫緩赴包，就此逕攻綏遠，乘其無備，倉猝取之，易如折枝。閻不能用，仍相偕復返包頭。樊賊恩慶，聞民軍驟至，大驚曰：「走脫個狼，引來個虎，這便怎好。抵抗莫有力量，求援也來不及，來及也不濟事。」羣鼠聚議之下，彼此埋怨，深悔不該計殺革命黨人。爲今之計，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於是武官嘯隊，文官携眷，張惶奪路，鼠竄而逃。及我們到了包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旬事），已爲空城一座。

我們進城以後，休兵息士，布政安民，合包頭、五原、東勝三地而爲一，名曰包東州。同時選任我父爲包東州民政官（我父名守性，字亦林，爲清季官僚。當光緒二十六年，署理山西天鎮縣知縣。八國聯軍侵入京師，滿清皇帝出走，入天鎮縣境，以地小民貧，供億儉嗇不周，因此忤大吏，遂被議革職。後入綏遠爲西盟墾務委員，辦理墾荒事務。嗣又降格兼大侖太巡檢。對我革命的行爲，認爲滅門大禍，經我反復勸慰，說明帝制民主，與國家前途的利害關係，乃轉怒爲喜，樂予贊助。因此民軍到包之後，乃有包東州民政官的選任）。一切地方改革要政，以及練警、籌餉、治安、保民等事，旬月之間，悉已就緒。地方上的政治改革，既經完成，軍事的進止計劃，這時方才決定。

什麼計劃呢？還是進攻綏遠。於是收拾全軍（十二月初旬），向歸綏進發。這時候歸綏軍備，因包

頭失落多日，一切整軍經武，戰陣防禦之計，均已準備妥當，已非虛聲所能嚇倒。殘破之餘的民軍，焉能倖倥攻克。吳鴻昌者，也是巡防管帶之一，統領周維藩，因所部多數起義他走，自己頗感勢單，獨據一方，已不可能，遂攜帶統領部屬及衛隊等，亦離歸綏附合晉省民軍而去。壑岫因吳鴻昌粗莽無識，可爲利用，乃認爲義子，使承周維藩之乏，任以統領，而責以抗拒民軍〔六〕。及民軍到了刀閃，兩軍遭遇，一番惡戰。民軍統帶王家駒（字伯軒湖北人）指揮前綫，奮勇進攻，冒彈衝鋒，以致中彈陣亡。民軍既經失去指揮，軍鋒已挫，不得不退，展轉南走（十二月中旬），而到托克托城。

孔庚者，字雯掀，湖北蘄水人，時任山西西北伐民軍總司令。力主重振軍旅，再攻綏遠，然民軍因太原喪敗之餘，人數不滿兩千，刀閃一戰，兵雖未損而將已折。至是孔主再進，閻主再退，趙戴文者，字次隴，山西五台人，爲閻主謀，附和閻議，再退之計遂決。孔以軍鋒未得逞，乃洩之以筆鋒，討綏一檄，文甚雄爽，不減陳琳討曹之作。但是「殺賊書生紙上兵」，羽檄方馳，軍旅隨撤（十二月下旬）。沿黃河而行，經河曲、神池、寧武等縣，迤邐曲折，以達忻州，時已民國開元了（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

清帝遜位，共和告成，袁世凱資緣時會而成總統，閻之都督頭銜，亦因善於逢迎，取容於袁，得以蟬聯不替。但是他的革命立場，從此喪失，革命人格，從此破產。這就是西北綏包地區辛亥革命的

〔六〕

辛壬春秋作代周銘恩爲巡防軍統領者爲譚湧發。

經過事實。

嗣後王平章被選而爲國會衆議員，盤桓京師，與時彥交遊。見袁世凱專橫媚外，蓄謀帝制，乃歎曰：「這回命白革了，國計民生，毫無變更，只是給袁世凱造了個皇帝的機會罷了。」述者問他將奈何？他說：「國會同人，如童杭時諸君，俱有顛覆袁賊的企圖，我已和他們有了聯絡，咱們還得再來二次革命。」述者甚佩服他的意志，因而與謀相機進行，及衆議院爲袁解散後，君乃就任歸綏中學校長，因與南北各方同志時通聲氣，交却信件，爲歸綏道尹公署檢獲，得知君有反袁圖謀。道尹張志灝，乃誘君入署，詭稱現有重要文件，他人所擬，皆不恰意，聞君雅善斯文，請借重大筆，代爲製作。君見事出唐突，意必密函洩露？但已入樊籠，欲脫無計，只好將他所囑，援筆一揮付之。張校對筆跡，知所檢各函，並非偽造構陷，遂留君在署，不令復出。校中同人，見校長一去不返，疑有他故？相偕數人，前往探候，晤面之後，知爲密函洩露。君伺監者偶疏，密告同人說：「我書櫥硯台之下，壓有楊雲階來信一封（我時在太原任陸軍審判處主任法官），速將此信檢出焚毀，莫稍遲誤。」同人歸校，急將我信檢出焚燒，我的生命，賴此一燒，得以保存。及檢查人員到校，一無所獲而去，但是平章已不能倖免了。過不多時，竟爲所殺，年只二十七歲。迄今歸然獨存，供人憑弔者，只烈士紀念碑「韓陵一片石」而已。豈不悲哉？張賊志灝，經此一殺，「立功」非小，大爲袁賊所激賞，不多幾時，由歸綏道尹超擢而爲內務部次長。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三日述於滬上

五 四

蔡曉舟
楊景工 同編

編者按：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澈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關於五四運動有系統的記載的材料還不算多，這裏所選的即是五四運動當年七月蔡曉舟、楊景工合編的五四一書的一部分。該書敘述五四運動的經過比較詳細。原書用白報紙二十五開本鉛印，共分六章：第一章五四運動之前因，第二章五四學生示威之始末，第三章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第四章輿論，第五章文電錄要，第六章附錄。現在選錄的爲前三章。

第一章 五四運動之前因

第一節 外交失敗之原委

(1) 德國強租青島之原因 甲午（一八九四）戰爭之結果，日本奪我遼東半島，意欲佔領；李鴻章出縱橫之術，運動俄、德、法三國出而干涉，日不得已始以原地歸還。自是厥後，列強既悉我國積弱之底蘊，復懼日本勢力之張大，因協以謀我，漸成均勢之局。法佔廣州灣，俄佔旅順口，英佔威海

衛，意佔三門灣，皆名租借，繼續訂約。德則以山東曹州府謀殺教師一案爲藉口，開來軍艦多艘，佔據我膠州灣，於是膠州灣口外半島南岸之青島遂由德人營爲軍港，闢爲商埠，築鐵路以達濟南，亦有條約，名租借焉。

(2) 德國租借青島條約之要點 第一章關於軍事之布置，其要點：(一) 德國軍隊可在青島周圍一百里路以內自由行動；(二) 割讓膠州灣兩岸聽德國自由建築堡壘，儲藏軍需，修造軍艦。第二章關於路礦事宜，鐵路有二線：(一) 起膠州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直穿濟南，可達魯省邊境；(二) 由膠州向左經沂州府過萊蕪縣達濟南，凡兩路附近三十里內之礦山，如第一路線濰縣博山各處，第二路線膠州府萊蕪縣等處之礦山，悉聽德人自由開採。第三章關於借款之優先權：凡在山東省內舉辦生利事業需借外債時，德人有投資之優先權。此約成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中國方面由總理衙門李鴻章、翁同龢二人署名。

(3) 日本攻取青島之心理 歐戰期內日本因英日同盟關係，早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嗣乘歐戰劇烈德人無暇東顧之際，遂攻取青島。其心理約有三層：第一層佔據中國之要害，拔除德人在遠東之勢力；第二層報復德人干涉遼東半島之舊仇；第三層結英人之歡心。此民國三年事也。諺所謂「趁火打劫」，此之謂歟。

(4) 日本以武力迫脅之二十一條 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送最後通牒於我外交部，謂：須完全承認其二十一條之要求。其要求中關於山東問題甚多，略舉如下：(一) 中國承認日本同德國政府協

定山東省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二）中國政府須聲明山東省內沿海之土地島嶼不得自由借給他國或讓給他國；（三）歐戰終了後，膠州灣租借地完全聽日人處置，惟此條下並附四個條件：（甲）以膠州灣全部開放商港；（乙）在日本政府指定地方設立日本專管租界；（丙）如各國需要公共租界時，可另行設立；（丁）另外關於德人之房屋財產及其他條件手續各項當未實行交還之先，應由中日兩國共同商議辦理。是時袁世凱當國，方謀壓抑民氣，以逞其帝制自爲之野心，遂隱忍承認此項條件，於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蓋印，即此次巴黎和會日本死爭山東問題之根據也。

（5）日本以金錢賄誘之鐵路合同 此合同名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濟順鐵路是自山東濟南至直隸順德，高徐鐵路是自山東高密至江蘇徐州，借款爲日金二千萬元，利息每年每圓八釐。日本方面代表是日本興業銀行，將來屬於鐵路上之財產與收入，非經該銀行承認不得作擔保品或提給他入。此預備合同限定四個月內立正式合同，惟此合同與前二十一條要求大有分別，蓋前出日本動議，此出中國動議，前是威迫，此是利誘，前是受人脅制，此是自己情願。當時中國何以甘受利誘情願立此合同？因馮國璋爲總統，段琪瑞爲總理，急欲征服南方護法軍，需款孔急，故不惜飲鴆止渴斷送國權。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學生會聯絡團體至總統府謁見馮氏，請拒絕此項合同，勿予蓋印。惟馮氏既顧念段氏軍費拮據，復涉視學生人微言輕，僅僅空口聲明不賣國而已。竟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使駐日公使章宗祥代表政府訂立此項合同，俾此次和會中我國專使多所束縛，不得爭回國權，當事者不能辭其責矣。

(6) 斷送膠濟鐵路之文書 此交換之公文名義上是撤廢山東民政署，實際上是奪我膠濟鐵路，其文略謂：膠濟鐵路歸中日兩國合辦，沿路巡警由中國政府組織，但經費由膠濟鐵路供給，巡警隊本部與樞要驛站與巡警養成所皆須聘日本人，至于民政署雖有撤廢空名，何時撤廢並未提及。總之，此文不過為日人承繼德人權利加一重保證而已。

(7) 日本在巴黎和會席上爭持之情形 日本既有意承繼德人種種權利之野心，故對於攻奪青島前後除對中國結以上種種條約合同外，對於英法又結倫敦密約以為保障。今茲和會席上英法皆受此密約之拘束，不便發言。……日本爭持青島之理由，乃謂和會所以維持神聖不可侵犯之條約，則所有中日約章及倫敦密約皆應發生效力，不得廢止。故根據以上種種條約要求青島問題由中日自行解決。其要求之用意約有三層：(一)不在和會公開，可以施行陰謀迫脅之手段；(二)由日本私自歸還，在外交上可開日本處理中國土地主權之先例，以為其做宗主國之嘗試；(三)至歸還之日，可以強迫交換利權。

(8) 最近歐會決定之辦法 前次和會討論青島問題曾有暫交五國公管之說。日本主張由日本交還，中國主張德國青島條約作廢，直接恢復其所有權，故皆否認其說。惟日本乘意國因乞開交涉以退出和會要脅之際，對於青島問題亦持強硬態度，謂：不容其主張，彼亦退出和會云。加以倫敦密約以滅英法之口。故青島問題遂有不得不容日本主張之勢。

據以上八項外交情形觀之，則我國當此風雨飄搖之際，凡具水平線以上知識之國民應得以下四種

之覺悟：（一）覺現在世界尚非實行公理之時期；（二）覺日人還未脫德國派侵略主義欺凌之患，不可不設法抵制；（三）覺外交失敗，無往非惡劣政府自種惡因；（四）覺實行國民之外交與平民主義之外交是刻不容緩之事。

第二節 賣國賊之發現及人心之憤激

（1）巴黎和會初開之情形 當巴黎和會開幕之始，美總統威爾遜氏宣布和議宗旨，首謂國際間不得有何等秘密之約。我國專使王正廷、顧維鈞二氏根據此說歷陳日本種種陰謀，並要求廢除中日間種種密約暨倫敦密約之關於此項交涉，其言娓娓能動各國之聽。日本政府遂訓令駐華公使小幡氏要求我政府詰誠我專使不得爲此等之言論。我國輿論大嘩，謂：「日本此等要求實屬無理，我國專使萬不容受其干涉自緘口舌。」然我政府雖無詰誠明文，竟下命令任陸徵祥爲委員長，以奪顧王二使提案之權，其中是否有日人與奸細作用羅雜其間，使人不能無疑。

（2）王專使來電 三四月間上海報界接王正廷專使自巴黎來電云：「吾輩提議於和會者，主張廢止二十一款及其他密約不遺餘力，推測日本之伎倆僅有二途：曰引誘，曰用武，然皆與正誼公道相違，必不出此。但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貶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所望全國輿論對於該賣國賊羣起而攻之，然後我輩在此乃能有討論取消該條件之餘地。」此電文既披露於各報，於是羣情忿怒如觸湯火，謂：「果有是人者，真秦檜再生於今日，李完用復乎中土矣！」

(3) 梁啓超之受嫌疑 時人既讀此電以爲此賣國賊必指在巴黎之華人製專使之肘者，始疑葉玉虎氏，然葉滯在美洲尚未抵歐，於是羣疑梁啓超氏。比時上海商團會致電政府云：「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聞梁啓超在歐干預和議，傾軋專使，難保不受某國運動。本商有鑒於此，特電巴黎公使轉梁勸告，文曰：『巴黎中國公使館探送梁任公君鑒：我國之國際和會已派專使，爲國人所公認。君出洋時聲明以私人資格不涉國事，乃中外各報登載君在巴黎近頗活動，甚謂有爲某國利用傾軋之說，明達如君，當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難免嫌疑，爲君計，請速離歐回國，方少辯明心跡，特此忠告，勿再留連』等語，即乞轉致專使，注意大局，幸甚！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徵。」

(4) 爲梁氏辯誣者 當時各報既載上項之電，於是爲梁氏辯誣者頗有人，如國民外交協會、國際聯盟同志會皆有通電，而以蔡元培、王寵惠、范源濂三氏之通電爲最有力，其文云：「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並轉各報館，五十二（據時報爲五十三）商團鑒：閱滬商團議決事件，乃致疑於梁任公先生，梁赴歐後，迭次來電報告並主張山東（據時報山東下多「問題」二字）爲國家保衛主權，語至激昂，聞其著書演說極動各國觀聽，何至有此無根之謠？願我國人熟察，不可自相驚擾。元培等久不與聞政論，惟事關國際，且深知梁先生爲國之誠，不能嘿爾，特爲申說，務乞照登。蔡元培、王寵惠、范源濂歌。」

(5) 賣國之真相漸披露 未幾，梁氏自巴黎致國民外交協會電亦云：「……惟知己提出者，似僅山東問題，當局與各國要人曾否接洽，探察各方面情形，不無疑慮。此間議論二十一條共知爲被逼，

而高徐、順濟路約，形式上乃我自動，不啻甘認日本襲德國權利爲正當。而去年九月德國垂敗，我國因區區二十萬加緬自縛，外人騰誚幾難置辯，現最要先廢此約，務請力爭之。」然則梁氏亦主張廢路約爭主權之一人，其非利於外交失敗以便私圖者已無可疑。然則王專使電中所謂「但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賤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究竟是誰耶？於是十目十手不得不集注於此等秘約有關係之人。吾前曾言軍閥中人急欲征服官賊（做官人目護法軍爲賊），需款孔極，故不惜訂此飲鳩止渴之路約，而爲此等路約之掮客，則大名鼎鼎親日派之大金鋼、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諸人。然則欲維持此等戕國條約以便其私圖者，非此一種人更有誰耶！據曹汝霖等之聲明，謂若輩所借之日款，實屬涓滴歸公，並無回扣。惟據熟悉其中底蘊者言，謂其雖無回扣，乃其匯費貼水之舞弊，中飽之豐更有甚於回扣者，於是賣國之真相漸披露矣！

(6) 中美通信社之報告 四月中旬，據北京報載中美通信社消息云：「顧維鈞、王正廷兩專使在歐洲和平會議中提出山東問題，而日使小幡要求中國政府禁止專使之發言，此一事也當猶在吾人之腦中，而不料今竟有極確寔之賣國黑幕發現於北京也。本年三月一日大阪每日新聞即謂：北京政府深不贊成顧王二使之行動，時時給以訓電，禁止其反對日本，吾人見之甚以爲奇，以爲中國即有親日派亦斷不至如彼所言之情形，然心亦不能無疑焉。乃最近所得最確實之消息，則三月以內外部即致陸徵祥一電，令其轉告各專使對於青島問題，切勿要求日本直接交還及其他相關之中日交涉不必有所提議，尤不可對於日本專使稍有忿爭之態度。此電之內容以中國政府對於此等事萬分秘密，吾人不能知其詳，

但在三月二十五日前後，外交部確有此電致巴黎則萬分可信，然後知日本人消息甚靈，必有祖日派先向之吐露也。尤可疑之點爲與此事直接之關係者，中國政府曾下令任陸徵祥爲委員長，而其所畀之權則歐洲和平會議之提案，即其他專使所認爲必要者非得委員長之許可不能提出，而自陸氏任委員長以後，竟無經陸徵祥許可而能提出之案。陸氏之爲人既小心而且軟弱，一千九百十五年之中日密約二十一條即其所親手簽字者。此次赴歐經過日本與日外相內田氏，中國駐使章宗祥會晤，談及中日關係，其言亦甚不妥當。五大強國提議青島問題之日，各國專使及中國專使均出席，惟陸徵祥未往，而王正廷、顧維鈞兩使竟與日使牧野爲樽俎之折衝，顧王二使年少胆大，故敢於如此，然一自陸徵祥爲委員長，而顧王兩使即有意見亦不能表示，可見中國政府之壓抑，而小幡氏外交之成功矣。四月六日路透電所載中國專使要求取消一千九百十五年之中日密約。然此乃巴黎法文報紙所載，爲日使牧野發表意見之後中國專使所以答之者，並非正式之發表，尤非提出於和平會議之案，西人殆無不知之。且仍是顧王二使之文章，而與委員長無涉。然以北京政府對於專使爲此壓抑，不知山東權利，中國人尙有法以爭回否也？」

(7) 山東國民請願大會攻擊賣國賊 國民既悉賣國之底蘊，故對於賣國之徒皆異常憤恨，而山東以切膚所關，故毒之尤甚。茲錄其致陸、顧、王三專使之電文如下：「巴黎和議陸、顧、王三專使鑒：青島及山東路礦，日人實無承繼之權，所有理由已有各界人民先後電達，無煩轉述。現聞我國軍閥及二三奸人陰謀賣國，示意退讓，東人聞之，異常憤激，本月二十日在省城開國民大會，集衆十餘

萬，僉謂此說若行，是陷山東於沒世不復之慘。若輩包藏禍心，多方掣肘，喪心病狂，萬衆同仇，東人死喪無日，急何能擇，誓死力爭，義不反顧。公等受全國之委託，負人民之重望，務請俯准輿情，勿惑奸計，據理力爭，必達目的，恢復我國主權，維持東亞和平，胥在此舉，東省人民，實深祝禱。
山東國民請願大會張英麟等十萬三千七百人同叩。」

(8) 留日學生憲章宗祥 駐日公使章宗祥當四月中旬請假歸國，日本政界要人暨他國駐日使館中人多蒞站歡送，忽來中華男女學生數百人，章氏夫婦方訝如此好感得未曾有，乃學生至，則詰其訂約賣國之罪，而贈以賣國賊旗幟多面，雖經外人解勸未至用武，而章已飽受虛驚矣。

第三節 五四前之集會

(1) 五月初間北京各界之情形 自四月中旬有濟南國民與東京學界之兩舉動，其悲憤之精神早藉「以太」而傳遍于北京之社會。于是京、滬、魯間皆有人絡繹往來，商議此事之對付方法，大抵共同之目的不外外爭青島、內懲國賊而已。故其時北京之市民、政界、商人、學生以及少數軍人皆有種種秘密之結合以策進行，惟是人人心中之理想，皆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開一空前之國民大會以示威。

(2) 北大五三夜之法科集會 北京各界情形既如上述，惟是風聲日緊，而日本機關報之論調亦日益激昂，各校學生情不可遏，屢舉代表秘密會議，僉謂七日雖邇，已莫能待。北京大學學生遂於三日（星期六）午後一時發出通告，召集本校學生於晚七時在法科大禮堂開會，共議進行辦法四條：（一）

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四）定於星期（即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蓋是時有數人演說，激昂慷慨，聲淚俱下，於是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將中指嚙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衆，而鼓掌聲、萬歲聲相繼而起，全場頓現一種淒涼悲壯之氣象。少頃，咸以事非急舉不可，遂議定知會各校學生於翌日（即四日）齊集天安門爲示威之運動。

第二章 五四學生示威之始末

第一節 五四當日之情形

（一）午前之籌備 是日上午九時北京大學、高等師範、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工業專門、警官學校、醫學專門、農業專門、匯文大學、鐵路管理、法政專門、稅務學校、民國大學等代表假法政專門開會商議如何演說、如何散佈傳單、如何經過各使館表示請求之意、如何到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住宅數其賣國之罪。商議既定，於是各校代表紛紛回校，準備白旗子，其旗子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無一定之式，有畫青島之地圖者，有寫「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誓死力爭」，「保我主權」，「勿作五分鐘愛國心」，「爭回青島方罷休」，「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頭可斷青島不可失」，「中國宣告死刑了」，「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種種字樣者，尤令人注意者爲一輓

聯，其文云「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其旁署之款爲「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北京學界同輓」。聞係高等師範某君所撰云。

(2) 天安門之齊集 各校既製如許白旗，或荷或擎，整隊而向天安門進發。最先至者爲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來勸阻，理論多時，故到天安門最遲。凡先到者輒歡迎後到者以鼓掌，而後到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

(3) 官廳之阻止無效 當各校學生齊集天安門時，即有教育部派員馳至向衆攔阻，並叨詢聚會之本意。學生團當付以傳單一紙，指而告之曰：「區區苦衷，盡在於此，一覽便知，無待贅述」。該部員接閱一過，乃曰：「事先未通知公使館，恐不能在使館界內通行，勸諸君暫先歸校，舉出代表以便進行」。學生團當以言辭拒絕，既而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亦先後至，均有照例之勸慰阻止之辭，然亦不過官樣文章耳，安足動此如火如茶之學子聽哉！

(4) 散布傳單 事先學生曾準備傳單萬餘份，至此則逢人便給，其文略云：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出行，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道。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5) 使館界之學生 當時學生團一面散佈傳單，一面向東交民巷各使館處逕發，而使館界之巡捕謂須得大總統之同意始准入內遊行。當由該巡捕以電話與公府往返磋商至二小時之久，不得要領，於是此一德一心三千學生同暴於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難免忿恨之態。不得已乃舉羅家倫等四人爲代表謁美公使，適美公使未在，館員某君接見謂：今日星期，恐他公使亦難晤面，諸君愛國熱忱當盡情轉陳於美公使，此意即能轉達外交團云，遂將代表所遞陳詞收下。……然而學生已覺刺激不淺，以爲國猶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許我通行，果至亡後屈辱痛苦又將何如？於是萬丈怒火皆射注於賣國賊曹汝霖等之身。

(6) 趙家樓之武劇 學生既在使館界口鵠立兩小時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衆，當時羣衆義憤填膺，急欲得賣國賊而一洩之。於是議定先尋曹氏，次尋章陸。曹所住之趙家樓在石大人胡同內某小胡同，距石大人胡同東口約有二里之遙，羣衆入彼口時即放聲吶喊殺賣國賊曹汝霖，聲震天地，居民皆立門首以觀。及抵曹氏宅附近，見有某姓小洋房，誤以爲曹宅，羣以白旗擲其屋上，既而警吏某亟白其冤謂：離此不遠有寬敞之大綠門乃真曹氏之宅也。於是羣目注視所謂曹氏宅者，門前有軍警數名荷槍而立，戶牖俱閉，當時羣情憤激之際，將其門旁之窗打破，於是有某校某君拔螯弧以先登，一躍而入，去鍵開關，羣遂叢擁而進。其門外軍警見來者既如是奮勇，又係學生，又不知有幾千萬，又未見長官明令如何辦理，於是皆束手不理。曹汝霖以造孽賣國之錢購來種種窮奢極侈之器皿，莫不歸於毀壞，其有不能毀壞者則沉於園內池水中。旋見一老人，知其爲曹汝霖之父，有某君向前大聲罵其

教子不善至於賣國，然以其年老可憐亦未加以捶打，而其婦女小孩子皆命警察扶去，並未受絲毫之驚。聞又有一室，見一中年婦人倚門而立，堅謂其中爲婦女寢所，不便使男子闖入。衆以搜索曹汝霖對。彼婦人謂曹氏晨出未歸，支吾半晌始令進，俾曹氏得乘間避去，而天真爛漫之學生竟被瞞過，豈殆曹氏之壽合未終歟。同時有衆一隊於客廳突見章氏、丁氏及日人中江氏，隊中有識章宗祥者，遂大聲呼曰：「此章宗祥賣國賊也！」一語甫出，衆人拳足交加。丁氏逸出呼警察援救，警察以未奉長官令對。而日人中江氏則出死力以護章氏，並願以身代章氏受死，然衆惟揮之去而莫加以一指。正紛拏間忽宅中火起，衆始奪門而出，日人中江氏乘間呼警察數人，由後門搬出章氏入附近之雜貨店，且自立其旁以身作障。羣衆復尾入店中，將日人拉至旁邊，章氏又復重遭一頓毒打。中江氏滿身皆黃白雞蛋汁，蓋羣衆取之於店中以擲章氏而誤及其身也。

(7) 章宗祥之胆大受禍 曹章二氏當正午十二時本應徐東海之招在府宴會，旋聞學生遊街示威並聲稱懲戒國賊云云，擬即歸省視。有勸其緩歸以避萬一之虞者，曹因念其細小心切，卒於三時頃偕章宗祥同歸趙家樓私宅，並囑吳炳湘派警察二百名至其家保護。曹章既返趙家樓，須臾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親日派之健將）與日本新聞記者中江丑吉氏亦趕至，謂：學生已往使館方面，似無來本宅之意，且庭外已有警察，即使來時亦能充分保護，勒令解散。此曹氏等之自己確信者也。於是噤若而談（事後有謂陸宗輿亦在座，因無人認識而幸免者，當誤疑丁爲陸者也）。及四時半頃，忽聞呼聲震天，自遠而近，有排山倒海之勢，曹始恐慌，飭令向外窗戶一律關閉。俄而羣衆確認其爲曹宅，乃拋磚擲石

於其院中，又俄而學生擁入其家，於是曹汝霖急匿入其婦人房中，而章宗祥以外客不便入其內宅，遂以胆大而受禍。北京益世報載曹氏與其妾蘇佩秋覆於澡盆內，未知確否，果爾亦佳話也。

(8)曹宅起火之緣因不明 曹宅既遭焚，起火之因，共有四說：(一)謂羣衆覓曹氏不得，故燬其宅以洩忿；(二)謂曹氏眷屬縱火，冀驚散衆人以免曹氏於難者；(三)謂羣衆毀曹傢俱，誤損電燈，流電起火者；(四)謂曹宅僕人乘亂竊物，放火滅跡者。以上四說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無人能證明之者。

第二節 學生之被捕與釋放

(1)學生之被捕情形 當火初燃，警廳吳總監、步軍統領李長泰已携大隊軍警趕至。衆見曹宅已焚，而章氏已傷，憤火已瀉去大半，且有人謂曹章已遠颺，又見日已云暮，勢難久留。適逢有軍警放空槍示威之舉，衆遂無心與之爲難，於是紛紛歸去。當時學生所欠之手續即未整隊耳，故落後之三十人被軍警捕去。此三十二人計北大廿名、高師八名、法政專門二名、中國大學二名。當晚北大曾開大會：(一)檢查被捕人名；(二)設法挽救被捕同學；(三)如蔡校長辭職則全體自行解散。當時有激烈份子倡議至警廳要人，嗣以蔡校長到會，竭力攔阻，并云釋放被捕同學彼可担負完全責任，不過學生一方面絕不能再有激烈之舉貽政府以口實，於是大會遂散。

(2)在拘學生之狀況 五四之夕被捕學生初分在兩處：步軍統領署十二人，警廳二十人，旋統歸

併餐廳。三十二人共居一小屋，談話不能自由，便溺皆受偵察。翌日餐廳總監知事體重大與尋常罪犯不同，乃親往慰勞，始移住較寬大之室，解除談話之禁，並贈報紙多份以備消遣，伙食準應中科員例，每人每餐約費洋一毛有零，聚食之時共分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同學有往慰問者，並可託寄信外出。

(3) 政府集議處置 四日晚各國務員在錢宅開緊急會議。五日又開會議討論對於各學校之辦法。一部份官僚主張將所有參與此事之學校全行解散，又有主張只將各學校校長免職者，更有主張藉此興大獄者，議論紛紜，終莫能決。總統方面則將有命令嚴行取締學生，即日發表。教育部傅總長因職務上關係，遂於五日上午提出辭呈，並由部派員分赴各學校宣慰，復下部令一道至各學校，囑各學生勿再有舉動，否則開除。交通部方面則接曹總長自六國飯店打來電話，令各電報局禁止學生發電，而不知學生通電早已由外國電局拍出矣。五日早六時步軍統領、警廳吳總監入府報告情形，先列席公府會議，旋於八時又開軍警聯合會討論戒備方法云。

(4) 五日之同盟罷課 各專門以上學校之學生，五日之晨即相約罷課，并宣布理由云：「各校學生既痛外交之失敗，復憤同學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學問？此罷課之第一理由也。青島問題當以死力爭，被拘同學亟宜營救，全體奔走，日無暇晷，學雖至寶，勢難兼顧，此罷課之理由二也。」

(5) 全體學界之大會議 當日午後三時，在北大法科開各校全體聯合大會討論進行方法。到會者三千餘人，其會場情形如次：(一) 主席段錫朋報告是日午前九時開各校代表會議，議決：各校代表

呈請各校長請大總統釋放被捕同學，再由各校聯合上書大總統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且各校一律罷課至被捕同學回校爲止；又各校公推代表進謁教育總長，陳述遊街情形及理由并本日罷課理由；再宣言中外，通電全國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行動；電請上海和平會議主持公理；電請我國專使對於青島問題死力抗爭，萬勿簽字。（二）國會代表符定一演說，略謂：社會對於此次學界舉動深表同情，即鄙人亦甚贊同，以後進行，願效犬馬之勞云云。（三）方豪報告：承委到教育部請願，惟因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尙未終了，故未到該部。（四）劉兆瓚報告：晨間謁見吳總監，告以此次舉動之理由，並垂詢被拘同學之狀況。據云：十分優待，且有報紙可看，當宣布被拘者傳出之信，內容略謂「弟等在此頗蒙吳總監優待，請諸位同學努力進行云云」。（五）羅家倫報告接洽商界情形，大致謂商界對於此舉深表同情，並明日開緊急大會商議對待方法。又報告接洽報界情形，謂報界希望各界一齊努力，并希望學界組織總機關，電報不能外發，報界可以爲力。總機關內部須有一新聞團傳布新聞於各界，且可派代表到上海接洽各界。（六）清華代表演說謂：昨日事出倉卒，清華僻處西郊，未及進城，但今已全校議決與各校取一致行動，自今日起一律罷課，並派五人來京調查事實，再籌對付方法云云。（七）警官學校代表演說極爲激昂，又出血書「殺賣國賊」四字遍示同人。（八）朝陽大學代表提議抵制日貨。（九）主席演說對於青島問題不可放鬆，被拘同學若不能放回自有各界作後援，最後手段聯絡各校學生到地方應自首，決不能使少數同學負全體之責，且請諸同學每日到校看通告。（十）各同學演說。（十一）自由捐款異常踴躍，當場立集數千元。（十二）北大同學某君報告

有郭欽光（北大學生）連日憂勞過度，今日嘔血數升而亡。

（6）校長團積極負責 五日清晨，教育部有嚴重命令分布各校，請各校長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因之午後三時，各校校長在北大開會，議決：此事乃多數市民運動，不可讓被拘之少數學生負責，若指此次運動為學校運動，亦當由各校校長負責，應先推舉代表往警察廳要求釋放學生，如警察廳不允，則往教育部，教部不允，則往總統府，總之不釋放此少數學生，誓不終止。若政府不能容納眾議，雖致北京教職員全體罷職亦所不惜云。當時盛傳章宗祥因傷已死於日華同仁醫院，北大蔡校長對人云，甚希望此消息不確，交涉較易辦也。是日到會者有專門以上十四校校長，當推蔡元培（北大）、陳寶泉（高等師範）、金邦正（農業專門）、洪銘（工業專門）、湯爾和（醫學專門）、姚憾（中國大學）、劉某（法政專門）等為代表往警廳。吳總監比即接見，據云：此次捕人係出院令，若欲釋放仍須院令。諸代表不得已，復往教育部。部中告以總長已辭職未到部。又不得已而赴府院，總統總理皆辭不見。

（7）各界之營救被捕同學與新國會之質問 自五四軍警拘捕學生三十餘人，上海、天津各地或以團體名義、或以個人名義電請政府要求釋放學生日凡數十起。在京之名流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三君具呈警廳云：「竊本月四日北京各校學生為外交問題奔走呼號，聚眾之下致釀事變，當時喧擾場中學生被捕者三十餘人。國民為國，激成過舉，其情可哀，而此三十餘人者，未必即為肇事之人，大燮等特先呈懇交保釋放，以後如須審問，即由大燮等擔保送案不誤。羣情激動，事變更不可知，為此迫

切直陳，即乞准保國民，幸甚！謹呈警察廳。具呈人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而山東省議會兩議長同山東外交協進會二代表聞詢後星夜趕至北京，與參衆兩院山東議員於五日下午一時在山東水災賑濟會開會，議四項辦法：（一）參衆兩院議員中派二人同山東省議會兩議長謁見總統，求速釋被捕學生；（二）到警廳與步軍統領衙門安慰被捕學生；（三）參衆兩院提案對於二十一條、順濟鐵路合同誓不承認，請各公使轉各國政府；（四）彈劾內閣爲山東問題失敗。當時新國會方面除山東議員奔走呼號外，尙有張濂、葉雲表等共署名提出質問書云：「爲質問事：查五月四日因外交失敗致起風潮，政府應如何措施以弭禍亂，謹據院法提出質問如左：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歷任外交要職，與日人詭密交際，久爲國人所共見，賣國之嫌，騰布中外，怒積怨叢，由來已久，近以青島問題將歸失敗，人心憂國，追源禍始，而曹、陸、章等遂爲衆矢之的，當此衆怒難犯之際，政府應如何究查其奸，懲治其罰，以釋羣怨而弭隱患，此應質問者一。本月四日之舉動寔一般學生迫於愛國熱誠而發，其毆打傷人亦屬公憤所激，絕非因私恨而起，與尋常騷動不同。且集合學生三千餘人之多，若必將逮捕少數學生，按尋常違法治罪，則恐惹起絕大風潮而後患將不堪設想，且被逮之學生，未必即傷人之犯，揆諸情理，亦殊不平，政府應如何權宜方法，原情寬宥以息亂端，此應質問者二。以上兩端所關重要，當此時局糾紛羣情惶惑之際，爲息事寧人計，必有適當措置，然後可以弭患於無形。究竟如何辦理，謹依法提出質問。請於三日內答復爲盼。」此外又有所謂已未俱樂部者，亦商量提出彈劾總統案（因總統有嚴辦學生之說），其意略謂：總統爲國民公僕，若翫視民意而袒護賣國賊，便是總統叛國

云云。又京師總商會曾開緊急會議一次，出席者共二百零五人，由主席副會長金世藻君暨會董諸君相繼演說外交事件及學生事件，最後一致表決援助學生，致電各機關陳說一切，並聯絡全國商會一致進行。

(8) 釋放之始末 三十二學生在拘之兩日，人心之憤激，既如上述，而五七又為國恥紀念之期，於是有維持治安之責者，深慮危險。由吳總監一方向總統及權要諸人陳說利害，疎通一是，更由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虞維鐸氏向學界方面奔走接洽。故六日晚公府居仁堂開臨時會，本有請總統下令將學生移交法庭後再行保釋之決議，而蔡校長等又赴警廳候訊，適逢吳總監、王京兆、傅總長散會來廳與諸校長會議。吳初主張即照國務會議議決從緩釋放，而蔡校長等仍懇即行保釋，雙方磋商既久，最後吳提出二種要求：(一)明日不許學生赴國民大會；(二)明日各校須全體上課。如上二者校長能擔保辦到，則學生即可釋放。當時蔡校長等承認以身家作保，於是議決次日早由虞處長先到各校勸學生上課後再赴廳保釋。翌晨(七日)虞處長至北京大學時，學生已經蔡校長勸說上課矣。虞更演說略謂：此次學生行動可謂真正民意之表示，並宣佈此次復陸使電文之大意，學生聞之均表滿意，滿口承認上課，並允約各校一律上課。但預先聲明：如至晚不見被捕同學釋放，仍須罷課以為要求。幸上課纔一小時，而為國入獄之三十二人已用汽車送歸各校矣。

第三節 蔡校長之被迫出京與學界風潮之擴大

(1) 曹章黨之懷恨北大 五四之事純出於個人良心主張，安容所謂自動與被動？而曹章之黨則謂

此事爲北大學生所主持，北大學生係受蔡子民之嗾使，又有謂學生受政客林長民、汪大燮之運動者，於是北京學生一萬五千人所爲之事，乃加罪於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於蔡校長之一身。於是紛紛謠言謂曹章等行將復仇，一方面以三百萬金購人刺蔡，一方面派人焚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又謂某上將在某府會議提議，以往年對待陸建章之手段以待蔡，嗣以某當道未許，遂未果行。而報紙紛紛登載錢總理對傅教長甚有責言，並謂：「您說蔡鶴卿地位不能動搖，如蔡鶴卿死了，又該怎麼辦呢？」當時又有所謂桐城派文豪林某者，因講學事對於北大教職員曾蓄無限惡感，乃欲乘隙而入動搖北大現狀。故當時盛傳馬其昶爲北京大學校長，業得當局同意，而查辦教育當事，告誡學生兩令已署名蓋章送印鑄局，於是蔡校長竟成衆矢之的矣。

(2) 蔡校長留滯出京 自五四風潮發生以後，蔡校長雖有辭職之具文，絕無出走之表示，即臨行之前夜一旬鐘，仍在大學照常辦公。次早有人報告蔡已走出，當時羣衆皆不甚信，遂以電話詢其家人，始知果已遠颺。北京益世報登載謂：蔡之走係受其門生某君之勸告，並謂係某君親身送彼出京，其盤費皆係某爲籌措云。蔡走後曾有啓事一則致北大教職員學生，其文云：「我倦矣！『殺君馬者路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越二日（即十一日），北大學生又接其途中來函云：「僕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僕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爲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僕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

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爲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廳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僕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面提出辭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留去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爲僕之去職爲有不滿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下款謹書姓名三字，並未註明發信處，蓋已由津而寧而申而杭矣。

(3)各方面挽蔡情切 九日上午蔡校長之留箋，已由北大油印傳遍學界，學界乃大忙。當由同事各校召集代表會議，討論結果約分兩派：一主張全體立即罷課，要求政府挽蔡回校；一主張暫由北大全體學生多方挽蔡，如無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罷課以爲後援，其理由蓋謂蔡之去，形式上仍出自動，不能遽認爲政府之有意去蔡。卒之後說佔多數，決暫上課俟政府處置失當時再行罷課。故當日以北大全體學生名義呈教育部云：「呈爲迫切陳情挽留校長事：竊此次學生行動純出至誠，乃本校校長過自引咎，呈請辭職，並已離校赴津。生等聞知，不勝惶恐，謹於本日決議全體停課待罪，無論何種譴責甘受無辭。若令校長得留，則生等雖去校之日猶懷補過之思，否則非惟貽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險，且恐激起全國輿論之非難。伏乞萬勿允准辭職以維學務而平輿情，不勝屏營待命之至，此呈教育總長鈞鑒。北京大學學生全體上。」北大學生既上此呈，並舉代表面謁教總傅商酌三種辦法：(一)請總統特下命令挽留；(二)派司長赴津勸駕；(三)由學生方面通電上海陳述一切。其前兩項歸傅總長擔

任辦理，後一項學生之電文兩通云：「上海唐少川先生鑒：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受外界脅迫辭職他去，請一致挽留。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叩。」「上海時報轉各報、各省教育會、各團體鑒：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辭職離京，羣情惶惑，恐釀大變，務乞各界垂察。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叩。」十日，教育部發下二百三十九號批令云：「據呈閱悉，此次蔡校長辭職出京，本部已去電並派員挽留，該生等務當照常上課，此批。」且由部派專員到校宣慰，略謂：教育總次長已謁見總理，總理表示竭力挽留蔡校長之意，請同學安心上課云云。然同時北大教職員代表馬叙倫、馬寅初、李大釗、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為挽留校長事謁傅總長。傅對各代表宣明自己誠懇挽留蔡校長之態度，各代表復問總統總理之意如何？傅默然有間謂：總統總理之意見余未深知，無從代為宣布云。各代表退後，教職員會中遂有「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之決議，同時北京社會除教職員學生外，尙有其他一二團體共舉代表十三人赴津勸挽，如不在津擬追踪至滬，並有必達到目的而後已之宣言。至十二日府院方面仍無表示，於是同事各學校開學生代表與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於北京大學理科第一教室。當由學生總代表段錫朋報告午後一時學生聯合會業經議決之案，大致謂：蔡校長出京之初，該會即議決三步辦法：第一步要求政府誠意挽留，第二步即各校全體罷課以待罪，第三步即各校自行解散以與蔡共去。今由代表等一再討論，認為第一步已至絕望期，候明日即可實行第二步罷課辦法。旋由某校校長姚某出而演說謂：學生三步辦法彼亦極端贊成，惟罷課一層尙須審慎時機，不可草率出之云。終由北大教員康寶忠提議，請於翌日上午推舉代表往府院為最後之詢問，如無滿意答復再罷課，擬請學生諸君

暫爲等待半日。衆贊成，並由在座各校學生代表担任疎通。十三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舉代表九人晉謁總統總理，請表示對於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辭職之真意，學生聯合會亦有呈文請其轉遞，於是各代表先往國務院。總理因其時正與外人有所擬商，由郭秘書長代見，據稱：蔡校長辭職，總統決計挽留，指令刻已擬就送印，即可於公報發表云云。代表等以總統態度既已明瞭，毋庸再赴公府，遂即聯袂返校，據情通告學生。

(4) 政府之明令挽留 十四日晚挽留蔡校長命令與挽留曹汝霖、陸宗輿命令始一併發表。其挽蔡命令詞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呈爲奉職無狀，懇請解職由，呈悉。該校長殫心教育，任職有年，值茲整飭學風，妥求善後，該校長職責所在，亟待認真學理，挽濟艱難，所請解職之處，著毋庸議，此令。」而同時並爲五四學生事，下令京內外各長官，嚴禁學生糾衆滋事，其第一令有云「……遇有糾衆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其第二令復云「……其有不率訓誡，糾衆滋事者，查明斥退，總期成德達材……」。蓋政府一方挽留蔡校長，一方又挽留曹陸，一方又認學生之事爲作奸犯科，於八面求圓之中而寓以袒護國賊之意，政府挽留蔡之誠意果安在哉？

(5) 各校長之相率辭職及傅總長之毅然逸去 自九日國立大學蔡校長辭職離京後，其他各專門學校如工、法、醫及高師各校長皆相率辭職去校，於是學校方面屬望教育總長挽留各校長之心愈切，而政府方面責備教育總長放縱學生之罪愈苛，於是傅氏乃不可一朝居矣。十四五等日，北京各報喧傳教育總長傅增湘失踪，或云寔在西山某寺中，或云十四日確有人見其自湯山回宅親筆署名於批留蔡校長

之指令者，惟據其家中人言，四五日不見，正在尋找。夫以堂堂總長行踪詭秘若此，蓋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焉。十五之夕遂有教育總長傅增湘呈請辭職，傅增湘准免本職之令，而以次長袁希濤暫行代理部務。

(6) 某派欲壟斷教育大權 是時適值上海和會破裂，南北和議代表全體提出辭呈之際，某派於十六日在太平湖大開會議，其結果得三大決議：(一)關於歐、洲和會之件，除山東問題一致反對四國決議之結果外，餘諸種問題均聽政府意思之處置；(二)關於國內和會之件，首由王某報告南北代表總辭職之原因，並將院致朱總代表准其辭職之咸電宣讀一過，以示和會之破裂，衆皆鼓掌稱快，慶其主戰主義之大勝利；(三)教育總長問題，有人報告由該黨首領與政府交涉之結果，已提出該派重要人物田應璜，衆皆欣然喜其勢力從此復伸於教育界，當時並有人大呼云：自有會議以來無如今日之痛快者。田應璜長教育既決定，復決以黃雲鵬或吳文瀚爲次長，於是教育部之各司長及其所轄之各校校長皆有所擬議。且有北大教員胡鈞者，湖北某縣人，新國會開幕之始即賣身於某派，當五四事件發生後，乃首趨曹章之前慰問，並痛詈學生之無禮。北大學生聞之，爲繪極穢褻之諷刺畫張貼各宿舍中，見者莫不指其善飭之長舌以爲笑，至是某派直欲以此人繼蔡任接辦北大。

(7) 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 當政府拘捕專門以上學生，逼走大學校長之際，在京中學學生當仁不讓毅然加入專門以上學生之團體，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儼然一憲政國家之模範，且其評議會秩序之整飭決事之迅速，較象坊橋歷屆之國會有加萬萬焉。而女師範、協和、女學

等校皆常舉代表蒞會旁聽，且有發言權，為該會運籌決策。其會綱如下：（一）本會定名為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二）本會以盡學生之天職，謀國家之福利為宗旨；（三）本會由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組織之；（四）本會設評議會，由與會各學校每校舉代表二人組織之；（五）參與本會之各學校，每校組織一學生幹事會，其組織細則由各校自定之；（六）本會評議會有議決本會綱第二條所規定以內應行事項之職權；（七）參與本會之各校學生有循行本會評議會所議決應行事項之義務；（八）本會評議會議決事項：（甲）關於全體者，由本會暫行委託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執行之；（乙）關於各校者由各校代表轉達各該校學生幹事會執行之；（九）本會評議會公舉正副評議長各一人，正評議長綜理本會一切事務，副評議長襄助之；（十）本會評議會之集會分：（甲）常會每星期一次於星期舉行之，其集會之時間與地點臨時酌定；（乙）特別會無定期，於必要時由評議長召集之；（十一）本會經費由與會各校學生分籌之；（十二）本會至適當時得由與會各校學生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解散之；（十三）本會綱有未盡妥善之處得由各校代表之提議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修改之；（十四）本會綱經本會評議會議決後發生效力。

（八）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盟全體罷課 罷課問題事極重大，故聯合會對於此事表決極為審慎，曾提出三次：第一第二皆以時機未至未能通過，最後以政府將任田應璜長教育，各校校長皆將更動，於是為維持教育根本計，遂由聯合會議決，於二十日凡與聯合會之中等以上學校一律罷課。其罷課宣言書云：「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公園、各報館鈞鑒：外爭國權，內除國

賊，五四運動之後學生等以此呼籲我政府，而號召我國民蓋亦數矣，而未嘗有纖微之效，又增其咎，夫青島問題學生等爭集之焦點，今議已決矣，事瀕敗矣，卒未見政府有決心不簽字之表示，而又破裂南北和議以資敵，學生等之失望一也；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國人皆曰可殺，乃政府不惟置輿論之掎擊於不顧，而於其要挾求去反寵令慰留之，表彰其功德以與教育總長傅公之免職相況，外間復盛傳教育全局舉將翻動之說，國是前途何堪設想，學生等之失望二也；五月十四日兩令：一則以軍威警備學生，防公衆集合，一則禁學生干政，凡公忠愛國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見，留日學生以國事被拘，政府則置諸不理，學生等之失望三也；學生等之爲學，恃有此方寸之地耳，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亂矣。謹於五月十九日一律罷課，至三失望之回復爲止。至罷課期內仍本我寒電宣言之大綱，始終無悖，一則組成北京護魯學生義勇隊，以備我國家不時之需；再則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講演團，使國人皆知以國家爲重；三則由各校自組十人團維持秩序以紓我國家內顧之憂；四則以暇時潛心經濟，俾勿負我國家樹人之意。學生等深受教育，修養有素，凡所作爲皆循我智仁勇之國風，決不致逸軌道而遺我國史之羞也。學生等一任良能，行我良知，知我罪我今非所計，惟付諸百世後之公評而已。北京學生聯合會全體學生巧叩。同時並上大總統一書，則本宣言理由而分爲六不解，即以六不解而爲六項之要求，其大致云：「……謹於五月十九日起暫行停課，藉圖挽救，伏望我大總統本全國人之公意，對於青島問題出不簽字之決心以固國土。（1）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以除國賊；（2）力挽傅蔡諸公回職，打消以田應璜長教育之議以維教育；（3）撤廢警備學生明令，以重人權；（4）向日政府嚴重抗

議，釋被拘學生，重懲日警，以重國權；（5）恢復南北和議，速謀國內統一，以期一致；（6）……

（9）罷課後之種種進行 罷課後之進行可分數項：（一）講演團。（二）國貨維持會。（三）發行日刊。（四）護魯義勇隊及十人團講演，分七人爲一組，其組數之多寡，視各校之人數爲正比例。國貨維持會分調查、文書、推行三組，推行組專以販賣國貨爲事。日刊原議發行五七、五四兩種，旋因絀於經費暫出五七一種，而五七出版未三日亦被政府封禁，移至天津出版。以上四者以講演團、國貨推行組進行最發達。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北京全城各街、各胡同、各遊戲場無不見有演講員及販賣國貨者之踪跡。而護魯義勇隊以清華學校創辦爲最佳，該校高等中學全體皆加入，除請該校軍操團團長會同軍操教員訂定操演槍法戰術外，並聘有陸軍官授軍事學。編者當時曾因事往該校，見其中人多荷槍佩刀，而同學相見莫不行軍禮，且校內張用布棚多幕，森嚴威武，儼若戰地，令人想見古代斯巴達之國風。

（10）政府之壓制種種 學生當罷課宣言及上總統書之初，國務總理錢能訓氏對於教職員聯合會代表會作口頭答覆，略謂：（一）對青島交涉，政府簽字與否當察看情勢如何；（二）曹章諸人賣國，苟有憑據，不妨起訴，若任口而談，政府將如何辦理；（三）田應璜長教育之說，現已撤消，部事暫由袁次長代理，蔡校長當極力挽留；（四）十四日命令非專爲學生而言；（五）留日學生之事，政府現已提案與日本交涉；（六）滬和會之維持，政府更急於諸君，幸現已有轉圜之機。錢氏之口頭答覆雖如此，然仍本十四日總統之兩令，嚴厲干涉學生之講演與集會。二十五日北大法科開商學懇親會，橫

被軍警蹂躪。講演一事愈干涉而學生愈熱心。猶憶某日前門外有某校講演學生一團，正講至興會淋漓之際，忽來警察一隊驅逐聽講者，學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國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國之士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國國民之血汗乎？汝不見吾國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無聊乎？汝不見朝鮮亡國後全國軍警盡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輩爲救汝中國而講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驅逐聽講者乎？嗚呼！我最親愛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縱不爲國家謀生存，汝獨不爲汝自身謀生存與汝所仰事、所俯畜謀生存乎？」學生辭猶未畢，警察皆感激泣下，聽講者亦泣。此等消息政府聞之，愈起恐慌，乃急覓毫無惻隱心之王懷慶代李長泰爲步軍統領。其意以爲王氏本有屠夫之先聲，學生或有所憚而不敢再動也。且封閉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學生爲保釋被拘者往警廳，則並保人而拘之。此二十四日事也。同時並封閉北京益世報，並派兵監視在京有力之各報館，凡新聞非經政府許可登載者不得登載。前有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虞維鐸者，曾出爲學生調和，至是亦迫令辭職出京。二十五日教育部下令各校長，令其會同教職員督率學生限三日內一律上課，於是街衢中步馬軍隊往來如織，凡講演團所至處必奪其旗幟、碎其傳單、驅遣其衆而後已。其有校址在郊外如清華等者，則閉城以拒之。於是學生乃變其手段，假販賣國貨之名，行個人講演之實。不用旗幟，惟携一囊，中實鹽櫛用具及書報之屬貿易於人叢中，凡有購其物者，交談而後即告以學生罷課販賣國貨之宗旨，或於賣貨傳單中連類而及其欲吐之言。以爲無論若何橫暴之政府，斷無禁人自由營業之理。惟於部令上課一層則均置諸不理，且於上課限滿之日（即二十八日），在高師風雨操場召集臨時代表會，共同決議：凡

罷課各校同學自二十九日起均將行李書籍等物收束齊整，專俟政府下解散令即行全體出校另謀救國。六月一日大總統鄭重其詞而下兩令，略云「……曹汝霖迭任交、外、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後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覆按……」「……前者北京大學等校學生聚眾遊行，釀成縱火傷人之舉，……諸生劬業有年，不乏洞明律學之士，誠爲權衡事理，內返良知，其將何以自解？在京者責成教育部，在外者責成省長暨教育廳，督飭各校職員約束諸生即日上課，毋得藉端曠廢，致荒本業。其聯合會、義勇隊等項名目尤應切實查禁，糾衆滋事擾及公安者，仍依前令辦理……」。於是警備司令段芝貴暨步軍統領王懷慶等變本加厲，直視學生爲土匪，雖販賣國貨者亦必逮捕七人以示威。清華高等生有名徐曰哲者，即於是時憂憤過度，嘔血數升而死。

第四節 六三、六四政府之大拘捕

(一)六三當日之情形 自五四至六三恰整一月，此一月份經過之情形既如上述。東儒有言「欲爲蒲柳斯蒲柳矣，欲爲松柏斯松柏矣」。顛預當軸蹂躪學生人格至於此極，是正我新華中堅之青年主人爲蒲柳爲松柏之試金石矣。在六月一日兩令未頒以前，爲學生束裝待解散之期；自六月一日兩令既頒以後，則爲學生準備犧牲自由及身體以爭人格之期。乃鎮定從容於此最短短時間秘密決定：於三日上午十時每校派數百人同時出發恢復講演，預料政府必逮捕拘禁，翌日則加倍出發，又翌日又加倍出發至二萬五千人盡被拘禁而後已，若有鞭笞殺戮則情甘共受。當時諸生羣相謂曰：古稱田橫五百人同

死，爲吾民族俠烈史著一異彩，今吾儕其四五十倍之矣。三日十時二十餘校每校數百之講演員皆捲旗置懷中，陸續散行至其預定地點齊集，忽出其講演員之徽章，樹其講演團之旗幟，大言炎炎而談愛國。時則街衢間本有灰衣軍人（王懷慶兵）往來逡巡，於是將執旗者、講演者，兩人挾一人捉往警察署，餘則碎其佩章，推之使去，至晚已共得一百七十八人，旋送往北大法科拘禁，於是化學校爲囹圄，待學生如俘虜矣。校之內外均下軍幕，駐紮軍警，近校一帶道路禁止行人來往。此一百七十八人收禁之初，年齡、籍貫、親族等等皆勒令填報，一若即刻處死刑者，而此被捕之人自早入獄至晚皆未得杯水入口，有送衣服行李者皆被阻絕，中有中學年幼生僅十二三齡者，至夜深飢寒而泣，而軍警長官在旁監視，亦若毫無動於心者。時有北大法科講師吳學寬暨學生曲維藩等均在校，猝未及避，嗣自內出因與禁卒言語衝突，皆受批頰之辱。

（2）六四之再接再勵與女學生之繼起 六三之夕學生再接再勵之決心已爲政府所聞，而政府亦即多爲準備。於六四之晨即飭軍警分據北大文理兩科以爲第二、第三拘禁所之用，且於附近胡同多支用帳棚以示永久圍困之意。是日各校學生仍依六二夜之議案進行，講演員較六三人約加一倍，各向預定地點出發，軍警拘禁情形一如昨日。惟彼此均有準備，手續較爲簡單，且不經警署直送大學拘禁。是日被拘人數將近八百，合前後所拘約千人。法科不能容，乃分禁理科。然同出講演而未被拘者則力請入禁，不似昨日之和平也。因此在法科門前學生與禁卒衝突，致高等法文專修館學生方敦元及工專學生陳崢宇、聶肇靈三人俱受重傷。是日在京基督教徒相約宣言，自當日起暫停傳教之講演，而爲援助學

生之講演。北京女學生自五四而後屢欲加入男生團體，然皆惟其領袖校高等女師範之馬首是瞻，而高師又受該校長一人掣肘，遂不果行。蓋該校長方還新受政府五等嘉禾章之寵命，極欲結歡權貴以自固，是以方事之初，即一再要脅學生家長，謂該校如有罷課行爲，即請該家長等各自領回學生，該校校址應完壁歸還政府，絕不爲學生運動場所云云。而我國北京女生家長又類多頑鋼之徒，是以該生等忍而又忍，忍至六月四日已無可忍，乃有結隊遊行之舉。是日午後三時，共十五校，約六百人，齊集天安門整隊赴府，舉出代表五人求謁徐總統。徐派秘書二人接見，代表等當述全體學生請願之意，大致一謂請釋被拘之男生，二謂以後請勿干涉學生之講演。並交請願書一件託兩秘書轉呈。秘書答謂：來意定爲轉達，一星期內總統自有正當答覆。代表等又反覆陳述，詞意極爲懇摯，秘書等頗爲所動，至四時許始全體退出，復分頭講演以示繼續男生之意，軍警僅予干涉，未遽逮捕，亦可謂特別優待者矣。四日講演員被拘之數既數倍於三日，於是在外學生迭請職教員間接向軍警交涉送衣送食，謂：犯法者如有死罪可以殺、可以絞、可以鎗斃，但未聞有凍死餓死之刑罰。禁卒不得已，僅許由校供稀粥，由外送行李，然體弱者多已受病。

(3) 六五之急轉直下 六五之晨，北京學生聯合會曾發出宣言：「各省市議會、教育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報館均鑒：學生等以內除國賊爲外爭國權之資，爰有五四運動，其後事理糾紛，三失望踵至，不得已而致於罷課，塞巧二電之宣言言之詳矣。皓日以後，政府極端威壓，干涉交通，摧殘輿論，學生等遂坐困於北京。然以三失望未復，絕不以時遷而氣餒。先日兩令：其一以勸學誘學生，

以法紀威學生，是固因學生之所求而未得者也，勿庸深議；其一涉於外交，直不啻爲國仇示私恩，爲國賊作辯護，直欲以一紙空文掩盡天下耳目，而謂外交繁重，責在當局，則直滅棄民主國之精神，直欲任少數官吏包辦賣國，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之挾持於內，概可知矣。夫國賊不除，則外交之挽救無望，國權不復，則世界之永久和平難期。學生等之於國賊，人皆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後快者，非僅爲國家計，亦正爲正義人道計也。爲國家及正義人道計者寧避難？看日以來，恢復露天講演，被捕者一百七八十人，軍警橫加虐待，看電已陳其概。豪日被捕者七百餘人，今日明日有加無已，是即明知其難而故蹈之也。學生等方當求學，惟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用布區區，伏維亮鑒。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叩，歌。」是時政府已得上海全體罷市之噩耗，始稍惶懼，急召集閣議，決定解放學生，禁止拘捕。而學生方面則出發講演員數千人，大致皆數十人一組，携囊負囊，預備被拘，且亦不暇講演，惟沿途奔走疾呼至於力竭聲嘶不已（皆以白旗爲號，旗一揚則全隊大呼）。至誠所感，道路爲哀，此往彼來，再接再厲，怒潮洶湧不可收拾，人心皇皇如受焚溺。軍警至是雖無閣議禁捕，寔際已無法拘捕，拘捕亦無處收容，惟有束手放任而已。學生餘怒未息，更集二千餘人奔赴北河沿大學學生拘留所，令軍警一同拘捕，爭持不能決。而在內被禁各生情形益憤，紛紛執旗登法科大樓，向臨外樓窻揚旗怒號，軍警亦無法遏止。此時適有急撤軍警包圍之令，軍警遂抱頭鼠竄而去，帳棚亦撤。惟被禁各生則相約勿出，且自組警備隊以任門禁而維原狀，並反拘警察七人，留軍警帳棚二具以爲紀念。又舉代表若干人往警察廳喧鬧，索此千人之火食，以

具。警廳大窘，然不敢不應。猶憶自政府下令剝奪人民自由集會權以來，雖學生聯合會僅僅代表數千人，皆被迫而移諸外人所辦之匯文大學秘密開會，至是則集千人於一室，橫議天下事，亦無人過問矣。又是日清華學校出發講演學生最多，乃甫至西直門，軍警已急令閉城，同時安定、德勝諸門皆閉，軍警皆登埤守禦如臨大敵。及學生改道乘火車至前門車站，亦被軍警強力阻回。清華忠勇學生十二三齡之幼穉者寔居多數，又赤手無寸鐵，莫能相抗，遂不得入城，計是日西直等門共閉六小時之久。又軍警既撤，有勞働社會如某路車中之茶房等，皆以團體名義饋贈饅首數千或麵包若干磅以表感激學生爲國宣勞之意。此六五一日政府急轉直下之大概情形也。

(4) 解禁後之學生與曹陸軍之免職 政府雖解禁，而學生仍不肯出禁以與政府爲難。在外學生仍繼續講演痛罵國賊。各地軍警雖多，皆不過側目喪氣，不勝揶揄之苦而已。是時政府忽免代理部務教育次長袁希濤職而易以傅嶽蓁氏。傅氏宣言此次出台專作調人，今後學生事概由教育部直接交涉，軍警不得過問，惟同時令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教學兩界頗疑政府無誠意留蔡，大示反對。六日教育部派代表陸參議等四人往勸在禁諸生回校，不得要領而歸。七日，大總統特派參議會彝進偕教育部專門、普通兩司長前往道歉，略謂政府對於諸君此次愛國舉動處置失宜無可諱言，今日特派余等代表政府對諸君道歉，願諸君回校休養。又謂諸君此次被拘，在此時間猶能嚴守秩序，有美完之組織，足徵諸君學有根基，斯寔教育之效果，余等辦教育者觀此亦足自豪。不過尙有一言爲諸君進者，夫政府之不良，由於無良好之社會，今諸君反對不良之政府，而不思改造社會亦非計之得也。曾等去後學生開臨

時聯合會討論辦法，僉謂政府對待學生毫無誠意，或以武力迫脅，或以客氣籠絡，均非學生所願。如彼欲示誠意，當自懲辦國賊始，彼一日不懲辦國賊，我輩一日不出拘留所（指法科）。八日，復有人提議謂，與其在此死守，何如共至公府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不殺國賊，誓不返校之爲愈。衆贊成，於是乃由各校派代表十人至法科歡迎回校。八日晚，各校開會議決，自十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學校（女校亦加入）同往公府門前哭，請並各帶行李以資露宿。十日晨，各生行李均準備停當，即待出發，而公府秘書忽來電話謂：學生所要求之目的已達，可勿至公府以免徒勞往返，並謂稍待數小時即送命令單來看。蓋自五日上海罷市以來各地商人紛紛響應，十日已延至天津，而北京仍岌岌不可終日。且工人繼起罷工，長江上下游輪船皆停。當時各地罷市皆以要求懲辦國賊、保護學生爲詞，故十日上午政府迫於大勢，始有准曹汝霖解職之令。而同時北京中國銀行適接上海來電謂：如果曹、章、陸同時罷免，則上海商界可以疎通開市，否則危險萬狀。因此銀行當局將此電轉呈政府並歷陳金融危險狀況，謂與其後悔噬臍，何如當機立斷。政府不得已，又於下午復以准辭職式，免陸宗輿、章宗祥職。賣國黨猶獠然詈徐世昌賣友。延至十三日，復迫於天津第二次之罷市（詳見後章），始有保護學生之明令。

第五節 全國學生團體之新計劃

（一）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會 五四運動之結果，既博得國中多數學生響應（事詳後章），於是全

國學界不可無一聯合之組織，而組織之地點惟以上海爲最宜。六月初間京、津、寧、杭各校代表先後蒞滬，皆借用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門學校右球校舍爲寄宿所，並在該校學生組織之戊午學會內暫設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會事務所。九日由該籌備會電各地學生聯合會云：「各地學生聯合會鑒：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爲我學界揭櫫之唯一宗旨。奔走呼號義不反顧。茲敝會正在籌備中，此後進行程序尤以各地學生聯合會爲起點，而各校幹事會又各地聯合會之相輔機關亟應積極籌備。維規畫遠大，務祈蒼萃純潔之精神，共謀有秩序之行動，勿因暑假稍形渙散，乖離團體。但有少數同學因假思歸，亦可不受拘束。但薪本其宗旨，日以推行講演，啓淪平民，提倡國貨，挽回利權，強聒於故鄉父老之側，鏗而不舍，努力孟晉，雖使散居僻壤，亦足爲各地聯合會及各校幹事會之聲援也。管蠡之見，特以電陳，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會。」十二日，該籌備會復致全國一電云：「各省省議會，各農、商、工會，教育會，各報館均鑒：比以外交失敗，禍變荐臻，凡屬有生之倫莫不切齒痛恨於賣國賊，憤欲手刃其頭，漆爲飲器，寢皮食肉猶嫌寬縱，而政府優庇曲護，始則褒辭挽留，繼則寵令慰勉，忍令梟獍當道，逆勢薰赫，至使莽莽神州，無公理、無法律而獨有賣國賊，士類寒心，弦歌輟響，停工罷市，于焉激成，全國陷於生機奄奄者數日矣。至昨晚，始有准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本職之消息，不知者或謂民氣可畏，政府已稍挫鋒鏑，實則如曹、陸、章實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樹錚實爲元惡，倘不除惡務盡，雖有華盛頓莫與維新，陳東等之伏闕上書庸有濟耶？同人等力竭聲嘶，無復憑藉，寧漢學生橫被軍警凌虐，忍病扶傷，哭聲震地，惟願國賊早日剪除，此身生死罔所計較。務望國內明達本我智仁勇

之國風共起討賊，或訴諸法律以繩其奸，或形諸輿論以遏其箠，積極進行，再接再勵，庶幾國運方有休明之一日也。迫切陳詞，伏維亮察。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會叩，侵。」

(2) 全國學生聯合會之成立 六月十六日，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假坐大東旅社開成立會，到者北京代表段錫朋、唐炳源、陸梅僧、許德珩、楊健、陸宗鐸、黃炳蔚、羅國煊、張伯謙、羅發祖、黃日葵、南京代表曹公瑾、郎良、吳邦傑、天津代表張揚先、杭州代表連瑞琦、黃維時、上海代表陳綸會、何葆仁、留日代表凌炳、王之楨、劉振羣、南通代表潘潤夫、羅元愷、武漢代表蔣元龍、潘澄卿、山東代表崔書馨、卓景泰、吉林代表吳仁華、安徽代表楊志先、常禹元、嘉興代表葛敬庚、吳乃燮、寧波代表張其昀、丁福成、崇明代表施英、王歐、松江代表陳熹、王同福、保定代表吳震寰、蘇州代表周承澍、尤敦信、九江代表鄧毅生、揚州代表孔慶祿、河南代表李仁榮、李九朝、浙江代表魏鏡君等卅餘人（其餘各處代表已在途中），及中西男女來賓黃任之、沈信卿、朱少屏、蔣夢麟、曹慕管、朱叔源、湯節之、鄒靜齋、李登輝、謝碧田、朱伯爲、徐春榮、謝復初、周錫三君等，舒蕙貞、朱震寰女士等二百餘人。午後三時搖鈴開會，由北京學生代表段錫朋君主席，宣讀秩序單次，唱歌，全體起立，向國旗行三鞠躬禮。次主席致開會辭，略謂：我國廢科舉，興教育，二十餘年於茲，學制頻易，略備規模，年來各省教育當局開教育聯合會於上海，審察世界大勢以定方針，教育前途頗有發皇之象。惟教育之目的在使學生自發揮其本能以謀人類幸福，而緣歷史沿革，宋大學生陳東等亦能自動謀國家之福利。矧復歐戰結果，暴德敗衄，世界新潮澎澎東來，上下杌隉，無不瞋目驚愕謂：非以

純潔高尚之學生，起而提携國人，因應世界之潮流，則國將萎蕪頹朽自歸弱敗。我學生界不敢告勞，因而組織學生聯合會，不越一月，各地紛紛成立。茲本會成立於滬上，而各地代表又紛紛蒞止，合全國之青年學子歡聚一堂，共謀讀書報國之道，事體重大，匪異人任，尙望蒞會諸公有以指導之。次教育界黃任之演說，略謂：立會必須慎始，俾他日易於發展。此次風潮由於國會及各地方團體之不能盡職，學生起而代之，殊爲可悲。鄙人固嘗盡其能力以圖挽救，然亦限於發電，甚歎，頗望各界爲學生輕其負擔。至將來之進行，對外必先對內，外部鞏固須內部有完密之組織，全國聯合會須求名副其實，會內職員宜相親相愛不生猜疑，則大效可期云云。次東吳大學法科教員西人藍金君演說，略謂：貴會對於國事爲消極的抵抗，甚佩！鄙人深信在滬之西人，無不與貴會表同情。貴國時局危急，其境遇與敵國百年前相同，按南京約法人民得請願制定法，故學生應赴北京請大總統召集合法制憲國會，使全國人民知人民之權利，知政府當由人民組織，根本解決須有合法政府云云。次蔣夢麟博士演說，略謂：吾嘗探究此次運動之原因：（一）普通世界之民主主義，（二）南北政府爲人民所不信任，（三）北京大學之新思潮自青島問題發生，學生始知舊式領袖無一可恃，於是自身起而爲之，此爲最近之原因。今學生既負責任，應即有一團體。至進行上：（一）多發行印刷物，（二）聲明服從學校規則云云。次惠中學校教員西人柯福特君演說，對於學生會有二種之注意：（一）學生聯合會並非政黨，（二）學生尙在求學時代。次商界盧煒昌君演說：此次事不應獨令學生負責，應由各界分任。次沈球鼎君演說，略謂：學生代表其救國之熱度勝於國會議員多矣，望勉負責任，不顧身家，善爲組織，此

會與教育會、商會、國民大會等共盡天職，中國可以不亡云云。次工界吳琢之君（求新廠）演說：學、工、商本並行，但工界程度低，未受教育，致有以下之現象：（一）嫉妬心，（二）保守性，（三）少團結力。希望學界知識普及工界，使中國成爲工業國家云云。次仲中君（銅鐵公會）演說，略謂：工無教育，製物不精，以致推行無望，故提倡強迫教育實爲要舉。此次工界除罷工而外，不知尙有更要於此者云云。次報界邵仲輝君演說，略謂：北京大學去年宣言「求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求學」，已由言論成爲事實，推之工商亦可引用。此次「五四」、「六三」運動已將學生不得干預政治之說打破，末謂工商兩界宜自行組會與學界一致進行云云。次上海學生會會長何葆仁演說組織本會之經過。次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演說望學生去虛榮心，保持堅忍心。次由主席致答辭，遂唱歌，茶點，攝影而散。十七日開會通過章程。十八日開會選舉職員。

第三章 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

第一節 京外學界之響應

（一）風潮初起時之響應 自五四北京三十二學生被捕後，津滬各地函電交馳，請政府速釋學生並反對解散大學。如天津男女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共十人電政府略云：「……此間各校學生聞逮捕多人，情殊惶切，因尊重校譽仍勉抑感情……祈將該生等早日釋放，並力爭青島交涉以安學界而順人心：

……上海南洋公學等二十餘校電政府略云：「……乃聞警廳拘捕學生三十餘人欲加死刑……則吾人保全全國青年之神聖計，義不獨生，誓必前仆後繼以昭正義，想政府亦不能盡戮全國學子也……」蕪湖男女學界致電政府請釋學生，留日學生救國團致北京學生電略云：「……望益奮勉，敢爲後援……」山西大學來電願取一致行動。而保定學界亦有救國大會之計劃，被壓於督軍之威而不果行。

(2) 蔡校長被迫出京後之響應 蔡校長出京後，北京學界風潮益烈，而各省附和者亦日益衆，茲且將各地情形簡單次第述之如下：(一)五月十一日天津學界聯合會成立，宣布與北京學生取一致行動，當集捐款六七百元，除發通電費外，餘作該會資本金。次日女學界復爲爲國犧牲之郭欽光開追悼大會，到會者千五百人，追悼畢，提議組織愛國團，以抵制日貨維持國貨爲宗旨。後復開中等以上男女學界全體大會追悼郭君，且執白旗遊街以表開會宗旨，不外繼郭君而起之意。(二)上海於十一日學生聯合會報告成立云：「各省教育會轉各學校鑒：本會今日成立，期用切實方法挽救危亡，請即日響應，復電寰球中國學生會中華民國上海學生聯合會。」十五日又宣言云：「……夫蔡先生去則大學雖存猶死，大學死，則從此中國之學術思想盡入一二有權威者掌握之中，而學界前途遂墮於萬劫不復之境……今與政府約，請自今日始，於一星期內作正當明確之表示，維持蔡校長之地位與大學之尊嚴……若滿一星期猶無滿意之表示，則誓出最後之手段對付……」(三)武昌十五校二千餘人，每校各舉代表二人於十一日開會，惟被督軍壓制，不能暢所欲言，僅捐款拍電而已。(四)南京學界致電北京云：「大學幹事會鑒：同人對於貴會愛國熱誠，深表同情，自當協力進行，同申正誼，南京學界全體，寒。」

(五)安徽、山東學界亦有電到京與南京，詞意略等。(六)保定學界關於挽回外交、提倡國貨等事亦與北京有同樣之鼓吹。(七)福建學界電滬各報主張爭外交，懲國賊。(八)浙江省十二日舉行學生遊街大會，與會者共十六校，計五千人，所有之旗幟傳單等事與五四之北京鬚髯，且學生講演亦甚盛。(九)江西省城學生與浙江省城學生亦有同樣之舉動，人數亦略相等，惟江西有小學生，未能如浙江游行三十里之遠耳。(十)常州女子師範實行組織講演團，並以各種廣告旗幟為附佐品，以為北京學生之聲援。(十一)烟台學生於五月十七日開遊街大會，到者二十八校，遊行街市秩序極嚴，且決定力爭青島、抵制日貨、聯絡各界諸辦法。(十二)登州第八中學聞五四運動以後即聯絡東省中學師範各校誓作北京學界後援，且於城鄉各處設立講演團。

(3)京學界罷課後之響應 北京各校同盟罷課係十九日事，京外學生響應之次第如下：(一)二十三日，天津中等以上公私立十五校萬餘學生一律罷課，宣言失望，要求政府，其詞意與京校學生略同，且即日派過半數同學出外遊行，講演。至六三後，所有北京男生被圍、女生請願等事，天津皆有同樣之現狀。(二)二十四日，濟南罷課抵制日貨甚力，蓋該處學生受切膚之痛自較他省人尤為切切也。(三)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二十五校約二萬人一律罷課，是日全體學生假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罷課宣誓典禮，先後齊集會場，各以校旗標明行列，分隊排列，全場幾無隙地，場中豎立木杆為懸國旗之用，旁搭一台乃講演之所。由會長何葆仁君登台布告行宣誓典禮之意旨及其必要，即由貧兒院軍樂隊奏軍樂，童子軍升國旗，旗上樂止，脫帽向國旗三鞠躬，乃宣誓曰：「民國八年五月二十

六日，上海男女各校學生萬餘人，謹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國國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謹誓。」誓畢，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聯合會萬歲！」呼畢復遊行各路一遍。觀者不下三十萬人，莫不為興感焉。（四）同日南京夫子廟官牌樓前有學生講演團提倡國貨，舉動和平，惟語極沉痛，忽蜂擁來全班警察，令行解散，堅以奉長官命令為詞。學生詰之曰：君等長官皆中國人，豈不許學生救國而甘為人奴隸牛馬耶？時聽者擊掌聲雷動，警察語塞，老羞成怒，致將旁聽之甲乙某痛擊數掌拘往區署，學生隨往保釋。警廳傳知各商民將懸掛歡迎學生愛國旗悉行撤去，並下令禁止演說及散佈傳單等事。於是羣情愈憤，乃於二十七日師範學校及其他學校一律停課。（五）上海華僑學生會接南洋華僑學生電云：「上海華僑學生會鑒：誓殺曹章及其餘國賊，取消密約，提倡國貨，萬眾一心，堅持到底。南洋雪蘭莪二十四校華校學生，沁。」（六）保定本繼天津而起，於二十八日即罷課，惟在軍警監視交通梗塞之地，其宣言書至六月二日始傳出。（七）廣州五千學生為郭欽光開追悼會，並提議辦義勇隊、學生工廠等事，又電挽蔡校長期其辦學十年。（八）三十一日河南中等以上各校一律罷課，但論者多歸功於女師範生。蓋趙督軍事前防範甚嚴，除軍警監視外，並賄屬汴垣各報勿為鼓吹。二十日師範生任女士致函男校責以大義，並贈以紅裙一幅以辱之。而閻女士復斷指書「堅持到底」四字，當時鮮血淋漓，後復傷風以致全手腫起，醫者謂病甚危險，諸生良心賴以激起，而罷課之議始決。（九）福州學生二十五日開遊街大會，當時該學生等尙未知北京學生罷課也。（十）杭州中學以上學生二十九日起一律罷課。（十一）安慶自京潮發生而後，倪督禁學生演說甚

力，所有沿途粘貼傳單悉予撕毀，遂致羣情憤激而無所洩。延至二十六七等日，乃有全體罷課之密議，事爲呂省長所聞，急令警察廳立發佈告，略云：「……如有糾衆滋事紊亂秩序之行動，依法逮懲……遇有學生發布傳單違法紀而不服取締者，一經查出，即行依法嚴辦，決不姑寬。」不料告示甫出，則傳單密布，且益加多。二十九日，即有數學生不肯上課，復公推代表十二人擬質問官廳撕毀傳單理由。當經當事校長查明代表學生姓名，一律開除，以致衆心愈忿。三十日，所有省垣中等以上各校一律罷課並結隊遊街發貼傳單，有「你們撕，我們貼，見人心，終如鐵」等語。崗警干涉被學生毆擊者頗不乏人，教育廳即飛電督軍，比得復電限三日內各校學生一律解散，勒令回籍。迨六三京潮再起時，皖垣中等以上學生已被驅殆盡矣。（十二）湖北武漢學生聯合會於三十一日開大會議決即日罷課，一日晨分組出發沿街演說，忽有軍警多人蜂擁而至，大呼捉擊，高等師範學生陳開泰爲軍警拘捕，刺穿兩腿，傷及腹部，血流爲「如」注，登時倒地，醫藥罔效，經日而死。其餘被捕者甚多，文華大學二人亦受傷。王督軍並聲言捉到即鎗斃，拚着一個督軍一定要辦到格殺勿論地步。蓋當武漢學生演講之日，正王氏受日本天皇贈勳之時，督軍署中方懸燈結彩，大開慶賀，宜其不願受學生累，失日人歡。然學生方面則不屈不撓，謂剩一人存一息皆誓不甘爲奴之奴，則其五月中下兩旬吞聲飲泣之狀已可想見。而國中學生與武漢學生同一境遇，如奉天吉林等地忍辱含垢而未能一吐者尙不知幾也。

第二節 工商各界之響應

（一）五月間各界之情形 五四運動實爲人人良心上主張所欲爲而不敢爲，故五四運動除一二曹章

私黨外，未有不表示贊同者。即以五四當日而論，學生自天安門出發往曹宅，市民加入者頗不乏人。而次日新國會山東議員即提案請政府查辦曹、陸、章。京師總商會開緊急大會，全體議決通知全國商會抵制日貨以爲學生後盾，且致函各機關爲被拘學生請命。北京商會暨全國商會聯合會雙方名義行之。同時市面所流行之日本鈔票概予璧還。上海和會總代表唐朱亦先後有電到京，請釋被拘學生。茲將工商各界響應北京學潮之情形次第述之如下：（一）山東各界六十二團體聯合大會三萬五千人通電中外爲北京後援。（二）上海各界多停業一日開國民大會於公共體操場，到者二萬餘人，人手一白旗，鵠立烈日之下，議決三事：（1）懲辦國賊，（2）致電歐和會爭青島，（3）請政府速釋被拘學生。又商幫開緊急會議，議決三事：一提倡國貨，二不裝某國輪船，三不用某國鈔票。（三）旅京山東勞動者於五月十一日上午開懇親會於彰儀門外之曠野，據其與會會員之姚爵舟君報告云：山東勞動社會皆立志寧爲中國鬼，不爲日本人。其上總統書有「……民雖愚劣，以生命作爲後盾……」等語。（四）上海和平聯合會致電北京學界「……四萬萬人皆願爲諸君後盾……」。（五）上海著名各大報特專登廣告聲明自五月十四日起不收日商廣告並日本船期、匯市、商情等。並大書曰：願同胞犧牲私利一致用國貨。（六）寧波扛幫船夫既得到北京學界義舉消息後，即同盟不搬日貨。某日公司由上海運煤一船往寧波銷售，因無人挑運，原船裝回原地，自是該公司是條商航斷絕矣。（七）京北南口一帶工人，相約誓不爲日人作工，不購日貨。商界中如和合公司有百餘元之日貨付之一炬。旅館之日本器具全皆焚毀。其他商人亦立誓永不販賣仇貨。（八）五月寒日山東省議會致大總統電云：「……此次北京學

生之義舉，實護〔獲〕全國人民之同心……乃五日九日命令，有謂學生干涉政治，擾及公安，應送法庭依法辦理等語。查曹章輩爲我大總統任用之人，罪而不誅，激成衆怒，猶不迅置刑辟以謝國人，反借法律爲詞摧殘士類，在持身爲怙過，在謀政爲養奸……輿情即不足恤，青史詎能寬假，辱國喪名，竊爲我大總統不取也……」（九）天津商界駐日本大阪買辦來電，大略謂：現在訂日貨擬全數退還，不日即將全體返國。天津各商店得電後非常喜悅，並聲言諸買辦此舉甚是，雖因此有多大損失亦所不計云云。

（十）五月篠日煙台國民外交後援會電云：「外交失敗，舉國同憤，烟台九萬三千人誓死不能承認，請一致力爭。」（十一）國會議員王觀彤、李安明、恩克阿穆爾、納謨圖、王乃昌等佳日通電全國，請一致響應北京學生以救中國而誅賣國賊。（十二）長辛店鐵路工人多自行組織十人團，儲金救國……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之商人皆一致排斥日貨，並與西南聯絡籌議救急方法。

（2）六月間各地之罷市罷工 罷工罷市之事與五四運動有絕大關係，學生所以能得最後之勝利，曹章等之所以能免職，其原因皆在於此。其所以激成罷市罷工之事，蓋爲六三政府拘捕學生。茲將各地罷市罷工之情形述之如下：（一）六月四日上海既得北京大拘捕學生之消息，人心大憤，自五日起一律罷市。當日門上所貼條告及所懸旗幟大致謂爲營救學生而罷市，六日以後則復添「不除國賊不開門」等之字樣。其告布外人則云：「敬啓者：民國不幸，學生罷課，今商界又罷市矣！此次舉動純係愛國熱誠，對國內有所要求，秩序井然，並無絲毫暴動行爲，凡我旅華各友邦諸君與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誤會，是爲至幸。」（二）六日滬江浦東、江灣、閔行等鎮罷市，而求新

廠、浦東各廠，華商電車公司等亦同盟罷工。(三)六日松江、寧波、廈門罷市。(四)六日南京罷市，有學生組織之童子軍在街面維持秩序。七日警察廳長王桂林謬謂該軍侵其權限，要求學生聯合會下令撤回。詎童子軍甫撤，警察即強迫各商店開市。各商民大驚，以爲商家閉市出於愛國熱誠，自願犧牲一切，且係自由權限，外人不能干涉，力拒不允。學生聯合會當開緊急會議，恐商界受其壓力激成變故，遂組織學生維持秩序隊，便衣出發，由各校分組分段担任勤務，沿街鵠立。警廳見狀，即加派雙崗武裝戒備，快槍刺刀如臨大敵，便衣邏卒往來如梭。至十二時許城內坊口大街、三潰街及下關商埠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拘去學生多人。商民聞之益憤，誓不開市。王警廳長及各區署長親往各處勸諭商民開門營業，亦無效。南京總商會於下午復開緊急會，各業董紳學報各界到會者約三百人。甫將開會，常有男女學生百餘人携帶血衣一件擁至商會，泣求萬勿受警察壓迫開市，學生雖捕完，殺完在所不恤。聞者泣下。比推出金陵大學李慶慶、第一女子師範鍾錦田、金陵神學女學生李懷思、高等師範吳厥熙、第一工業吉斌俊五人參預會議，報告午間各校學生被警察擊傷；下關二十四名，身受重傷者六名，已抬入醫院；城內十九名，內有十四歲幼童一人，被憲兵司令部憲兵捕去吊於樹上，用鞭痛打。此血衣由下關送來者，尙不知何校學生，何姓何名(按係金陵大學學生陳昌盛受刺刀傷，比即送往鼓樓醫院，幾死復蘇)，請衆驗看。當場學生皆放聲大哭，謂蘇會長曰：請勿作學生看待，即當作會長子姪看待，於心忍乎不忍？旋由下關商會代表某君，當場爲學生證明警察毆傷甚衆；下關商界全體大動公憤，已聯名公請軍民兩長將此慘無人道之警察署長王固磐撤換。隨將傳單取出，請衆觀覽：「啓

者：本埠警署制止學界遊行，純以武力，甚至拔刀傷人，羣情非常憤慨，以致激成罷市風潮，凡我同人目覩情形無不傷心落淚。現已公同發起並分舉熱心時事人起草聯名具呈軍民兩長，撤換警署長以維現狀，贊成諸君請各簽名加戳一致進行可也。此布。下關商會全體公啓。」比由各業與學生代表訂定交換條件三種：（1）勸學生自明日（八日）起三日內勿上街遊行；（2）省城及下關各商店在上海開市以前決不開市；（3）由會長請見軍民兩長保釋學生，其非法逮捕由學生與警廳以法律解決。

（五）七日鎮江罷市。（六）八日蘇州、常州、無錫、揚州皆罷市。（七）九日杭州罷市，多書「良心救國」四字於門，並全體宣布不除國賊不開門。（八）九日上海浦東陸家嘴各工廠及江南全體罷工。

（九）九日招商局江新、江輪及甬班之新甯、紹新、北京等輪船手水罷工以致停駛。（十）十日長江輪船、滬甯、滬甬兩路因受罷工影響均停營業。上海人力車夫馬夫一律罷工。電話局華人罷工。電報局

司機生因關係重大未便罷工，亦於是日予北京政府以最後警告。洋行華夥會議罷工事，有謂此恐傷及外人感情，有損邦交，遂忍痛爲之。（十一）蕪湖八日罷市，九十等日商會長暨警廳長出而干涉，旋開旋

罷。（十二）安慶八、九、十等日切實閉門停交易者惟中華書局一家，且書一聯榜其門曰：「若罪陳東，國亡無日！」「不除慶父，魯難何平？」（十三）江蘇無錫罷市後復開公民大會，議決停納租

稅。（十四）十日漢口、濟南、天津罷市，北京政府已准曹、陸、章辭職爲轉圜矣。十二日武昌、九江猶繼續罷市。

第三節 京外學界與其他各界聯合之響應

(1) 上海 六月六日（罷市第二日）下午二時，上海商、學、工、報四界假座總商會開聯合大會，先由南洋公學等校童子軍到會分班站立，各界次第到會，計一千四百七十三人。秩序整齊得未曾有，公推商會董謝衡為臨時主席，葉楚傖、張東蓀為書記，朱少屏、沈卓吾、朱叔源、陳良玉為糾察。謝就席後請商業公團聯合會長鄒靜齋君代表宣布開會宗旨，鄒君略云：此次全體罷市因北京學生為軍警拘捕而吾商會前日亦受同樣之待遇，同人等為力爭自由，懲辦國賊而輟業。昨日曾電致北京，迄無答覆，吾人不得不再求進一步之辦法。望到會諸君詳細討論。紹興同鄉會代表曹慕管云：昨日提議懲辦國賊為一致之主張，現須以單軌行動達其目的。自商人罷市，現已兩日，而官吏全無覺悟，此在專制時代猶所僅見。鄙意發表宣言，申明再無辦法，全體商人不納租稅。衆大鼓掌。曹君演說畢，主席報告省長派實業廳長張軼歐來滬與各界接洽，並云省垣軍民兩長願協力要求免曹、陸、章三人之職，現沈知事來約與張熟商辦法。曹慕管云：廳長不來會直接就商，即可見其絕無誠意。朱廣石君云：實業廳長之來，乃官場圓滑手段。遂將此議打消。鄒靜齋君主張以曹君停止納稅之說付表決，全體贊成。南洋公學教員俞希稷主張求援國民。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君勸告商人下犧牲決心，皆聲情哀激。時有南京路某商店代表到會報告工部局干涉罷市事，當即推定代表湯節之、蔣夢麟、俞希稷、虞洽卿、鄒靜齋五君往英美領事公館疏通。繼由蔣夢麟宣讀推定臨時幹事之名單（報界另函日報公會

推舉，暫未推定）爲謝蘅臆、盧煒昌、徐乾霖、馮節之、馮少山、徐春榮、趙晉卿、蔣步麟、黃任之、曹慕管、朱叔源、何葆仁、狄侃、惲震、朱承洵、舒志俠、陳良玉、陸維鏞、鄒靜齋、虞洽卿、田時霖、穆藕初、聶雲台、張樂君、蘇筠尙。臨時幹事推定後，朱承洵提議既有幹事，應有辦事地點，總商會既贊成於先，當能成全於後，可商請借餘屋一間爲辦事地點。衆贊成。繼復將擬就之對內對外宣言及致北京與各省兩電當衆宣布，經衆通過。後有朱伯爲、謝碧田、舒蕙貞等演說，至三時閉會。其致各省電云：「北京教育會、各報館、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各公團、各報館鑒：北京政府庇護賣國諸賊，主簽亡國條約。北京學生爲國請命，突被濫捕，毒刑至四百餘人之多，高壓毒手，顯非空言所能挽回。此間工商界全體於本日起一律罷市與學界一致進行，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誓不反顧，乞與應援，涕泣佈聞。上海商學工報聯合會叩。」其餘一電兩宣言書與此意義略等，惟宣言中聲明此舉純係對內，對外仍守相當之友誼而已，茲不備錄。迨罷免曹、陸、章命令到滬，十一日（罷市後整一週）晚商學工報聯合會復假座青年會開會，到者數百人，由湯節之君爲主席，宣告曹、陸、章免職命令，已由英法領事證明確實，議決各商店於明日（十二日）下午二時一律開市，并通過。嗣學界某君提出之段祺瑞、徐樹錚不准上台案，格於有勢力之某方面，通不過（此所以激起平民商會也）。後忽商界羣謂非學生出而遊行，決不開市。十二日學界果遊行，於是上海工商界復業，他處工商界亦聞風復業矣。

（2）天津

天津自受五六兩月京學潮之震撼，本有紳、商、教、學四界聯合會之組織以謀一致進

行，迨十日津埠全體罷市，所要求政府者二事：一請懲辦賣國賊，一請下明令保護學生，并有不達目的誓不復業之宣言。詎夜半省長曹銳與政府代表國務院參議會彙進相約到商會出示曹、章、陸免職令三道，曹省長復垂涕勸導，商會遂允許開市，并立發通告。十一日晨除一二稍有國家觀念者仍閉門營業外，餘皆紛紛開市營業。當時聯合會之學生本擬全體赴商會質問，何以目的未達，遽食前言而開市。後恐市人不知底蘊反滋誤會，乃推舉代表五人連同正會長譚志篤、副會長馬駿共七人赴商會開四界聯合會討論辦法。列會者有商會會長葉蘭舫、副會長卞月庭、省會議長邊潔卿以及其他紳商界耶穌教徒等共數十人。時在上午九點四十分尙未正式開會，學生副會長馬駿先對衆發言曰：學生罷課、商家罷市皆非個人私事，不過爲青島問題，而青島問題即爲全國存亡問題，譬如有人扼我之吭將加之以白刃，倘能大聲呼救，尙有轉危爲安之一線希望，否則待死須臾耳。今者南方罷市，距政府較遠，尙未發生何種效果，而北京又處政府壓制之下，亦未能有何種舉動，獨我津埠本屬北京咽喉，此次一經罷市，適足促政府之猛醒。乃日昨代表來津并未通知學界，又未經公民大多數認可，竟冒然發出布告一律開市，豈不有違衆意？況罷市所要求之二條，迄今一條尙未辦到，鄙人因有所感觸，嘆我四界之人即無恒心又無毅力，今特分晰爲諸君言之。以我學界而言，罷課而後終日遊戲未嘗乏人，所恃者惟我諸同志而已；其次爲耶穌教徒，今雖聯絡一氣協力進行，然在學生未發動以前，何以寂無聲息？至云商界，尤無堅持到底之表示，既不能犧牲少數金錢以謀永久幸福，又缺少愛國思想共圖國是；最後提及紳界，曩爲對於某項交涉以及二十一條密約，未嘗不竭力爭持，須知前項交涉，爲天津一部分問題，今之青島

爲全國問題，何以因前此少受剝折，今則袖手旁觀耶？以上四界所以令予不佩服者即在無犧牲力，兼之前者有人譏諷鄙人既無財產又無田地，焉能與各大紳商相比擬？然予之所願犧牲者爲何物？熱血耳！無價值之生命耳！今試以予之小犧牲換諸君之大犧牲，請死於諸君之前。言至此，即以中國瓷質之盛香煙灰罐用力照自己太陽穴猛擊，繼復以同樣之罐連擊，兩罐俱碎，血流如注，復起而睨柱欲觸，幸商會文牘長夏芹西君坐在近席趕前抱著，未果死。旋經衆人擁進某寢室，已昏迷如睡，歷一小時許始蘇。衆忙亂久，復振鈴開會，當推邊潔卿爲臨時主席，討論最後辦法。大衆受此刺激，頓下決心，當場表決，如政府對前要求之二件至本晚（十一日）十二點以前若不以明令發表，自明日起仍繼續罷市，全場通過簽字。各紳商莫不交口稱贊馬君。最後葉蘭舫當衆宣誓曰：「以上議決目的若未能達到時，倘不罷市，我不是姓葉的所生，我也不進商會的門啦！」直至下午一時許始閉會，十二日商會復通告罷市，其詞云：「爲布告事，案查蒸日國務院代表曾參議星夜來津宣慰商民，先由省長於夜二句鐘蒞會對於臨時聚集之少數商民剴切勸慰，彼此相對，痛哭流涕。曾參議蒞會宣布中央准曹、陸、章辭職情形，一時各商民感於情態，允認暫行開市。本會據此業經公佈在案，詎今農商學集聚萬餘人，聲言中央未能依法從嚴懲辦賣國賊曹、陸、章，僅以免職卸責及無明令保護學生，似此不足達到罷市目的國亡無日，商業何言？如政府於本夜（十一夜）十二鐘對於以上兩件無切實明令到津，宣佈惟有罷市作積極進行等語。本會依從衆意，當即晉見省長並急電中央，於此相當時間須如願達到商學各界所請之條件。不期政府形同木偶，漠然無聞，現已經過所限時間。合亟通告望各商號於十二日仍繼續罷市作積

極進行。切切此布。」十三日下午五時半，紳、商、學、教四界聯合會仍在天津總會內開會，公推彭一山爲臨時主席，討論之結果謂，如政府有保護學生之命令即可轉圜，至懲辦賣國賊一層倘做不到，即認爲不滿意之開市而已。正研究間，國務院電到會，當由文牘長夏芹西宣讀云：「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除雲南、貴陽、成都、廣州、南甯）各省督軍省長，張家口、承德、歸化都統，龍華、寧夏護軍使，庫倫都護使鑒：奉諭此次各校學生激於愛國熱忱，不得已而有罷課請願之舉，固爲國人所共諒，現已由政府開誠披示，務在曲諒輿情力維大局，自茲以後，各學生應各安心向學，恪守學規，但使行動不越範圍，國家注重教育自當加意維護以副興學育才之意，等因特達，院文印。」

學生代表譚志篤云：此種命令固認可，惟對於命令中所云「自茲以後，各學生應各安心向學，恪守學規，但使行動不越範圍」等語，現時否認。如果將來各省上課，天津當然上課。主席云：此種文字關係無甚妨碍，學生代表韓君云：此係全津父老爲學生所辦的條件，所謂範圍必須有一定界線。葉春農云：如學生無殺人放火行爲，即是不犯法不出乎範圍，現在不干涉者足見是在範圍之內。韓君又云如罷課演說等事有加以干涉者，四界須承認維護共力進行，衆贊成。主席以此次之命令認爲達到目的付表決，但附以條件云：倘學生行動政府非法干涉，四界可以共同力爭，衆通過。陳牧師云：必須與省長聲明同負責任。主席云：願與葉卞兩會長同見省長要求，衆贊成。馬千里云：對於他省學生，本會應一例輔助。陳牧師云：若有非法干涉，本會應負電爭之責任。主席云：遠道傳聞或恐失實。韓君云：現在可以打電。主席表示贊成。主席又云：如果政府對於學生有非法舉動，各界當爲學生之後援，衆贊成。

卞白眉云：如果政府有非法干涉學生時，不但爲後援之助，仍可演成罷市，不納捐稅等事。主席云：此時暫勿一定，并提議明日（十四日）開市案，衆通過。馬千里云：對於復業之公布內不得認爲完全達到目的，必附帶將來嚴辦賣國賊之條件，衆贊成。翌日遂照議案進行公佈開市，公共布文有「……罷市目的已達，當然開市繼續營業，惟對於所欠缺之懲辦賣國賊案，以待將來爲法律上之解決」等語。

（3）福建湖南 長江流域罷工罷市風潮本未波及福建，惟六月中旬福州學生提倡抵制日貨甚力，有調查商家存貨之舉。其商務總會長黃秉榮生成涼血，富而不仁，不惟不欲犧牲存貨，且欲弄其「人棄我取」奸商之慣技，廣收日貨屯集家中，以爲國人五分鐘熱潮一過，必能收什倍之利。不意學生切實調查，明白宣布，務使此等奸商爲社會所不容。黃氏老羞成怒，竟於十四日晚請調查國貨之學生多人至其家檢閱貨品，誘至內室，忽將門戶閉鎖，痛加毆打，死傷者五六人，餘僅以越牆逃逸而免。黃氏并一面陳報閩督李厚基指學生爲土匪，謂至其家搶劫。李復袒黃，核示通衢認此案爲盜案。於是羣憤極，立即閉門停市。李厚基又效北京故事，大調軍隊圍捕學生數千人，市民益怒，將呈決裂之狀，相持數日。卒交黃氏於法庭收監待罪，衆怒始平，方開市營業。又當學潮正盛時，湖南省城曾有一度商學聯合會共數千人遊街示威。

五四愛國運動北京資料選錄

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輯

一週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

查禁「妨害治安」的集會出版之經過

軍警壓迫中的學生運動

學生講演被捕

晨報記者慰問北大被拘學生

編者按：這幾篇資料是從每週評論和晨報上選錄的，所述係北京的一部分事情，可以作為五四一篇的補充。

一週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週評論第二十一號）

一、四日事件以先的驅釀 山東問題在最近兩三個月裏，成了中國外交上唯一的大事件，國人的動作很活躍。最近一個星期裏竟有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消息，而所以失敗的緣故，一大半為着國內有

五四愛國運動北京資料選錄

親日派暗中動作，所以國民的憤怒達於極點。不特各地自行動作，並且互相來往，山東人到北京來，北京的公民到山東、上海去。共同的目的是外而爭回青島，內而懲罰國賊。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學生、還有少數的軍人——集了許多會。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國民外交會，一個是學界大會。前一個會議決請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強硬的態度，國民對日本人取最堅決的對待，更於國恥紀念日在中央公園開個國民大會；後一個會議決於次日（四日）專門以上各學校全體學生游街示威，因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這舉動議決的時候，已經夜十一點鐘。

二、四日上午的學生代表會 四日上午已經有幾個學校製造旗子，預備出發；也有幾個學校，前一夜的臨時大會不會知道，所以本日上午十時，又在堂子胡同開各校學生代表會。到會的有十二個專門學校，並且有一個陸軍學校也派代表列席。這個會在一個半鐘頭裏議決了幾件要事：（一）拍電國內外；（二）喚醒各地國人；（三）預備七日的國民大會；（四）組織北京學生對外的永久機關；（五）本日下午大家遊街示威。路線由天安門經東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國使館，轉入崇文門大街。這會裏最可記的，就是大家議論行事很迅速，面上都帶着很愁很怒的顏色。

三、四日的示威事件 這天下午一時半，十幾個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人人手裏拿着一個或兩個白旗，旗上寫着些「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還我青島」，「不復青島甯死」，「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國民應當判決國賊的運命」，「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認軍事協定」等等，好幾千面沒有同的。也有用英文法文寫的，也有畫很

有刺激力量的圖畫的。到兩點鐘整隊出中華門前面，兩面很大的國旗當中夾着一付輓對，上面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旁邊寫「北京學界淚輓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到了東交民巷西口，使館界巡警不放行。先是打電話給美、英、法三國使署，他們都說很歡迎的。到西口的時節，美國兵營的軍官也放行了，並且還要讓我們從美兵營和美使館的裏經過，只有巡捕房堅不讓走。大家只好遞上說帖。又派了六個代表到英、法、意三使館裏求見遞說帖，各公使都因為是禮拜，早已出門，都派館員接見，表示同感的意思。這裏大隊就退出交民巷，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直指趙家樓曹汝霖宅去了。沿路散了許多傳單，許多人民看見掉淚，許多西洋人看見脫帽喝采，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淚。「原有傳單一件略」

到了曹家門前，大家齊呼「賣國賊呀！」曹宅的周圍有二百多個巡警站着不動。後來大家用旗桿搗下房上的瓦，巡警、憲兵、游緝隊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幾位學生不管危險，從天窗上跳進去，後來把門敲翻，大家一齊進去，打東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兒子、小老婆蘇佩秋，還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都沒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這天晌午，曹和陸章二人都在總統府宴會，有人勸曹不要回去，曹說：「怕些什麼？」所以就同着章宗祥回家，就碰到這樁事。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了個暈倒血流，頭蓋上露骨。先是一進曹家就有火起——據說是曹宅家人放的——，到這時候，火勢已大，不能再停，一齊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等

也就帶隊趕到。曹看打人的已去，才從老媽子的屋裏出來，大罵吳氏疏忽，還說：「你快快把這些不知道曹總長利害的混帳學生全給我捉去。」吳有點遲疑，他又說「有我哩！」吳才下令捕散去後剩下的學生，捕到三十二人。然而曹也不再停，坐着吳氏的汽車，帶着武裝，携着秘密文件一箱，直往東交民巷。交民巷的巡捕因為他車上有武裝，行的又太快，把車夫汽車捉了去，他一個人只得躲到六國飯店去。

四、曹章陸方面的所聞所見 曹到六國飯店就打電給老徐，請替他作主。接着慰問的人來了許多，有梁士詒、許世英、龍濟光等，和舊新交通系的要人，新國會的康士鐸、胡鈞等，日本人方面有公使館員、滿鐵當局、新支那記者。至於外國人方面只有葡萄牙公使，送了一個名片。外人都說他是「政治上死了」。然而他的活動却不休，當晚聚了與黨，開一個秘密會，設了許多計策。次日到日使署，又次日到日華同仁醫院，上了個辭呈，把老徐牢牢把住，說他歷次的外交事件，都是老徐當局。又拉上陸徵祥、顧維鈞，說二十一條是他三人定的。章被打得不省人事，他的門徒在司法界的很多，這幾天一個個都在大活動。陸是一天到晚的東奔西走。至於他們的密計是什麼？記者可就不得而知了。

五、被捕學生的經過 捕學生的是巡警、憲兵、游緝隊。游緝隊捕幾個人到步軍統領衙門去，很虐待的，曾把他們放在站籠裏登了幾點鐘，當晚十二點鐘送到警察廳去了。巡警、憲兵捕去的稍須好些，但是被捕之時，也不免捱幾下打。到了警察廳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動言語都不自由。第二天早

晨吳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裏自由行動。第三天給了一份益世報。從他們警廳方面看來，也算優待。然而房屋的齷齪，行動的監視，小便的限定次數，在受之者已甚苦了。各方面保釋的人極多，有商會、山東同鄉會、國民外交協會理事等，都無效。後來各校長以全力担保，警廳才許保釋。但是被捕的學生都不願出去，經吳炳湘再四慰勸，然後才各回各的學校。

六、殺氣騰騰的國恥紀念日 國民外交協會原定於七日在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忽然被政府禁止。從當天上午十時起，中央公園的門封了，天安門左右兩三里間的交通斷絕了。南至中華門，東西至兩個三座門，都被兩千多巡警、幾百馬隊、幾百步隊、千多什麼軍布滿，如對大敵一般。四圍集聚赴國民大會的人，約七八萬，因為沒有集中地點，慢慢散去。然而在道旁和中央公園門前——十點鐘以前集合——的人，還能集合演說，不久便為馬隊衝散。有的往先農壇，有的往商會，又都被軍警解散。有的往國民外交協會，這裏的會雖開成功，也因地方太小，人數太少，沒有什麼結果。這天的國民大會，總算被暴力壓散，但是公民的怨怒已達極點了。

七、各團體的活動 幾天以內，國民外交協會裏，無日不開會，無會不激昂。商會也天天集議。七日的會沒開成，大家更怨怒極了。罷市的傳說，已經很盛，抵制日貨的見端，已經有了。原來商人恨賣國派的情形，在一切外交案件以外，還加上個直接受痛的中交鈔，搗亂幣制的條例和借款。所以他們議決的：（一）堅持外交，（二）懲辦國賊，（三）釋放學生，是「以死力爭」。學生方面已經組織了個精密、穩健、有條理而又勇猛的團體，雖然已經上課，力量却是一天大似一天。山東人在北京

的尤其活躍，所籌畫的對外對內方法非常之多，各地方響應的每天數十起。就是北京的新國會，也提出了好些查辦彈劾質問案。政客的活動不消說了。現在已經成了許多問題堆在一起，這兩天外表似乎稍平靜，而裏面的政潮仍是很大。

八、親日主戰派的眼中釘 親日主戰派因為他們的爪牙受了委屈，便遷怒到林長民、蔡元培、吳炳湘三人身上。他們的機關報說這回北京市民的公憤，全是外交協會林長民等煽動起來的。他們恨吳炳湘，是說他袒護學生，要政府把吳炳湘付懲戒，商民聽了更是憤憤不平。他們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學界的舉動，都歸到北京大學。把大學學生所有的舉動，歸到蔡校長一人身上。這裏頭自然免不了那網常名教派的人從中鼓動。國務會議時，錢對傅說：「你說蔡的地位不能搖動，那麼蔡死又怎麼樣？」於是外間盛傳某上將已調廊房某軍進京，已向政府提出以馬其昶為大學校長。九日夜間，政府居然發出三道命令：一是查辦北京大學校長（這條命令中途收回了），一是學生送交法庭，一是整飭學風。蔡校長得此消息，就於十日早八點鐘出京去了。各校學生聽得蔡校長被政府逼走了，大為憤恨，相約在數日內，政府倘然還不覺悟，全北京的學生都一律罷課，都以蔡君的進退為進退。此時京中各校的教職員學生，都認為這正是黑暗勢力和教育界全體開戰的起首。

查禁「妨害治安」的集會出版之經過（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每週評論第二十四號）

這十幾天內，北京政府的舉動，有幾件事很可以給共和國家立憲國家留一個紀念的：（一）是拿

「有碍時機」大道理，禁止國民外交大會、萬國禁煙會；解散學生講演團、商學懇親會。（二）爲實行「中日親善」，查禁「攻擊日人，排斥日貨」和「登載青島交涉簽字」的報館。所以「煽惑軍隊，鼓盪風潮」的益世報，已被封禁。「獎勵學生運動」又同順天時報拌嘴的晨報、國民公報，自二十三日晚上起，已派右四區署員檢察發稿。（三）爲「遏亂源」「正風俗」起見，把那些「妨害治安，敗壞風俗」，「專以鼓吹社會革命、無政府、同盟罷工、共產等邪說爲宗旨」的進化雜誌、民聲叢刊、工人寶鑑、太平等印刷品，一律查禁了。多少人都想到「邪說」既息，「聖道」自然就會昌明，這是言論思想歷史上一大紀念，怎能不把他原原本本的寫出來呢？

一、禁止集會的方法 自「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上對於學生的舉動，幾乎沒有一個不注意的。當先露天演說只有北京大學一個平民演說團，到了五月七日以後，北京學校自中學到大學，沒有一個不組織講演團。每回在街上演說，總不離「抵制仇貨」「爭回青島」那些話。你想如叫日本人聽見了怎能下得去呢？所以警備司令部和警察廳開了一個重要會議，決定要禁止他們。先前他們出去演說，不過派許多警察去干涉他們，把他們傳到區裏去，問些不相干的話，把時候混過去就完了。現在簡直的不讓他們出門演說，不但不讓出門演說，就是商學懇親會，在某校講堂裏開會，也派許多軍警前去解散。且把北京大學周圍，紮了許多拿槍的警察，來監視學生的行動。

二、日本公使干涉我國的言論 日本公使的照會，原是跟「中日親善」的意思來的，倒也沒甚稀奇。不過他照會裏頭的「邏輯」，實在有些叫人難懂。他說林長民警告國民文中「願合我四萬萬衆誓

死圖之」一句話，有故意煽動的嫌疑。說國民自決會、外交救濟會是「全然藉口國民自決或責難政府」來鼓吹無政府主義。國民自決和責難政府兩事，同無政府主義不知道怎樣能聯合起來？有些人還想請教請教。

三、日本照會的反響 政府自接到這種照會之後，連忙把反對日本最利害的益世報封了，編輯人潘蘊巢也被拘留。看警察廳布告，說是警備司令部的來函，因為該報登載軍人通電的事，按照戒嚴法，認為「與時機有妨害，自應即行封閉，並將該報負責人查傳送究，以杜煽惑而示懲儆」。另外有晨報、國民公報，同時派右四區署員到報館檢查底稿，根據的理由雖然沒看見布告，大約總是依據戒嚴法，認為「與時機有妨害」罷了。另外有五七日報和救國週刊兩種，皆是爭青島問題的，所以皆認為「擾亂治安」，派多少警察在各處禁止發賣，並把印刷局封閉了。

四、查禁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雜誌 現在秘密出版的雜誌很多，如進化雜誌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的，頂反對的就是那些武力強權，主張各人自治，不受政府的強制。工人寶鑑是鼓吹勞動主義的，想叫工人自立，推翻資本階級的壓制，所以很稱贊同盟罷工，很發揮勞動自決主義。太平也是想主張自由的自然世界，打破強權的壓迫世界，與民聲叢刊差不多都是講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好處的。在政府眼光看來，怎能够不叫他做「妨害治安，敗壞風俗」的「邪說」呢？所以前幾天內務部的一道通令，一齊把他們禁止了。

軍警壓迫中的學生運動

(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每週評論第二十五號)

學界全體罷課本是一種消極的表示。一方面停止露天講演，一方面又專於販賣國貨，連一句抵制日貨的話也不提。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幾幾乎「石沉大海」似的。政府利用這個空子接二連三下了幾道命令：一道是教育部的部令，限學生三天上課。兩道是總統命令：第一道說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功勞不小，「國人不明真相」，所以才有「誤會」；第二道說是「誥誡」「糾衆滋事，擾及公安」的學生，仍然說那些「縱火殺人」的一派話，並且把學校聯合會義勇隊一概查禁。這些「憫其蒙昧」「諄諄誥誡」的「再三申諭」，不知不覺的惹起了警備司令部硬上加硬，激動了學界火上加火，這就是學生運動越鬧越大的原因。以下且把這幾天的情形寫一寫：

一、學生販賣國貨的情形 自五七日報封禁之後，公園市場裏就沒有賣東西的學生。過了兩天，又有許多學生手拿布袋，有的寫「國貨」兩個字，有的寫「提倡國貨」四個字。每到茶棹前面，先向遊人鞠躬，發一種極和藹的話勸人買貨。所賣的貨物賣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紙烟之類，也有賣國民雜誌和國體與青年的。遊客之中，十個人總有八個人買的。照他們說，賣出去的钱專做學校聯合會費用。六月三日東安市場裏邊賣國貨的學生，竟被軍警捉去七個人。學校聯合會當晚就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議定積極進行。

二、軍警壓迫中講演的情形 學校聯合會因為賣國貨的學生捉去了，議定打六月四日起，每天派

人出去沿街演說。大意是勸人愛國、勸人用國貨兩件事，並不說抵制日貨的話。又議定每回派出五十人演說，如這五十人被軍警捉去，再派五十人出去，如官廳拘留一個人，就一齊前去，聽他發落。四日上午十點鐘時候，各學生懷裏藏着白旗，上寫某校某隊講演團字樣，或五六人或十幾人不等，靜悄悄的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從懷中摸出白旗子，大聲疾呼的演說。這個時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幾倍，又有穿灰衣的馬隊，背着槍，騎着馬，四處亂跑。遇到有人講演，不問他人多人少，放馬過去左衝右突也不知道踏傷了幾多人。把聽的人衝散之後，便讓游緝隊、保安隊把演說的學生兩人夾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學裏邊去監禁起來。五日上午，記者打前門經過，看見三個學生，站在路旁演說，來了幾個警察，身長黑面，猶如城隍廟裏的閻王一般，把三個學生一人捉一個，那三個學生兩手雖然被他們捉住，嘴裏還說個不止，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淚來。後門外邊有兩隊學生，一向西行，一向東行。這個地方只有十幾個警察，到東邊去趕人，西邊又演說起來了，到西邊去趕人，東邊又演說起來了，鬧得很久，聽的人個個拍手，幾個警察也就不敢動手了。到五日上午捉去的學生約有一千多人，這天學生更加激昂，當出去的時候，各人背着行李，連牙粉牙刷麵包都帶了，預備去陪伴同學坐監。這天聚集大隊出發，分路講演，合計約有兩千多人。分做三大縱隊，第一隊是北京大學、第一、第四各中學的學生，由東四牌樓過東單牌樓到崇文門一帶講演；第二隊是法政專門、蒙藏專門和崇德中學各學校的學生，由西四牌樓過西單牌樓出順治門一帶講演；第三隊是高等師範的學生，想從前門到東西長安街一帶講演。出發的時候，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聲勢非常的浩大。政府

加派大批游緝隊，保安隊出來保護。忽然又有穿黃色軍裝的馬隊迎頭衝來，把幾千幾百聽的人衝得東奔西散，老啼幼哭，叫苦連天。有許多市民，個個發怒，想合力和他們抵抗。後來有許多警察出來說和，才算敷衍了事。又有一陣學生到警察廳門口，被馬隊擋住，於是一個個拼命的衝去，把馬隊衝開一條路才得過去。到了這個時候，政府已沒有辦法，只得改變方針，只趕聽衆，不捉學生。所以三隊學生竟能沿街游行，手拿國旗，大叫愛國。不過有許多軍隊，到處跟隨罷了。記者午後一時打東長安街經過，看見第一中學的講演隊正在樹蔭之下演說。突來坐腳踏車的警察三四人，把聽衆一齊趕開，至於演說的學生他就不過問了。

三、軍隊包圍北京大學的情形 北京多時沒有落雨，四日晚上天氣忽然大變，大風大雷大雨，昔把一個首善的京城，鬧成了黑暗的世界。塵土大起，飛沙走石之中，看見多少學生，對着路上的行人演說。電光閃閃，隱隱約約之中，看見二十個帳棚，把大學法科團圍住，這就是北京大學改作學生拘留所的那一天晚上的情形。四日上午東華門一帶直到東安市場，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一團紮住，連接北河沿一帶，直到法科門首，都像前敵戰線上的防備一般。東華門一帶的交通，一齊斷絕。法科大學臨着北河沿，兩岸楊柳之中，露出二十個帳棚，夾着法科大門兩旁，東邊十個，西邊十個。講堂之內，頭一天拘留學生一百七十六人，也有清華學校的，也有高等師範的，也有匯文大學的，北京大學的學生總占十分之七八。校內的差役一跑干淨。自早到晚一百多人連一口涼水也沒吃着。這天天氣陡變，夜間越加寒冷，當時就有幾個體弱的學生忽得重病。到了夜裏，大學教職員商議

送舖蓋進去，辦了幾次交涉，才蒙總司令段芝貴允許。教職員又湊集許多錢，趕做麵包三千託第一區警署轉送進去，那知道剛才進門，已被軍警分搶干淨。據大學教員錢先生說：「當晚有外國兵士坐汽車，送被條多床進去，拿着手槍，一湧而進，軍警看見是外國人，才不敢阻止。」當步軍初來的時候，有北京大學教員吳宗濂在校內出來，被兵士毆辱。又有學生和兵士爭論被軍警打傷的很多。到了五日，捉進去的學生，已有一兩千人，法科一處已經不够居住，所以又把理科大學佔去，作為第二監獄。學生整整餓了一天一夜，警察廳看不過去，隨備公函一道，叫大學預備火食器具。公函說：

逕啓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二二千人在各街市遊行演說。當經本廳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員警盡力制止，百般勸解，該學生等終不服從，猶復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頗形擾亂。本廳商承警備總司令部為維持公安計，不得已將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監護，另案呈請政府，聽候解決。惟各該校人數衆多，所有飲食用具，應請貴校速予籌備，以資應用。除函達教育部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此致北京大學。

八年六月四日。

五日上午，政府看學生演說仍然拼命的進行，上海、天津商民罷市的消息和天津學生運動的消息漸漸傳來，又有某校學生全體排隊入城的傳說。所以一方面把西直門、阜城門、德勝門一齊關閉，一方面把包圍大學的軍隊暗暗的撤消。記者晚間六時到大學法科去看看，二十個帳棚已經撤掉。學生仍在校內，校門由清華童子軍背槍守衛，不准外人進去，大家在裏面商議辦法。開會之後，議決兩條辦

法：（一）暫不出校，並舉出糾察員數人維持秩序。（二）向政府要求集會、言論、出版自由，不受限制。如這一條要求辦不到，甯肯餓死監獄中，決意不回本校。並由聯合會通電如左：

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報館均鑒：肴豪兩日，共計捕去講演學生七百餘人。歌日出發講演者，共計五千餘人，政府未施逮捕，僅以軍警四逐聽衆。歌日午後防守被拘學生之軍警，忽然全數撤去。然政府自爲兒戲，而學生等無端被拘，決不能自行散去，致陷逃法之咎。故被拘者仍在北京大學法理兩科，保持拘留時原狀，以俟正當解決。惟此次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棄人道，種種不法行爲，皆政府縱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國家之運命日蹙，長此優容，何以爲國？學生等一面質問政府有以處置軍警，一面仍應亟籌應付國仇國賊之道，謹此述聞。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聯合會叩，麻。

四、女學生運動的情形 北京男學生罷課運動，女學生仍然天天到校。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爲女學生若要罷課，必定要受家庭限制，不准出外運動。所以他們外託上課之名，實行運動之事。到了軍警圍困大學的那一天，十五個女校聯合會在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校開了一個大會，議決排隊到總統府去，要求撤退軍警，保全大學的尊嚴，並請政府對於學生講演不得干涉，尊重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言論自由權。四日午後一時，十五校女生，各穿學校制服，到天安門內會齊。女子師範校長方還因前幾天內才得一個五等嘉禾章，不能不替政府出力，所以竟把校門封鎖起來。等到培華女學校學生排

隊到女子師範門前，女子師範的學生不得不奮力開門，於是拋磚投石，遂把校門打開，排隊出去。記者午後三時到中央公園門首，看見女學生約有千人，排隊向總統府而去。雖然大風吹土，對面不能見人，步武却一點不亂。拿槍帶劍的警察，到處跟隨，一步不讓。到了新華門首，被總統府衛隊攔住，遂舉出代表四人，進府求見。徐世昌不見，隨叫陳子厚秘書代見。女學生說明要求四件事：（一）大學不能作為監獄；（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來待高尚的學生；（三）以後不得再叫軍警干涉愛國學生的演說；（四）對於學生只能誥誡，不能虐待。陳秘書答道：「三日之內回話。」女學生現在也組織講演團，預備到處演說。他們所辦的週刊，也出過好幾期了。

五、各校教職員運動的情形 這回學生運動，教職員本沒有干與。自從軍警包圍大學，乃由學生問題變成學校問題。大學的——教育的——尊嚴，被軍警踐踏完了，他們那裏能够不說話呢？所以各校教職員連天在學界俱樂部開了幾回會議，議定一面推舉代表謁見政府當道，一面打電報通告全國。（電文略）

六、政府方面善後辦法 五日的國務會議，商議對付學生的方法。大家都說：「學生行動，尚沒有過於激烈的地方，若是一味的捉拏，越捉越多，恐怕要惹出別省的反響，不如拿平和方法對待為是。」當時議定兩種辦法：（一）更換大學校長，讓蔡元培辭職，叫胡仁源繼任。（二）更換教育次長，讓袁希濤辭職，叫傅嶽葵繼任，並暫行代理總長的職務。並責成傅氏同各學校校長接洽，商議善後的辦法。當晚八點鐘又在錢能訓家裏會議，商定對待學生不取極端嚴厲和極端放任主義。第一步辦法，仍

從叫學生上課着手，對於各學校根本問題絕不搖動。這回捉拿學生本是警備總司令段芝貴的主意。據七日順天時報說：「段芝貴前在軍警會議席上，極力主張以嚴厲的辦法對待學生，故令警察廳施行拘捕。不料學生拘捕未盡，而市面秩序，反形恐慌。更兼商民睹此軍警戒嚴及學生愈鬧愈厲之景況，以為大亂在即，遂向各兌換所兌換天津、張家口中交鈔票現款。於是金融界又受影響。故於昨日晉見總統時，知辦理不善，遂引咎辭職云。」

學生講演被捕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晨報）

學界風潮近日已漸歸平靜，除罷課及售國貨外，未聞有其他舉動。乃三日上午忽有學生數千人四出講演，較前此更為活躍，軍警聞信即行分途逮捕。聞午前十一鐘左右有武裝警察及着灰色軍衣之軍隊約五六百名包圍北大法科，又有馬隊四五十人為之臂助。自騎河樓至南河沿一帶交通為之斷絕，大學門口已建立帳幕二十餘所為軍警駐守之用，各處被逮之學生均閉置於法科大學內之大禮堂。截至昨日下午六時止，被拘者已達一百七八十名左右，法科大學已變成臨時拘留所。聞各校教員為此特派代表至教育部交涉，結果如何尙不能逆料也。

至於此次事變之動機，據某方面消息謂：前此學生之講演團為軍警所取締至於不能活動，乃以販賣國貨為實行愛國之唯一方法。詎料此售賣國貨之學生前日忽有多人被捕，而政府方面又有查禁學生聯合會及義勇軍之命令，學生因此頗受刺激，特開會議決定恢復講演團。其行動甚為機敏，故事前外

間毫無所聞，而講演之旗幟皆臨時由懷中取出云。

又一消息：教育次長袁希濤氏以責任所在無法維持，昨已提出辭呈，引咎辭職。又政府方面於昨日下午有解散北京大學之決議，是則未知其確否也。

又一消息云：各校學生講演之舉已停止數日，專從事於販賣國貨。前日下午有學生七人在東安市場販賣國貨，忽被巡警捕去並未釋出。至晚間聯合會開緊急會議，自昨日起仍赴街市演說，並決定不說青島問題，亦不說抵制日貨以爲恪遵總統命令之意。惟以勸人愛國，勸人用國貨爲演說之宗旨。又決定如有人被捕，即全體赴該管官廳聽候處置。昨日上午十時左近東西城各處執旗演說之學生已紛紛密布，聞其數約二千人。警廳立時派出巡警、保安馬隊四出彈壓，先勸學生勿說，嗣將聽者驅散後即由保安隊等將演說之學生兩人夾一人送入北河沿法科大學。下午五時所聞陸續送入者已數百名之多，法科大學四周保安隊等支棚露宿以監視之。聞並電告教育部派員赴法科大學任管理之責云。

晨報記者慰問北大被拘學生 (一九一九年六月七日晨報)

本社記者於昨日(六日)下午四時先至北大理科慰問被拘之學生。至該校門首時，見校門貼有「此間已下警備令……」一種布告。門口站有校警八人，警戒森嚴，記者入門時頗受盤詰，後道來意，始由交際股幹事導入接待室，有學生十餘人出而接談。記者詢問日來經過情形，學生代表發言爲記者述之甚詳。據云：現在理科大學者共一百三十九人。皆北京大學、法文專修館、清華學校、第四

中學校、山東中學校五校學生也。初到之日飲食起居俱極痛苦，現在已可照常矣。五日下午四時前後軍警忽來撤退，是何原因吾儕亦不明瞭，唯吾儕非得有政府明白之表示決不出此臨時拘留所一步云。某君並導記者觀學生宿所，皆以講堂椅棹爲臨時牀舖，聞初到之夕尙無舖蓋，多坐而待旦者。觀畢，記者即興辭而去。又至北大法科校內，戒備尤嚴，記者被導入交際股幹事室，由幹事接談，時教育部所派之四委員范鴻泰、路孝楨、高丕基、吳恩訓正在室內與學生代表接洽一切。據幹事云：現在該處學生共八百二十七人，凡二十校，即北京大學、法政專門學校、俄文專修館、高等師範學校、民國大學、清華大學校、匯文大學、北京師範學校、國立農業學校、財政商業學校、北京工農專門學校、公立第三中學校、畿輔中學校、高師附屬中學校、山東中學校、崇文中學校、第一中學校、甲種商業學校等是也。現時學生自組警備隊戒備一切，非得政府有一種滿足之表示，決不出去云云。某幹事復導記者觀宿室，狀如理科。時數百學生咸在庭中蹴球運動，秩序尙佳。記者於六時興辭而去。聞昨日至法理科慰問被拘學生者有國民外交協會、女學生聯合會、留日學生代表團、北京教育會、和平聯合會、紅十字會、商界各代表等，及學生父兄前往慰問者尤多。更有學生之家庭戚友送衣服、食物入校者尤絡繹不絕云。

東遊揮汗錄（選錄）

王拱璧

編者按：東遊揮汗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版，毛邊紙，石印，全書一百零八頁。封面印發售處爲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救國團本部、開封西大街衛國工廠、開封書店街豫科文書莊、北京國立大學法部高炳光。書中首爲冠辭（五頁），次爲遊就館中先烈碧血（十六頁）、德國後學之新聞政策（十六頁）、日本外交之概略（十八頁）、喇嘛團東渡情形（十九頁）、七年「五七」之前夕（十六頁）、八年「五七」之巷戰（十四頁）等篇，最後附錄王拱璧東遊途中詩三首。今選刊最後兩篇（稍有刪節），由此可知當時我國留日學生反帝鬥爭情況的一斑。

七年「五七」之前夕

余於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一月東渡。比時我國留日學生，以山東日本民政署及中日共同出兵合同有害主權，時發呼喚國人警告日人之聲。迄五月初旬，正彼國慶賀共同出兵合同成功之時，全國上下舉欣欣相告，以爲合併中國指日可期。當時留日同人既痛心於山東交涉與出兵合同之未能挽救；而「五月七日」之國恥紀念（以下簡稱「五七」），又適逢其時，自不能不奔走告語，表示一種悲酸淒涼狀態，因而有集會之舉。乃日本以號稱「立憲」之國，許其國人結社集會自由，許居住其國

之歐美入結社集會自由，獨不許我國之學生結社集會，由干涉而驅逐，而逮捕，而侮辱。致我三千留日學生恥上加恥，忍無可忍，最後有全體歸國之舉。嗚呼！以我國教育不良，國運式微，致依人籬下，婉轉受污於奈何無告之天。皇皇華胄，胡爲至此！余執筆記七年「五七」之留日學生，余不知淚之何從出也。當時，余未暇將是役前後情形順序詳誌，茲就我留日學生數十代表被捕受辱一節，以被捕某君所述之亡國初痛爲本，參以耳聞目見之實況，摘錄於下：

中華民國七年「五七」紀念之前夕，留日學生以各省各校代表組織之留日學生救國團幹部，開秘密會議於東京神田區之中國飯館曰維新號。所以在飯館開會者，因日本巡警禁止我國學生集會，而東京市民又能一致拒我，均不租借會場。故不得已僅由各團體代表列席，藉吃飯爲名以討論歸國挽救之法耳。是晚到會者共四十六人，中有女生三人爲各女校代表。先發隊十人係各省各校舉出之先行歸國者，在場靜候結果以便首途。餘爲各省同鄉會及各校同窗會代表。當晚開會及被捕受辱之詳情如次。下午七時許，四十六人到齊，首由主席述開會詞曰：

（前略）此次日本藉口共同出兵，提出二十條件，迫我政府承認，看秘約的內容，凡軍政、財政、警政的主權以及礦山採掘權、鐵路電信敷設權都要送給他。什麼「條約」，簡直是一張全行掃賣的契紙罷了。所以我們聽說這個消息，就義憤填胸，力圖挽救。前晚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的聯合會議，將留學生全體歸國的問題已經一致通過了。昨晚的聯合會議，又將組織救國的大綱決定了。什麼本部設在上海，支部設在北京啦；宗旨一致對外，毫不干涉內政啦；以及各人歸國的

旅費由各省各人自籌啦；又怕條約簽了字難得挽回，所以每省每校各舉先發隊四人，趕程分赴上海、北京，馬上通電具呈反對啦；這些事都是昨晚議決的。現在先發隊出發在即，我們應該把歸國後進行的方針先行議決，交給他們去做。其次爲歸國時的秩序問題也是很要緊的。同人留此者共有三千多人，而開往上海、天津的船很少，平均每次走一百人也要三十多次纔走得完。若不先行規定何人先走何人次之，臨時必致擁擠不堪。再者何人往北京，何人往上海，也須先行派定纔是，以兄弟的意見……

至此有人來館報告，謂日警已知今晚集會之舉。衆以原訂在元順號（亦中國飯店），臨時改此，日警即有所聞，亦未必即知在此。縱令知之，亦決無不令我輩喫飯之理，充其量亦不過解散而已。爲惜時計，遂決定繼續討論。主席續曰：

據兄弟的意見往上海的以喚醒國民，援助政府一致對外爲主，到上海首先聯絡報界，爲文字之鼓吹；同時電懇政府否認密約，通電各省長官，請向政府力爭，並聯絡紳商學界的主要人物，一面電政府力爭，一面招集國民大會爲政府的後盾。等拒約的事辦得稍有頭緒，即籌辦學校，安置三千多留學生免得半途廢學。往北京的則以哀懇政府不予簽字爲主，除效秦廷七日之哭，如喚醒國民聯絡各界等事也可去做。兄弟對於歸國後進行方針的意思不過如此。人之愛國，孰不如我。政府諸公不是都喪盡天良，我以至誠哀懇，那有不感動之理。現在政府機關報的大公報也將二十條件披露了。照此看來，政府已經有不承認此項要求的意思。只要人民齊心對外，此項亡國條件

是不難拒絕的。至報界以先覺覺人爲職志，紳商學界熱心愛國的人也是很多的，只怕不要我們去聯絡，他們已經鼓噪起來了。如有不然，他們看見我們幾千窮學生無拳無勇，尙且肯如此犧牲如此反對；他們有聲有勢，那有不繼起之理，據我看拒約的事是極可樂觀的。至籌辦學校，現在留學日本的經費，官費生的學費差不多有五十萬。津貼留日各校的費用有七八萬，加以監督處、各省經理處經費也有七八萬，每年共六七十萬。此項經費全數提歸本國辦學，常年經費是很够用的，是辦學一宗也有幾分把握。至歸國的秩序，先由各校將往北京的，往上海的，各半派定，然後按路抽籤，分班定其先後，這是兄弟對於歸國秩序的意見。至幹部職員須暫留東京辦理歸國一切事宜，在國內組織本部、支部，須委先發隊以全權，並代行幹部的職務，等幹部的職員歸國後，方解除他們的責任。但是先發隊的人多的很，又不居在一處，而且明天若要起程，要把今晚所決定的進行方針一一通知他們，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擬請副幹事二人一往北京，一往上海，和先發隊同時出發，口示機宜主持大計，一來可免一一通知的煩勞，二來凡事也有人作主。……

衆議至此，守望者咳嗽報警，衆忽止議，啖飲自如。突有日警數十人，刑事（略如偵探）數人，執械明炬，闖入室內，不問情由，將在座諸人亂打，刀斫足踢，掀掉倒椅，壁上所掛之學生制帽、草帽亦一一收去，室內狼藉不堪。當時開首學生與警察之辯論如次：

（學）：你們無故凌辱我們學生，是何道理？

（警）：因你們在此開會，擾害治安。

(學)：你說我們開會有何證據？擾害治安有何實例？信口栽誣，已屬不合道理；就算是開會，也無故不得解散，就算有擾害治安的嫌疑，查不出確證也不應擅自逮捕，況更加以凌辱嗎！你們如此蠻行，殊有損你們的自號「文明國」的價值。

(警)：我警官認你們有開會的舉動，有擾害治安的行爲，這就是罪名，還要什麼證據什麼實例？你們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連日在各處私下集合，都被我警官捉去責罰了一頓，還不知怕，又藉飲酒爲名秘密開會，今夜被我在各處酒館破獲幾起，你們還敢來堵塞？你們亡國奴還配講什麼「文明」？多見其無恥而已。

警官語畢，將置辯某甲之頰力掌十數，遂將衆人一一牽出。某乙因倒椅阻足，行動稍遲，亦吃五六耳光。乙君之後，某丙被日警踢傷腰部，立時倒地，日警復以足踏其臀部，促之起去。某丁見諸人因遲去受辱，疾行而出，日警箝其耳向上力提，叱曰：「你敢逃去嗎？」力掌丁頰。某戊怒呼曰：「野蠻警察！」日警直取戊，且罵曰：「混帳東西，你還敢開口，我就先打死你這個『羌惡羅』(譯義豚尾奴)！」語畢，掌戊數十下。時衆人之帽已被日警堆置外室地下，某己過而取之，日警喝止之，曰：「不准你拿帽子。」己曰：「這是我自己的，難道我拿不得嗎？」日警怒曰：「不剝你的皮就是好的，你還想戴帽子嗎？什麼自己的、自己的，你曉得你自己的臭皮囊是誰的？」時三女生畏日警蠻橫無禮，均唯唯未敢抵抗。先發隊雖避至鄰室，聲明局外，日警亦不論分曉一一捉去。

由維新號赴神田區警察署，經過中華青年會門口，時余居此會臨街三層七號，聞聲推窗，見有日

警二人明炬前導，隨後每日警一押解學生二人，魚貫相續，由西而來，留學生兩手皆被反縛，頭無帽，足下靴亦不整，衣服大部撕破。破頭爛額者約有半數，有面上血跡模糊者，有跛足者，有僂僂者，皆現咬牙忍痛之狀。惟皆面無懼色，慷慨前行，恍如就義之士押赴刑場。

時中日人士觀者如覩，笑罵噪雜之聲不絕於耳。對面理髮店某日人罵曰：「豚尾奴，亡國奴，你也知我帝國的威力嗎？」三五和之，猖獗不絕。青年會爲華人會聚之場，會之東鄰上野館亦盡居我國學生，會中館中之我國學生，則揚帽大呼：「中華民國萬歲！救國團職員萬歲！努力前進，勿忘今夕之恥！」被捕學生則點頭報之以目。旁觀日人則嗤之以鼻。當衆呼時，余亦憑窗隨衆三呼，對面雜貨商店主人翻眼怒余以睛，繼向其婦冷笑曰：「支那馬鹿（混蛋之意），真不要臉的東西。」此聲雖細，余固聞之甚晰。轉視被捕諸人已渺不可見。嗚呼！吾國猶是國也，吾學生猶是有國之人也，乃自日人視之已鷄犬昆蟲之不如，此情此景余沒齒不能忘也！

當晚余偕友數人，赴神田警察署探望被捕諸生，日警拒絕不准。嗣據出獄者述其在獄被辱之狀，令人肺肝破裂，誌之如次：

當四十六人一同入署，即由警員牽入臨時監獄分室。室各長約七尺，闊約四尺，地上鋪草蓆一條，無榻，無棹椅。室外一數室共用之燈光小如豆，室中黝黑不辨人眉目。室前尺許設兩便所，骯髒不堪。每室七八人，均抱膝蹲坐，囚首相向，踣躄不可言狀。

未幾，日警呼「搜查」，並逼令脫去衣褲。男生皆曰：「我們中華衣冠禮義之邦，豈能像你們的

風俗裸體向人麼？」日警晒曰：「你們支那人還講什麼禮義，什麼衣冠。」乃強將抗議者衣服脫下，所存者僅短褲一條。其餘學生見無可禮喻，不得已各覩顏脫去。惟女生向日警哀懇曰：「我輩女流不便裸體對人。」日警彈笑曰：「你們總是羞答答的不大方，和朝鮮的女子一樣，那麼不脫衣服叫我怎樣下手呢？」語畢又彈笑向女生前進一步，時女生又羞又急，不得已爲最後之乞憐曰：「請容我們換入別室，脫下送給你搜查，可能行罷？」其聲斷續，有含淚不可抑者。日警縞眉軒目曰：「也罷，就准你們的哀求做個人情罷。」及男女生衣服收齊，所有隨身之紙片抄本及荷包等物一併擱去。

嗣調查各生姓名、籍貫、學校、住址，二小時內查至三次之繁，少有不合即拳撞掌擊。

初入獄時，諸生皆用華語，日警不准。後經展轉辨駁，方許用日語，高聲而談。有監視警察二人高坐門外，時發虎狼之聲「不准」，「不准」，「蠻奴」，「蠻奴」，不絕於口。

無何，署長入內察看。各生均寂然無語。時有某丙踞足而坐，署長叱曰：「你見了長官，敢如此傲慢無禮嗎？」猛以着靴踢丙之膝，丙仍忍痛不動。署長無法，見丙衣上無扣，即罵曰：「看你這個痞徒，連扣子都沒有，實在辱沒了學生的名目。」以拳連衝其胸。丙曰：「是我的自由。」署長反手力掌丙頰，曰：「我給你個自由，我給你個自由。」連擊十數拳。而丙則「要自由！要自由！」亦不絕於口。署長每掌一下即發沉重之聲，衆人聽得好似打到心頭。嗟夫！余筆至此，已淚濕稿紙，頭暈不可再錄。審問情節他日續誌可也……

八年七月十七日稿

署長察看畢，未幾將諸生傳至鞠問室。署長歷視諸生衣冠不完情形，欲笑而強忍之，忽轉厲色發問。計學生代表與署長問答如次：

(署)：你們爲什麼事開會？

(代)：我們因國內自相殘殺，民不聊生，特開會擬電請雙方當局停戰。

(署)：你們是幫南方的，或是幫北方的？(日人開口即挑撥我南北惡感助我內亂。)

(代)：我們當學生的不曉得什麼南北。

(署)：我也不問你曉得南北不曉得南北。但是你說開會的目的是電請雙方停戰，這却瞞不得我，我都知道，你那救國團的大綱不有一致對外的一句話嗎，試問你對外是對那一國？

(代)：一致對外講究自衛之策，也是我們開會的一個目的。但要問對外是對那一國，這却不能指出來。譬如，德國欺負我國，我們就一致對德。俄國欺負我國，我們就一致對俄，……(話尙未畢)

(署)：假如我們大日本欺負貴國，你們就一致對日了罷。(譁笑)

(代)：但願貴國沒有這樁事，若是有時，也就說不得了。(正色)

(署)：怎麼的對付法？

(代)：萬一不幸貴國有侮辱我國的情事，我們一致歸國，協同全國的人民爲政府的後盾，同貴國決

一死戰！

(署)：(冷笑)若貴國國民真有決死戰的勇氣，也不至弱到這步田地。你們愛國的心雖可佩服，但是貴國的人有先天的弱點，你們少數人也無能爲力咧。這是閑話，原不必深辨。只是你們的誤解處很多，我不能不細細爲你們解釋。你們這次開會的目的，純粹是反對中日共同出兵的密約，以爲我日本欺負貴國，殊不知我帝國不惟沒有欺負貴國的心，而且處處保護貴國咧。你們想，貴國的政治如是的腐敗；人民如是的冥頑；財政如是的困難；軍隊如是的蠢愚；西洋各國在貴國的勢力如是的的大，而且都抱有吞併貴國的野心；若不是我日本竭力保護，恐怕早已做了安南、印度咧。就是現在俄德講和把在西伯利亞的德國俘虜放出，擾害我們東亞和平，首當其衝的就是貴國蒙古、滿洲。貴國政府及京外大僚一聽此信，胆破心慌，屢次向我日本苦苦哀懇共同出兵來抵禦。我日本以同文同種之誼，不忍袖手旁觀，所以纔答應了貴國懇求，準備出兵。但是行軍要有個指揮的，纔能統一事權，我日本以先進國的資格，就居了指揮的地位也不爲僭。所以準情酌理提出來幾個條件，這純粹是爲保護貴國起見，實行中日親善，並沒有旁的野心。你們疑心生暗鬼，就想反對起來，實在辜負了我日本這一片的婆心。你們青年學生應當專心讀書，不管閑事，到學成名遂之後，那時歸國真是衣錦晝行，處處要受人恭維的。你看曹君、章君還有個陸君，十年前不過一個窮學生，因爲肯刻苦讀書，諸事不管，纔有今日的榮耀，這真是你們的好榜樣。若是你們丟了書不讀，今日就歸國去，恐怕不惟無益於國家，而且還遭人白眼咧。我念你們平日尙知安分，此次初犯，特別開恩，今

晚就放你們出去，免得耽擱功課。你們以後還是安心讀書的要緊。（語至此，面上頓現秋霜之色，圓目鼓腮。）若是以後有十人以上在一處聚談，我就不能容赦你們哪！（末二句，音短促似牛鳴。）

（代）：（侃侃而談，態度安閑）你這段話只合向着曹汝霖等去說，我們不是那樣的人，不欽佩你的教。你所批評我國的弱點，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中華有五千年未斷的歷史，有四千年未輟的文化，有淵淵浩浩器量宏深的特性，有地大物博無盡藏的富源，豈爾輩規模狹小，文化初開的島民所能測其淺深的嗎？至說「保護」「保護」尤其笑話，堂堂一個國家還要他人來保護已經說來肉麻；況你「保護」其名，侵略其實，我中華比不得朝鮮，你不要把這話來說了。講到這回共同出兵的條約，莫說德國俘虜無械沒有侵犯我邊疆的能力；就是有了，我中華自能制禦，不須你日本操心。你日本前外相本野主張出兵西伯利亞，不是全國都反對嗎；自己既不出兵，爲何又與我國訂出兵的條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又哄誰呢？你日本把「親善」二字哄我政府，哄我國民，……

語至此，署長叱禁勿言，代表置之不理；仍續云：
暗地裏就實行侵略主義，真是口蜜腹劍咧！你日本也假充是文明國，爲何對於我們開會擅肆解散還不數，又加以逮捕，逮捕……（未待語畢）

（署）：我和你們講親善，你竟說起生疏話來了。

(代)：還不散，又加以毆辱，……(未待語畢)

(署)：罷了，罷了。不要多說了，(以手揮警察)「快放他們出去！」

十數警察且牽且趕，衆人自行排隊出署，天已破曉。時署門前我國學生守候者頗多，均呼「萬歲」，乃各珍重散去。嗚呼！吾高尚貞烈之學生人格，雖不因日人之凌辱而損失，而日人之禽獸蠻行已昭然若揭，今後有希望「中日親善」者，盍三復該日本命官之囑言！

八年七月二十日稿

八年「五七」之巷戰

留日學生以七年全體歸國，未得達到辦學之目的，勢不能使數千青年同時廢學，不得已均忍辱負重，重行東渡。故八年「五七」運動雖不減於前此之活動，而對於全體歸國一事，則已有所顧慮而未敢輕發。當時余在東京，以今年問題較去年尤為重大，而對於我國青年留學戰後之日本，又有諸般懷疑之點，力主全體歸國，竟未得多數之贊同，結果總會及同鄉會同窗會派代表歸國，此「五七」以後事也。

是年，日本當局與我國人以極難堪者，即改訂其太子成年禮節與五十年奠都紀念是也。此二大典祝賀日原在四月，因竹田駙馬病故，遂有改期之事。其所以必改用五月七日、九日者，以五月七日為日本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之日，九日為我國屈服日本要求之日。我之所謂「國恥」，即彼之所謂「國

祭」。故遂改定「五月七日」爲慶祝太子冠禮之日，「五月九日」爲慶祝莫都紀念之日。當我全國同胞駭汗揮淚奔走號咷之時，正三島全國君臣上下宴樂歡騰之時也。獨以我恥辱填胸之青年，處彼族窮筴極樂之時之地，益令人羞憤無地耳；況當時又重以力爭青島之役耶。是年「五七」運動，余亦曾追隨留東諸同人稍竭棉薄，諸般情形尙能道其顛末。但若將此運動之前因後果詳說博載，勢非一小冊不完，茲僅記當日與日本軍警激戰一節，亦足見日人對我之一斑矣。當與日警衝突後，曾挽某君實紀其事，某君所記固均與事實相符，本其原稿整理纂錄如後。

五月七日爲我中華民國四年，日本以最後通牒逼認二十一苛刻條件之日，奇恥大辱，凡屬中華國民，當無不切齒痛心，永矢弗諼者也。加以近日盛傳巴黎和會關於青島問題，英、美、法、意各國有承認日本橫暴要求，進斥我正當主義之說，警報傳來，羣情震駭。我留日學生全體議於是日開大會爲國恥紀念之表示，並討論對於青島挽救方法，及向各國駐日使館遞宣言書。乃四出遍覓會場，均被日警預行告誡各處不准租借。然羣議沸騰，羣情憤激，勢非集會不可。躊躇再四，不得已乃改擬在我駐日使館俱樂部開會，因此地固我治外法權所及，日人斷不能無理干涉也。先數日，由總會遣代表二人，謁代理公使莊景珂，莊不加贊否，吾人以爲別有苦衷，遂發印刷通知各省同鄉會及各校同窗會，訂於至日齊集使館，並嚴申規約數條曰：

- 一、須持穩靜態度嚴守秩序。
- 一、對館員示相當敬禮。

一、須聽職員指揮。

一、禁衣倭服。

一、不得輕與日警計較。

翌日，閱東京各報登載我公使館否認開會小字短行廣告，當時猶以別有不得已者在也；（讀者要知，我駐日使館，事實上不過爲日本外交部一附屬機關，諸事多不自主。故留日學生對於此小小廣告均疑爲受日人迫挾之舉，未必即館員本意也。）同人復發通告，殷申規約，以保我使館之尊嚴。

至六日晚，又遣人赴館爲籌備之接洽。及至館外，見日警密佈，如臨大敵。而館內則笙歌喧闐，館中正演唱「天女散花」，大開歡宴也。以館員正忙，未便擾其清興而返。

七日晨，復遣人探使館動靜。館外四出口口已滿佈兵警，較六日晚尤爲嚴重。始知此種防範純爲對於我國學生而設。然勢已至此，對於四千同人既不能遏其集會，而館門萬里，又不得爲親切之接洽。不得已乃由幹部開緊急會議，爲秩序之保持，議定分同人爲二大組：一在葵橋電車站招待，集於附近小公園內；一在三宅坂電車站招待，集於德國大使館前。（二電車站爲我國居住東京學生赴使館下電車處。）每組各分五小隊，每隊設隊長一人、交涉員一人、掌旗二人，排隊進行，分向駐日各國使館投遞宣言書。若我國使館不准逗留，即於日比谷公園聚齊解散。當場推定隊長及外交各要職，乃各分頭進行。

下午二時頃，兩電車站已各達千餘人，來者尙不絕於道，皆肅靜無譁。其在三宅坂一組，日警以

人數過多，勒令解散，由交涉員再四婉求，並約無害治安，乃得整隊向各國使館進行。前到者有將所製白布大旗揭出，上書「五七國恥紀念」，「直接收回青島」，「打破軍國主義」，「保持永久和平」。日警惡之，屢欲奪去，爲學生所匿。乃會同馬隊，於全組行至德國使館側之巷口突施邀擊，後隊數百人遂被圍於巷內；前隊已出巷者被日警拔刀狂揮，馬隊亦縱橫衝踏不能後顧，組中受傷及衝散而不能前進者，約減全組之半。惟白旗幸未奪去，俟日警稍退，仍復整隊前進。

時已四時餘，乃違約向日比谷公園進發。行至大手町，距公園尚有里許，有日警百餘名攔阻去路，搶奪旗幟。我隊不得不施正當防禦。爭鬥約數分鐘，終以徒手不敢持械，白旗多被奪去，國旗有被撕破者。同人被捕者亦不少，因未得整隊報數，故當場尙未知其確數。奮死力爭，方脫重圍。

至馬場先門「電車站名」，去日比谷僅百餘步之遙，突被步騎軍警數百名圍在垓心，並有許多遊人飛入助攻，人馬突刺，拳杖交加。可憐赤手空拳力無縛雞之學生，乃皆展轉呼痛於馬蹄塗炭之間。

有龔君者堅持國旗不放，日警擊其頭至于昏倒而奪之。吳君謂：「此中華民國國旗不得輕侮！」日警厲曰：「何物中華民國！」力擊吳君仆地，衆足亂踏，踏畢反縛牽去。此時後隊雖被軍警隔斷，因見吳君慘狀，遂密集冒死前衝，將吳君奪回，相率奪路奔回中華青年會。

是役也，被逮捕甚多。即奔回者亦身無完膚矣。此關於三宅坂方面學生流血之情形也。

同時，葵橋方面一組亦整隊向我國使館，行至距館百餘武，前面憲兵警察荷戈林立，凡通使館路口均被杜截，爲數約六七百之多。乃停步遣交涉員及隊長向軍警領袖陳訴誠意，並力誓秩序無亂。而

此數百橫暴如獸之軍警，不論分曉，忽作長蛇陣重圍環攻，刀槍齊下，馬蹄紛踏，較之大手町前尤爲慘酷。

當時執大國旗在前引導者，爲山東杜君，日警即戰杜君奪旗，杜抵死不放，終以孤力難支，負傷倒地，國旗竟被奪去。復拳足交加，將杜擊至半死始行捕去。時衆皆憤極，欲集中勢力與蠻奴決生死。奈軍警愈來愈多，遂將全隊截爲數段，使各不相顧，乃得任意蹂躪，使我學生受傷者累累，更有數人至於垂危者。

尤可慘者，有小學生一人，名李敬安，湖南人，年僅十齡上下，亦遭軍警毒手擊傷仆地，逾時復蘇，某日警猶以佩刀撞其頭部，經衆冒死救出已奄奄一息，旋又被日警奪去矣。嗚呼傷哉！

時隊已大亂，不能再行集合。欲奪路赴日比谷，軍警堅不放行。祇得奔赴葵橋電車站，冀分乘電車回青年會，再作後圖。乃軍警又不容乘車，紛向學生亂打。電車中日人、日婦皆目怒手指罵「亡國奴」，「豚尾奴」。直隸趙君已飛入電車，被日警拉出，掌頰十數。趙君亦怒舉杖迎之，日警遂蜂擁趙君而去，且行且毆。其餘被捕者又數人。衆以既不准赴我使館，又不准乘車而行，不得已三三兩兩忍痛步回神田中華青年會。

當是時也，由日比谷方面奔回者約二三百人，已在會靜候。青年會對門豆腐店、理髮舖、雜貨莊各商家之屋內，已布滿日探數十人，目炯炯注視會門出入之人。及由葵橋方面奔回者陸續回會，未幾，有日警數人杖劍直入，諭幹事不准開會。不得已將來解散，密開一職員會，彼此相見半响搵淚

無語。繼由某君提議，宜先調查同人之受傷及入獄者，設法挽救。一面仍注重青島外交，經衆認可。嗣後查得：

受傷者二十七人。係當時湖南、江西、廣東三省份所報告，實數當數倍於此。彭湃等受傷二十七人名單略，按省份統計爲湖南十一人，江西六人，廣東三人，山東三人，福建一人，貴州一人，直隸一人，省份不知一人。」

被捕者二十三人，係被捕後經種種之嚴訊虐待，於八日晚始行放出。「被捕二十三人名單略，按省份統計爲湖南七人，湖北、山西、山東、安徽、廣東、吉林各二人，江蘇、浙江、四川、貴州各一人。」

被捕而認爲「違犯刑律」者十二人（名單略），均由警署押入牛込區之東京監獄。

此八年我國留日三千餘學生「五七」運動受日人凌辱傷害之情形也。較之七年「五七」尤爲慘酷倍蓰。日人之所以日甚一日，毫無忌憚者，良因青島到手，東亞主人之資格已備，對於心目中之奴隸牛馬臣妾而鞭打之，以行使主人之職權，卑卑支那人，方困于同室之鬥，鵝蚌之爭，固無奈某何也。

嗟夫！以數千優秀爛熳之青年，離索鄉關，遠適仇國，偶有接觸動輒流血。呼籲政府既無持平之爭，乞憐使館每遭惡聲之叱。動靜俱被監視，婦孺盡可欺凌。瀛上青衿，盡几上之魚肉；口中師長，即心中之寇讎。民性別於冰炭，難乎與羣；政體判若霄壤，學將焉用？苦哉！留日學生。危哉！留日學生。我教育名流其亦念及之乎。

八年七月四日稿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輯

編者按：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是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團體。參加的人有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並不是一致的。不過從講演團的活動中，我們看到了知識青年從五四運動以後，開始和工農羣衆接近；我們看到了當時進步青年與反革命的北洋政府鬥爭的情況。一九二〇年暑期以後，內部開始分化，講演團的活動範圍，就日漸縮小，一九二一年春季以後就限於北京大學所設的講演所內，和廣大人民又隔離了。本文全係抄輯北京大學日刊，標題下的日期即北京大學日刊出版的日期。

一、徵集團員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

本校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近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爲目的，以露天講演爲方法。茲登其徵集團員啓與簡章於後：

（一）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徵集團員啓

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講演、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民教育也。學校教育，惟饒於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賤之子弟及迫於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未足語於平民教育。苟乏術以補救之，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不平之景象必層見叠出。共和國體必根本動搖。補救之術維何，厥曰露天講演、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補助學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願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祇限於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講演不為功。北京大學固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準者也。平民主義之大學，注重平民主義之實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發起茲團，所以達此旨也。同學中熱心平民教育者，願興起共襄斯舉。

(二)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

第一條 本團定名為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第二條 本團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

第三條 本團由北京大學學生熱心平民教育者組織之。

第四條 本團講演分為定期與不定期兩種。

甲、定期講演。每月四次，於每星期日下午一時至四時舉行之。

乙、不定期講演。此項講演，如有事件發生，或春假、暑假及國慶日，經本團團員認為必須講

演時，臨時酌定。

第五條 本團講演稿，如認為重大者，送交本校日刊掲載，並藏存團中，以便彙集成冊。

第六條 本團團員應納常年金現幣一元，願特捐者聽。

第七條 本團於暑假及年終時，各開懇親會一次。

第八條 本團設幹事四人，經理一切事務，任期半年。但得連舉連任。前項幹事由大會選舉之。

第九條 本團團員有輪流出席講演之義務。

第十條 本團團員當輪流出席時，除婚喪疾病不能出席外，不得任意推諉。

第十一條 本團講演題目及地點，須先期在大學日刊掲載之。

第十二條 本團團員如有損壞本團名譽情事，得由本團團員多數議決，令其出團。其所納各費，

概不退還。

第十三條 本簡章自本團成立時，即發生效力。

第十四條 本簡章得全體過半數之同意，可隨時修改之。

二、成立會之經過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本校平民教育講演團於本月二十三日午前，在理科校長室開成立大會，到者三十五人。公推廖書倉君為臨時主席。由主席報告團中經過情形。次討論章程，次討論進行方法，次選舉幹事。當即宣布選舉結果，廖書倉、鄧康兩君當選為總務幹事，羅家倫、康白情兩君當選為編輯幹事，羅家倫當選為文牘幹事，因其與編輯幹事當選相衝突，（康白情亦然）乃以得票次多數之周炳琳君遞補之，易克庵君

當選爲會計幹事。後即攝影而散。

三、函告響應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校平民教育講演團，現定於春假後每逢星期日，在京中各相當地點，由團員中擇人分別講演。本校現特具函報告京師警察廳，請其轉飭各區查照矣。

四、修正之簡章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條 本團定名爲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第二條 本團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爲宗旨。

第三條 本團由北京大學學生熱心平民教育者組織之。但教職員贊成本團宗旨者，亦得加入。

第四條 本團講演分爲定期與不定期兩種：（甲）定期講演。每月四次，於每星期日下午一時後舉行之。（乙）不定期講演。如有事件發生，或春假、暑假及國慶日，經本團團員認爲必須講演時臨時酌定。

第五條 本團講演稿，如認爲重大者，送交本校日刊掲載，並藏存團中，以便彙集成冊。

第六條 本團團員應納常年金現幣一元，願特捐者聽。

第七條 本團於每學年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開始時，各開大會一次。

第八條 本團設左列幹事六人，經理一切事務，任期半年。但得連舉連任。

甲、總務幹事二人 乙、編輯幹事二人

丙、文牘幹事一人 丁、會計幹事一人

前項幹事由大會選舉之。

第九條 本團團員有輪流出席講演之義務。

第十條 本團團員當輪流出席時，除婚喪疾病不能出席外，不得任意推諉。

第十一條 本團團員如有損壞本團名譽情事，得由本團團員多數議決，令其出團。其所納各費概不退還。

第十二條 本簡章自本團成立後發生效力。

第十三條 本簡章得全體過半數之同意，可隨時修改之。

五、分組啓事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團現有團員四十一人，分爲四組。爲接洽便利起見，每組舉出主任一人。

六、講演啓事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團定於四月一日至五日在東便門內蟠桃宮講演，每日午後一時開講。場內有本團幹事招待並備茶水。除本團團員按日到場講演外，教職員同學中有願蒞臨講演者，尤所歡迎。

七、蟠桃宮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本校平民教育講演團，曾於本月三日至五日，每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在東便門內蟠桃宮講演。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爲該廟會最終之期，故較

前兩日稍少。茲將該團在該處講演之講演題，依次登布於後：

(甲) 三日

平民教育講演之意義 如何求幸福 勤勞與知識 大家都受教育 賭博之害 做一件事當一件事
勤勞 改良家庭 公德 念書的利益 人生之要素 空氣 我和大家的關係

(乙) 四日

國民常識 什麼是善 平民教育 婦女教育 家庭制度 信用 蟠桃宮 迷信 是逛廟還是來聽講
呢 我的慈善事業 慈善事業之批評 什麼是我 結果的樹 職業與息爭 家庭與社會

(丙) 五日

現在的皇帝倒霉了 迷信 世界的國家 都市人民當注重工商業 愛國 衣食住 國民應盡之責任
利己與利他 平民教育 勸勤

八、講演啓事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茲定於本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在地安門外護國寺講演。請諸君屆時蒞臨。講演題目請於二十四日以前示知，以便先期報告警察廳。又前擬每星期日各組分往京師各區宣講所宣講，因與學務局交涉未妥，暫從緩。並以聞。

九、護國寺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本校平民教育講演團，於上星期日在地安門外護國寺講演。演員到者十三人，並有工業專門學校

趙本良講來賓感言。茲將該團是日所講演題目發表之如左：

互相幫助 頭彩十萬元 國家思想 戒煙 交友之益 生屍 權利 天賦與人造 平民 判別事情
的常識 植物對於人生之利益 什麼是國家 寄生蟲 為什麼女子要守節

一〇、講演啓事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

本團定期講演自五月起，每逢星期日。借京師學務局所辦四城講演所講演。先期由本團團員認定地點及時間。

一一、地安門外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

該團本定本月四日在東南西北四城宣講所舉行定期講演。後因事不克完全實行，僅在地安門外第十講演所一處講演。茲將其演題列之如左：

互助 國民與國家之關係

一二、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該團本月十一日，曾在東南西北四城宣講所講演。茲將其演題列之於左：

實地作法 知識與快樂 青島問題 自尊 痛史 團體 慎交 朝鮮獨立 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
爭回青島 國民自決 進取 報告學生團的義舉究竟為什麼 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麼樣 國民現時
應持之態度

一三、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本團於本月十八日曾在東南西北四城講演所講演。茲將其演題列之於左：

山東與全國之關係 青島交涉失敗史 我們的功 國民快醒 國民和民國的關係 警察 青島關係 我國之將來 歐洲和會與世界和平 政府爲甚麼要抽稅 鹽稅之批評 人力萬能 甚麼叫做法律

一四、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團曾於本月二十五日，在東南西北四城講演所講演。茲將其演題公布於左：

維持國貨 國家和我們 禮義廉恥 國民的責任 李完用與朝鮮 自衛 解放 禁烟之關係 良心 經濟侵略之抵禦 抵抗強權 真正民氣 爭回青島

一五、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

本團六月一日（星期日）曾在東南西北四城講演。茲將其演題公布於左：

工作 爲什麼要愛國 民與國的關係 日本的野心和中國救亡的法子 民國與專制國性質之區別 報酬之解釋 社會 五月四日 亡國之痛苦及救國之方法

一六、開會紀事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一）開會之情形 平民教育講演團於十二日上午八時，假理科校長室開第二次大會，並歡送許德珩、陳寶鏗兩君赴法留學。到者甚衆，公推丁肇青君爲臨時主席，報告團中一切經過情形，並致歡送辭，繼由許陳兩君演說，繼修正簡章，繼討論進行方法，繼選舉，繼攝影，繼茶話，至十一時半乃散會。

(二)簡章之增訂 先是該團以講演便利起見，分爲四組，每組置主任幹事一人，辦理各組事務。但此項主任幹事，簡章原未規定。今值開會，當然有增訂之必要。其條文如下：

第九條 本團得斟酌團員之多寡，分爲若干組。每組設書記（按原名主任幹事，稍嫌有階級意味，因更爲今名。）一人，由大會選舉之。

又該團因圖講演發達起見，歡迎非團員隨時加入，因又增訂一條文如下：

第十二條 非本團團員，亦得隨時加入講演。但須得該組書記之同意。

既增訂兩條，則改原第九條爲第十條，原第十條爲第十一條，原第十一條爲第十三條，原第十二條爲第十四條，原第十三條爲第十五條。

(三)進行方法之決定 進行方法實屬繁雜。該團對此甚爲注意。曾經長時間之討論得下述之結果：將全體團員分爲四組，分在四城講演。但此組在東城講演一月後，須移於北城。原在北城之組，則移於西城。原在西城之組，則移於南城。原在南城之組，則移於東城，實用大輪流辦法。再過一月後亦如之。每組舉書記二人，共八人，書記每週出一人辦理各組事務。至於分組純採自由主義，由各團員自由認定加入某組。但既認定之後，不得更改，以免雜亂。此固定之方法也。如有特別事故發生，及遇慶祝日，或在廟會，或在戲場舉行講演，可臨時酌定之。

(四)選舉之結果 總務幹事丁肇青、易克巖。編輯幹事康白情、鄧康。文牘幹事周炳琳。會計幹事黃耀華。各組書記張國燾、劉正經、周長憲、潘元耿、廖書倉、易克巖、王光祈、黃耀華、楊真

江、陳兆疇。但易克巖已被舉爲總務幹事，黃耀華已被舉爲會計幹事，不能兼任，爰以大多數之許寶駒、孟壽椿遞補之。（下略）

一七、徵稿啓事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本團上季講演稿件，亟待徵集，以作本年之成績。並擬擇其尤精透者，早日付印，於講演時低價售出，以便普及平民。凡上學期諸君在各處之講說，祈速錄出彙交文科本團事務所是盼。

一八、講演啓事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學務局的回信來了，只限定四處准我們講演。我們既有此四處，總算聊勝於無。不過一面進行，一面再生別的擴廣的法子罷了。祈大家速速預備對於社會批評精確的講稿，以便星期日出發。

一九、講演題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本團於上星期日在四城講演。茲將第二、三組講演題目披露於後：

第二組講演報告

勢力是什麼造成的 中國銀行的票子 國事真不可談嗎 沒有「命」

第三組講演報告

平民教育的意義 打破空想 「人」——人怎麼活著

二〇、印刷講演稿啓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們在外講演也很久了，可是仔細考慮起來，收效還是不大。這是什麼原故呢？（一）因爲我們都是

學生滿嘴的新名辭，到講的時候當然是丟不掉。但是一般平民的腦子裏，却缺少這個頑意兒，他們聽了如何能懂？（二）因為我們的團員，外省人實居多數，方言術語當然是格外的雜亂。所以聽講的人，感受困難，不易領會。有許多人主張發講義，昨已由幹事會通過。各位團員呵！你如出去講演，請你將要講演的意思做成稿子，於每星期三日以前交來，以便從容付印。但稿子不取冗長，各位也是要注意的。

二一、街市講演啓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團成立以來，社會上很受點影響。因為咱們是熱心平民事業的，是照著「分工」、「互助」的原理，自由組合這個團體的。所以內邊種種進行，並不要甚麼人指揮。大家都知道負責任，每星期總是依序到四城講演。在這閩省交涉吃緊的時候，我們還應當格外努力，不要畏怯。那嚴寒的天氣，作「人道與正義」的呼聲，為我們「平民教育」四個字上著點兒彩色。那慶星期日大家都振刷精神，除了到四城講演，還應當隨時到街市上去講演。

二二、第三次常會紀略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昨十四日上午九時，該團假第二院校長室開會，到者甚衆，由舊總務幹事陳兆疇君主席，討論進行方法甚詳，次選舉，次攝影，次茶話，延至十二時方散。

該團去年年終，因特別情形遂陷於停頓之地位。茲由大會議決重新整頓。聞其目的不僅在恢復舊觀已耳。茲將討論各事，略述於後：

（一）廣邀團員，以爲大擴充之地步。不取入團金，僅收常年費銅元六十枚。（章程原定一

元今特減少。)

(二) 除城市講演之外，並注重鄉村講演、工場講演。

(三) 各團員在春假或暑假中歸家者，無論已畢業或未畢業，皆須就地力肆講演。並組織講演團體，以幫助本團平民主義之宣傳。

(四) 爲講者及聽者免除扞格起見，發行講義。

(五) 爲普及京外起見，發行講演錄。

(六) 俟經費擴充時，擬在京城四處建設講演所。

二三、徵求簽名啓事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同學呵！你們知道有個平民教育講演團嗎？他的宗旨是不斷的灌輸平民充分的知識。我們天天鼓吹救國，可是實行下手的地方在那裏？救國的先決問題，是不是要民衆覺悟努力？那麼我們對於平民教育，又安可不加以十分的注意。同學呵！請快些加入這個團體罷。簽名冊已替諸位預備在各科和各齋舍的號房裏。

二四、農村講演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春假期內，我們打定主意要舉行「農村講演」。一來呢宣傳我們的福音，二來呢我們又可借著旅行，這不是一舉而兩得嗎？可是這項講演是臨時的、特別的，當然不受分組表的制限，要由各人自由認定。如認定的人多，就多分幾隊出發。列位！請快些來函認定呵！以便辦事的人好準備著。

又非團員亦可加入，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二五、籌備啓事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爲籌備春假期內「農村講演」及刊行講演錄各事，定於本星期六（二十七）晚七時半，在本事務所開會討論。屆時務請準時到會，爲禱。

鄧康 楊鍾健同啓

二六、鄉村講演辦法 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本團星期六晚幹事會議議決「鄉村講演」具體辦法數項，開列於後，務望團員注意。

一、定爲四月二、四、六、八，四天。

二、每天出發，至多不得過兩隊。

三、每隊至多不得過五人。

四、講演隊由報名團員自由組織。

五、地點定爲蘆溝橋、豐台、長辛店、海甸、羅道莊等處。

五、火車費由團中開支，但飯費則由各人自備。

七、每隊須推定書記一人，詳記講演情形，報告於團中。

八、講演員如恐方言名辭，不易爲聽衆所曉，可作成講義，交由本團代爲油印。但須於三十日

以前交來。

再者，團員未經報名加入此項講演者，尙有餘額可補，請速來函報名可也。又此項講演，不嫌人

多，如果人數過多，亦可擴充隊數。又非團員亦得加入，但須預先報名，經本團認可。

二七、豐台講演組報告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日

講演地址 豐台 七里莊 大井村

講演題目 北大平民夜校與七里莊國民學校的比較 女子應當和男子同樣的讀書（七里莊）
纏足的害處（大井村） 平民教育的重要（大井村） 爲什麼要讀書（大井村） 人生與工作（豐台） 同業聯合與兒童教育（豐台）

聽講的人數 七里莊約五六十人 大井村七十餘人，豐台約二百人。

各位講演稿子及經過情形的報告書悉存團中，由本團講演錄內刊登之。李蒼棠報告九、四、三。

二八、長辛店講演組報告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講演地點 長辛店 趙辛店

今天出發講演的人，總不算少了。可是成績比二、六兩日，真是瞠乎其後。這也有幾個原因：

一、今日是星期，長辛店方面，工場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遊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禮拜去了。剩下可以聽講的，就可想而知。

二、趙辛店原是個不成村落的地方。三家村學究先生教學生天天寫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兩句詩，彷彿是爲他寫照。況且春天到了，農夫自然會「有事於西疇」。試想人家那麼少，農事那麼忙，誰來聽你們的講演。

有上邊的兩個原因，所以在長辛店雖然扯着旗幟開着留聲機，加勁的講演起來，也不過招到幾個小孩和幾個婦人罷了。講不到兩個人，他們覺沒有趣味，也就漸漸引去。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不「掩旗息鼓」，「宣告閉幕」啦。

沒奈何，向西走，問他們附近有大村莊沒有？他們答有趙辛店。及到趙辛店又使我們大大的失望。既到了這個地方，也不得不實施我們的職務。於是仍把旗幟扯起來，留聲機開起來。然而一點多鐘，到不了五六人，還是小孩。那麼，自然又要「免開尊口」了。土牆的底邊，露出幾個半身婦人，臉上堆着雪白的粉，兩腮和嘴唇却又塗着鮮紅的胭脂，穿上紅綠的古式衣服，但不敢擬定是那個朝代的。把鮮紅的嘴張開着，仿佛很驚訝似的，總都不敢進前來。但是我們也不好理他。好！入京的火車快到了，回去罷，莫要儘在這裏作「時間消費者」啦。

還有一事須報告的：就是我們在火車上賣新生活。我們的講演錄因無錢沒有印出，所以暫把新生活代之。很有點趣味，起初還羞羞答答說不出話來。到後來就「買新生活吧？兩個子，很有趣味的東西，買吧！」也不覺害羞了。

二九、通縣講演組報告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本月六日，本團通縣講演組出發，上午十時到通。計出發者八人，即分兩組講演。約十二時，會齊午飯。飯後合成一組，在該地最熱鬧之地講演。至四時乃參觀該地之潞河公園、通俗圖書館等，即上車回京。到東站下車時，已六時餘矣。計此行講演共六次，聽講人總數在五百人左右，結果甚為圓

滿。茲將講演題目開列於後：

平民教育是什麼 中華民國 皇帝和總統 我住在此地應管此地事 怎麼做家長 破除迷信 做人的道理 共和國應有的精神 靠自己 平等 自由

三〇、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本團城市講演仍於前星期日在四城開始進行。茲將其講演題目開列於後：

第一組 戰爭之害

第二組 改良教育談 爲什麼要讀書 個人改革與世界改革之關係

第三組 用水須知

第四組 人要讀書 國家和人民的關係 我們爲什麼要求知識

(附白)我們向學務局借用講演所四處，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從前原准我們講演兩點鐘，今年只准我們講演一點鐘了。我們擬再去函要求恢復舊例。

三一、豐台講演報告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初二日午前八點鐘我們五個人拿着旗子還不敢放開，因爲恐怕巡警誤會我們是「五四」、「六三」那種露天講演，來和我們打麻絮。所以偃旗息鼓，給他個神不知鬼不覺，乘著京奉車，直到豐台。下車後，遠走三里多地，到了一個村落，名叫七里莊。住的人家有五十多戶，共計二百餘人。有國民學校一所，教室就是廚房，書案就是菜床，氣味醜惡，鼠洞一般的黑暗。每個學生都有一

本千字文、三字經、上下論語。坑上躺的一位流氓式的年輕先生，見面先說道：「我們也會私塾改良哪」。經我們數次的請求，才發命令叫學生出來聽講。首由湯君講演北大平民夜校與本村國民學校的比較，次由劉君講演女子應當和男子一樣的讀書。村中的老人聽講的還不少，個個都點頭稱善。只是那位年輕的先生，吸著旱烟閉著眼，頗有點不贊同的樣子。彷彿我們說的話，都足以引動學生的邪念似的。但是他那不贊同的態度，又不敢大模大樣的表現出來。村裏除了在學校裏讀書的小孩子，來聽講的又有二十多個，都滿身是泥，滿臉是灰。村中的生活很苦的，老弱年幼的又這樣多，教育又沒有，這真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後至大井村，該處三百多家，約有千人。南苑第十二日新學校設在此地，這是個國民小學。門外牆上貼了一篇黃紙，大書特書的是一「新舊兼授，加講經傳策論」。裏邊教書的先生有三長：辮子長，烟袋長，戒尺長。我們再三的請求，也允了叫學生成排立正，站在那邊聽講道的，以後我們不叫學生們那樣拘執了。這位先生也說道：「我們私塾改良過來呀，不過學董不叫我們學那些花草，所以我們就仍舊復了原了。」此次講演，鄉裏人來聽的也不少，共有六十多人。首由王君講纏足的害處，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的嬌嬌娜娜的回家去了。這個村子比七里莊見富裕，所以就添上纏足這一回事了。其次我講了個平民教育的重要。再由郭君講為什麼要讀書？當講演時，有一位年輕的媳婦，才要出門來聽聽，立刻叫一位老婦人痛罵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學好這一類的話，那媳婦馬上關上門了。在我們開講以前，右營游緝隊想著干涉，後經解說明白而去。這也是個村子略見富裕的表示，添上了剝

奪窮民的大兵，來保護幾家害苦了老農人的地主。天到十二點半，我們才拿著旗子，回到豐台午餐。

豐台爲鐵路交匯的地方，市面還算熱鬧。但是到處都是極髒的水溝，未免衛生上太不講究。有慕貞女學一處，約五十餘人。私塾五處，共約六十餘人。豐台公立小學一處，約三十幾個人，內藏孔聖人牌一座，戒尺一大根。此外有英文日夜學校一所。因爲講演時間無多，未便詳細參觀。土產著名的有芍藥、花生、白菜、柏樹等。社會上生活狀況，殊形艱澁。閒野娼尤多。

午後半點鐘，在車站旁邊講演。劉君講演人生與工作，其次我講的是同業聯合與兒童教育，直至兩點三十分。聽的不少約有二百餘人。因爲午後到京只此一趟車可以購票，於是停止講演，午後四點十分到京。

這次農村講演，我有兩種感觸：一、是樂觀的；二、悲觀的。樂的是鄉中人思想單純，却極其清白，易於灌輸新思想；悲的是現在教育太不講究，近日教部有實行強迫教育的消息，這不是小孩子玩嗎？大家想想，預先沒有農村講演員解釋他們的誤會，開通他們的風氣，又無此項適宜的教員之養成，勢必至於當教員的，都像七里莊、大井村兩位先生同一步調。這樣一來，豈不是倒害學生不輕嗎？請問，這樣能算教育普及嗎？這個暫且不必多說，我來京這次是第一回考察鄉間的情形，不料豐台一個大鎮，離北京城才幾十里路，教育一途就糟糕到這步田地。其他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看來，中國還能算一個有教育的國家嗎？教部是假的，這個事情，還要靠我們的努力。

九、四、二、李蒼棠附誌

三二、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五月三日

第一組 經濟侵略甚於干戈 人生之天職

第二組 官吏與強盜 五月七日

第三組 屠亡齒寒 現在學生爲什麼要罷課

第四組 互助的意義及吾人今後的責任 青島與中國之關係 女子應當讀書並且應當天足

三三、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五月六日

第三組 什麼是可怕的

第四組 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 我們爲什麼紀念勞動節呢

三四、新定講演所通告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一、本團已得京師學務局回信，准我們每星期講演二小時。除商請各組書記照行外，望各位團員努力講演爲要。

二、我們又新定了一個講演所，就是虎坊橋京師模範講演所。前日接洽的結果，他們准我們每星期六晚上七點半到八點半，每星期日晚九點半到十點講演。自本星期起就實行。此項講演，不受分組限制。但照上星期五本團幹事會議決，每星期每組至少出去一人講演，由各組書記負責。望諸團員注意爲要。

三、關於印講演錄一事，我們因經費不足，不能不從緩進行。但於未自行刊印以前，如有重要講稿，打算商請新生活另闢一欄刊出。所以仍望諸位將講演過的稿子，不時交下爲要。

三五、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 第二組 官吏與強盜之比較 請諸君不把五月七日這一天忘記了 強盜世界 述紀念日 有普通知識然後才能立身救國

第四組 平民教育和戰爭 山東之危機 救國方法 國恥紀念日

三六、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第三組 (五月九日) 人必要清潔 吐痰不入孟的害處

第一組 (五月十六日) 衛生

第二組 互助

第三組 錢——正常的賺錢與正常的使錢

第四組 信真理 選擇職業的自由 衛生

三七、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一組 國民外交 第二組 什麼可以爲人 科學可以破除迷信

三八、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

第二組 有恒 衛生的常識 中國的鐵路與外國的鐵路之比較 破除迷信 獨立

第三組 夏令衛生

第四組 衛生談話 早婚之原因及惡果 互助之意義 介紹脫爾斯泰和克魯泡特金

三九、城市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第一組 國民道德 夏令衛生常識及傳染病預防法 朋友之益

第二組 衛生 國民自立 革命二字大家爲什麼怕聽他呢

第四組 運動之必要 救國之方法 改造社會底要件

四〇、暑假講演通告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我們平民教育講演團底目的，不是要發展平民教育嗎？可是我們都是北大學生，事實上已偏重於北京一隅了，黑暗的中國，何處不應該改造？腐敗的教育，何處不應該改良？我們因事實上底限制，不能把我們底平民教育主義推廣到全國，這是我們極大的恨事！

現在暑假快到了，我們的團員，大既都要回家；即有不回家的，也有長期或短期底旅行。這是什麼時候？不是我們推廣主義唯一的好機會嗎？我們團員各省各鄉都有，我們足跡所到的地方，就使那個地方得些光明，吸受「北大化」，這不是一件極快活底事情嗎？列位！努力！

至於施行底方法，本應由各人因地制宜，對症下藥，用不着呆板板的規定。不過我們昨晚幹事書記聯席會議，會議定幾條具體辦法，也不妨開了下來，以供列位底採擇。

一、所交接底人，如認爲有輸入吾們主義之必要時，不管他是人多人少，我們就要與他攀談。

Sokrates 的對話法，似乎可以採用。

二、所到底地方，如已有講演會所，我們便要乘時加入講演。

三、若該地沒有講演會所，便要提倡設立一個或數個。最好是聯合該地底學生或比較好點底紳士一致進行。

四、提倡閱書報社。我們團裏還剩有新生活四百餘本，不妨携歸代賣。

五、我們的講演，似乎應該注意——（一）衛生常識。（二）科學常識。（三）民治國家組織底大要和意義。（四）經濟組織底內容和利弊。（五）世界和國內底大事情幾樣東西。若救國愛國的空話，以少說爲貴。

以上是我們輸出底一方面。至於輸入底一方面，就是希望各位都要把當地社會實狀，詳細細記錄下來，下年歸校時，交團中刊布，作我們改造社會底參考。

我們快樂的暑假快到了，我們不要忘記了社會底黑暗和同胞底悲慘，我們應當分些光明送給他們。列位呀！努力！

校內底同學，國內底青年，如有贊成這個提案的，我們也很希望他們去努力實行。

四一、城市講演被迫解散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講演題 報告平民教育講演團經過情形 益友和我

地點在南城模範講演所。時間只限定一點鐘，所以鄧康君雖然到了，却沒有講。

(附告)原來借這裏講演，還經過一番周折，就是五月十三日，本團團員去了四個人，將要開始講演的時候，該管區警察突然派多人來阻，說是事前沒有通知警廳，由警廳飭知該管警署，他們不敢負責，不准講。我們和他理論，說我們歷來在各城講演所講演，並未曾採取這項手續，何得於此處獨異？於是以此項理由報告該管警署，要求照准，當亦無異詞。等到鄧康君登台後，忽然來一電話，說是不可了。我們以為該管警署不講信用，可以不必齒他。於是鄧康君仍舊繼續講演，講畢，張君繼之。剛開口說：「今天我們來這裏講演，」警長發令道：「解散」。唉！那如狼似虎的警兵，約莫百十餘人，一擁上台，把個講台已站滿了。我們見其不可理喻，只得向大家高聲說道：「列位呀！我們平民教育講演團，莫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現在他們連教育都不准你們享受了，列位想想，要過細的想想。」台下鼓掌如雷，很有憤怒的樣子。這是當日經過的情形。當日講演的題目，茲並開列，以示不忘。

我們為什麼要來講演 謀大學教育之普及 知識的用途 「人」的生活 個人與社會

四二、暑假停講通告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暑假期內，同學大半歸家。本團講演，碍難進行。茲決定從本日起，暫行宣布停頓。然在北京方面雖停頓了，我們相信本團團員都是很熱心的，必能將本團的主義，推廣到全國去。那麼我們團務又何嘗停頓呢？

四三、特別啓事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日

本團成立已經兩年，專以發展平民教育爲宗旨。現當開學伊始，自應極力擴充。凡校內熱心平民教育諸君，有願加入者，祈到第二院號房簽名，無任歡迎。

四四、開會記事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本會於本月八日在第二院校長室開秋季全體大會，由前任總務幹事鄧康君主席，討論一切進行事宜。

議決事件如次：

甲、定期講演地點

- 一、要求本校仿北京高等師範辦法，就本校附近建講演所一間，以爲常期講演之用。
 - 二、保留南城京師模範講演所及東城北城兩通俗講演所，以爲星期日講演之用。
 - 三、長辛店盼望本團講演，非常迫切。疊與總務幹事接洽，決定自本學期起，定該處爲間週講演之用。
- 乙、增加團費

本團今上年以前一切普通用品，皆由本校開支。但本校總務會議議決，凡學生團體，自今年下半年起，開支皆歸自理。因此本團有增加團費之必要，原定收現洋一元，今年上半年改爲六十枚，今年下半年則增爲一百枚。

四五、簽名啓事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今年敝團爲欲實行提倡平民教育起見，所有東城、南城和北城三處的講演所，都仍然保留。並且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長幸店各工廠，也深望我們去講演。（火車費由本團擔任，該處各工廠亦有招待）同學諸君呀！你們不知道文化運動是要緊的嗎？平民教育是輔助文化運動的嗎？要想達到這種目的，就是我們平日對於平民關於家庭社會和國家的各種常識，要負一種指導和促進的責任，時時說給他們聽。那末我們以後有興利除弊的事情發生，自然一唱百和的容易成功了。新舊同學諸君，有贊成敝團的宗旨，自度能够一月內可講演一二次以上者，請到第二院本團簽名，或逕通函敝團亦可。九、十、十五。

四六、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本團自上星期日起開始講演。據講演的說，此次聽講者頗形踴躍，並似有所感動云。茲將其講演之題目報告如下：

日本對我之侵略政策

四七、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日蝕月蝕之緣故 和平統一聲中之我們的責任 九、十一、八。

四八、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本團團員於上星期日在南城模範宣講所講演，題目宣布如下：
什麼叫做自治——他的意義形式和功能 蘿菠糖製造法

四九、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星期日（即二十一日）各團員講演題目宣佈於下：

怎樣做人 國民外交

五〇、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本團上星期日在南城模範宣講所各團員講演之題目宣佈於下：
私產制度 私產制度與婚姻

五一、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上星期日日本團團員在東安門大街及後門橋二講演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下：
禁止吸烟和談話 蕓春事件及東三省今後之危機

五二、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上星期日各團員在各講演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下：
科學可以破除迷信 地方自治 打破舊式的婚姻

五三、講演題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星期日日本團團員講演題目 災荒與政治 北京社會 改造社會底我見 國民統一與官僚統一。

五四、開會啓事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本團去年秋季大會曾經議決，請求校中仿照高師平民教育講演所辦法，替本團建立講演所一處。此事業經校中允許，並已覓得食勞軒舊址，正在佈置一切，不日可望成立。惟地址雖定，先應如何辦理之處，諸待大家商議。又按本團章程，現已屆改選之期，特訂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在第二院校長

室開全體大會。屆時務望團員諸兄，撥冗蒞臨。

五五、開會記事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本團於二月四日晚七時，假第二院校長室開全體大會。到會團員極衆，首由主席報告本團新設講演所之經過，及討論如何設置一切之辦法。結果，除該所應備一切物件，已由本團函請校中置辦外，並議決以校中除供給聽差一人外，既不能聘請專人管理一切。總務幹事須常住一人在所內，以便負責。後經大會公推總務幹事朱君務善常住所內。後有某君提議，謂本團章程應加修改，即由主席逐條提出大會修改之。又按照舊章，本已屆改選幹事之期，惟僉以距新章改選之期，爲時不久。於是議決請舊幹事暫維持至春假。茲將修改後之新章公佈於左：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十年二月四日增改）

- 一、本團定名爲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 二、本團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自覺心爲宗旨。
- 三、本團由北京大學學生熱心平民教育者組織之。但教職員贊成本團宗旨者亦得加入。
- 四、本團講演，除在本團講演所講演外，遇必要時得舉行他項講演。
- 五、本團講演稿得隨時刊印。
- 六、本團團員應年納常年費銅元二十枚，願特捐者聽。
- 七、本團每年開大會一次，於第三學期開始時舉行之。

八、本團設左列幹事五人，經理一切事務，任期一年，但得連舉連任。

甲、總務幹事二人

乙、編輯幹事一人

丙、文牘幹事一人

丁、庶務幹事一人

前項幹事由大會選舉之。

九、本團團員有輪流出席講演之義務。

十、本團團員每學期至少須出席二次以上之講演，否則即認與本團脫離關係。當輪流出席時，除婚喪疾病外，不得推諉。

十一、本團團員如有損壞本團名譽事，得由本團團員多數議決，令其出團。其所納各費，概不退還。

十二、非本團團員亦得加入講演，但須得本團之同意。

十三、本簡章自本團成立後發生效力。

十四、本簡章得全體過半數之同意，得隨時修改之。

五六、開幕日報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

本所已於三月七日開幕，附設書報閱覽處於上午十時即行開始閱覽。平民來所閱書報者多時七八

人，少亦四五人。除平民外，本校同學來所閱報者亦復不少。至下午五時閱覽時間已過，即行停覽。計此日閱書報者不下六七十人。晚七時爲講演時間，聽者滿座，還有站立及擁擠門口不得坐位者。未講之前，演唱留聲機。本日講演員爲張君國燾、湯君炳榮及賈君祝年。講詞均未標題，多論本所開設之目的，及平民求智識之必要。講至八時半始行停止。本日大概情形如此，如能常有此種狀況，則本所將來之發達及造福平民，誠未可限量也。

五七、緣起及組織大綱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本團由本校同學廖書倉、鄧康、羅家倫、康白情諸君發起，成立於民國八年一月。以增進平民智識爲目的，以露天講演爲達到其目的之方法。初分定期講演與不定期講演兩種，前者每逢星期日借京內各處講演所舉行之，後者遇有特別事件發生或放假，經本團團員認爲必要講演時舉行之。創辦不久，頗著成效。轟動一時之「五四」，「六三」運動，本團團員曾盡力奔走呼號，竭力宣傳，頗有以促醒社會之自覺，而引起同情。至於「鄉村講演」尤爲有力，蓋此種講演，能於最短時間內使大多數鄉民得受少許常識，並能助長其興趣。如本年春假曾赴北通州、長辛店及各大村落講演，其居民皆前擁後隨，得以聽講以爲快。由此可以知本團與社會之關係的重要矣。至去年寒假，本團開大會時，復議決要求學校做北京高師辦法，建設本團講演所一處，不日即由本校總務會議許可。但學校因一時經費支絀，允暫爲本團租屋一間，即現在馬神廟東口之講演所也。不過高師由學校聘請職員主持，本團講演所則一一事務由本團幹事主持，此與高師異點也。講演所既成，本團每逢星期日在各講演所之定期講

演，改爲在本團所設講演所之每晚講演矣。講演所內並附設閱覽處，其中書報，或爲他人贈送，或由本團購置。惟草創伊始，陳列無多，尙望本校同學諸君及各教職員熱心捐助，力予維持之。以上本團成立以來經歷之大略也。

朱務善記。

五八、募款啓事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現在平民教育的重要，差不多誰都知道的。所以全國各界，繼續從事這種運動的紛紛而起。並且他們的成績，都很斐然可觀，這不是最可樂的一件事嗎。本團自成立以來已經三年。效果如何雖不能說有十分的偉大，然對於一般勞苦的兄弟姊妹們，至少總不無一點兒功勞。所以同人等雖課務繁多，也不免得要非常高興地繼續辦下去，期望達到我們最初的目標。但是同人等能力薄弱，經費艱難，所以一切設置和計劃，都不能如願實施。甚至於各種通俗圖書及報紙，亦不能充分購備。因此同人等特開全體會議，決計向本校各教職員先生及同學諸君自由勸捐。堆沙爲塔，集腋成裘，於諸君子所費無幾，於一般勞苦的兄弟姊妹們，受惠實大。幸諸君子其各贊助。

五九、徵求團員啓事

(同前)

本團成立已有三年了，他的性質是同人等自由組織；他的宗旨是發展社會的教育和增進平民的知識；他的成績雖不敢說有如何的偉大，但對於一般勞苦的兄弟姊妹們，至少總有點功勞。因此我們很高興的仍然要繼續的辦下去，並且決定要大事擴充。歡迎新舊同學多多加入，以期達到我們最初目標。諸位同學！你們願意加入嗎？請枉駕到松公府夾道八號本團去報名呀。

六〇、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團講演所於上星期一、二、三各晚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後：

一個聽講演的人 紙烟的害處及其戒法 龜與兔競走 怎樣教養兒童 聽講演比聽戲那樣好些

六一、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上星期本團講演所所講之題目宣佈於後：

狗請客 浪費 什麼是新道德 三皇 怎麼叫做痛苦 地球的來歷 念書做甚麼 外國的故事

六二、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

前星期一、三、五，本團講演所所講之題目宣佈於左：

智識和幸福 絃高犒師 非命 戒誑語 鐵路的起源和變遷 煤毒 你們知道開鑛嗎 堯舜 中國鐵路之現狀

六三、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星期一、三、五晚，本團講演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後：

健康的好處 癆病的起因及預防法 對於國家政局悲觀之不宜 交通四政概要 秩序 太陽多大呢 自動與被動 金錢 雙十一 華府會議與中國有甚麼關係

六四、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幾個新名詞的解釋 頭彩五萬元 依賴（問答講演） 注意國（疑誤）操場看運動會的感想 夏禹

六五、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二十八日

本團講演所於上星期一、三、五晚，各團員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左：

司馬光與文彥博的故事 苦樂 賭癖 公德與私德 貧富 清潔是衛生的根本 仙丹 漁人夫婦的故事 甚麼是資本 說謊話牧童

六六、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團講演，為欲迎合社會上一般平民之心理，誘起其聽講之興趣，以達到吾人改造社會之目的起見，特於上星期購置話匣子新張多種。故近來聽講人數，較前驟增數倍。當此外交日急之時，同學中如有善說京話者，甚望加入講演喚醒羣衆。則不惟本團之幸，亦國家之幸也。茲將以前二星期講演諸君在本團講演所所講之題目宣佈於下：

兩個為愛情而犧牲的痴兒女 改良社會與哭喊 笑 中交票擁擠是怎麼一回事 人當有向上的精神
土匪和督軍的比較 管仲與晏嬰關於喪葬的一段談話 尋好運 開煤礦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區別 睡 政府 爭食和受欺的朋友兩段故事 孩兒之保養法 社會與個人之比較 私有財產制度之今昔 土的來歷 自決 育童的話

六七、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團團員及本校同學諸君，鑒於我國內政日糜，外交日急，故近來加入本團講演所講演者甚衆，聽講演者亦極踴躍。茲將前星期各講演者所講之題目披露於左。並望本校同學中善操京話者，都來講

演，毋任歡迎。

民國和國民 洋車夫與大總統的比較 今昔的婦女 勞動者 世上那種人最快樂 愛家與愛國 淘金法 小故事 謙讓 「我們」是誰 爲甚麼要有官吏 作人 維持國鈔 錢 國家 階級制度的破壞 講演與說書 小家庭

六八、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本團講演所本年自一月十一日起開始講演。茲將上兩星期所講之題目宣佈於下：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新年後我們應當怎麼樣 無知識之害處 不贊成 現在時局雜譚 南北喪葬之異點 烟的害處 現在 過舊歷年 迷信與教育 送竈

六九、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本團講演所前因天氣寒冷，聽講者不耐久坐，停講十天。現在氣候漸暖，已自上星期開始講演，聽者極衆。本團深望同學及團員諸君多多加入講演，以饜平民。茲將上星期各位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左：

怎麼叫做贖路問題 贖路問題怎樣解決 過舊歷年 迷信與教育 送竈 人必須有正當的職業 衛生須知

七〇、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

上星期內本團各團員所講之題目宣佈於左：

某鐵匠給我們的一封信 世界的大魔王是甚麼 法律是保護人民的 知識 兒童教育 肺癆病 春與勤 看戲的好處 爲甚麼認字呢 雪怎樣來的 不要做傻子

七一、講演題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上星期內各團員在本團講演所所講之題目宣佈於後：

吳越復仇的故事 賭 好政府 肺癆病（續前） 希望心與吾人的關係 體育 命運 刮風的緣故
七二、常年大會紀事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此次本團因討論春假期內籌備農村講演及遊藝大會等事，故本團常年大會，提前十天舉行。到會者極衆，爲從前所未有。首由朱務善君主席，報告經過情形。略分：一、本團講演所講演情形。二、本團講演所佈置情形。三、本團捐款募書經過情形。及四、一般平民對於本團之希望心。次討論：一、籌備遊藝會。二、印刷講演錄款項。三、春假旅行時間及地點。與四、其他急宜進行事宜之各種辦法。結果第一項從緩，第二項因本團從前捐款，多未收齊，暫向學校借洋五十元辦理之。第三項由下屆幹事規定。其他各團員所提議之新建設亦不少，均決定下期實行。最後本校教授黃右昌先生來函徵求本團講演稿，登載其所辦之白話晚報上，以資宣傳，經全體議決通過。其手續及條件與晚報同。次改選幹事，結果朱務善、李駿當選總務幹事，鄧飛黃、章廷謙當選編輯幹事，湯炳榮當選會計幹事，孫德中、朱務善當選講演主任（新加），牟謨當選文牘幹事。繼赴第二院攝影而散。

十一、三、二十日。

七三、講演題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星期內諸團員在講演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後：

楚漢戰爭故事 鬼火出沒的解釋 大家快來做一圓洋錢的股東 中國遊民的分類 自治與被治孰善
太陽在早晨與正午距地球孰遠 我們對於講演方面之新計劃 范睢復仇的故事 病菌之傳染及其
預防法 「挪？夫」是中國兵卒的本能

七四、講演題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前兩星期內各團員在本團講演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後：

現在家庭的黑暗及其改良方法 請大家認贖路股票 注音字母（一） 春假 旅行保定的感想 報
恩與報仇的討論 答聽衆雜問 國 鄉民之苦趣 注音字母（二） 客觀與主觀 馱子伊凡的故事
幹麼信教 雜談 注音字母（三） 破除迷信 注音字母（四） 自誇 習慣 什麼是報應

七五、講演題 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

天氣晴和，聽衆不少。同學中有非本團團員而願到本團講演者，本團非常歡迎。但請預先通知。
茲將前兩週內各團員在本團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後：

幹麼信教 習慣 什麼是報應 傻莫傻於當兵 殘忍的慈愛 做人問題 萬劫不復的中國 女子擦
粉真好看麼 注音字母（五） 遊戲的益處 爲甚麼要打仗呢 人的生活 中國的疆土和民族 怎
樣免除鬥爭 打仗 注音字母（六） 早婚的害處 與聽衆答雜談

敝團講演向來注重使聽者知其所講，講者適其所聽，俾兩者不相隔膜。前次團員湯君和謝君，同時登台作對答講演，聽者非常高興，前晚楊君又與聽衆作對答講演，使聽者可以質疑於講者，這是敝團講演之又一方法。近來復因聽講者多數人之要求，添講「注音字母」。每到講演時，講的講，問的問，煞有興趣，這是敝團近幾月講演的情形。附誌於此。

七六、暑假後講演啓事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一、暑假已滿，本團決於十月九日（即下星期一）晚八時在馬神廟東口講演所開始講演，務希團員諸君屆時到所爲要。本團以後講演之時間及地點列後：

講演時間 每星期一三五晚七時半起

講演地點 馬神廟東口講演所

二、新舊同學公鑒：本團志在改造社會，促進民智，歷年來經本團同人之竭力經營，曾不敢謂成績卓著，而每次本團講演時，聽衆總在六十人以上。由此可知本團能影響於社會，實非淺鮮。現在本團爲欲擴充起見，故於開講之始，徵求團員。凡我同學，務希多多加入，共策進行。

七七、開會通告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本團昨開幹事會，議決以後本團講演所，宜每星期發行講演週刊一次，將每週各團員講演內容備登其上，公諸社會一般平民，以收普及之效。（下略）

七八、出版紀念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本團因本校二十五週年成立紀念日，特印一種出版物，非常精美，定於十七十八兩日發散，於以表現本團精神之所在，亦本團宣傳之良好方法。屆時深望本團團員諸君，到馬神廟東口講演所來取爲要。

七九、講演題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

本團講演所近以天氣漸寒，每至開講時聽衆甚少，故已停講多日。但自上星期起，本所無論聽衆多少，仍復照常講演。希本團新舊團員屆時到所講演爲盼。茲將上兩星期各講演者在本團講演所講演之題目宣佈於後：

晨夕與正午日球軌大 國民裁兵運動大會的意義 破除迷信 三惜 廢姓 說勤 知恥 北政府的怪現象 煤毒致死原因 燈火發光之理 誰是中國游民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輯

編者按：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同年十月就在北京大學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作為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關。這一些資料是從北京大學日刊上抄錄的，標題下的日期為北京大學日刊出版日期。馬克思當時或譯為「馬克斯」、「馬克司」，均照錄不會改動。文中所列英文書目，只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其他從略，雜誌報章目錄未刪。

北京大學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啓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馬克斯學說在近代學術思想界底價值，用不著這裏多說了。但是我們願意研究他的同志，現在大家都覺得有兩層缺憾：（一）關於這類的著作，博大淵深，便是他們德意志人，對此尚且有一「皓首窮經」的感想。何況我們研究的時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礙。不消說，單獨研究是件比較不容易完成的事業了。（二）搜集此項書籍，也是我們研究上重要的先務。但是現在圖書館底簡單的設備，實不能應我們的要求。個人藏書，因經濟底限制，也是一樣的貧乏。那麼，關於書籍一項，也是個人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們根據這兩個要求，所以各人都覺得應有一個分工互助的共學組織，祛除事實上的困難。上年

三月間便發起了這一個研究會。

現在我們已有同志十九人了。籌集了百二十元的購書費，至少要購備馬克斯全集英、德、法三種文字的各一份。各書現已陸續寄到，並且馬上就要找定一個事務所，可以供藏書、閱覽、開會、討論的用。我們的意思在憑著這個單純的組織，漸次完成我們理想中應有的希望。

現在謹致意校內外的同志們，盼望你們熱心的贊助，並歡迎你們加入共同研究。今將我們暫擬的幾行規約寫在下面：

一、本會叫做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斯派的著述爲目的。

二、對於馬克斯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都可以做本會底會員。入會手續，由會員介紹或自己請願，但須經會中認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項：

一 搜集馬氏學說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種圖書

一 討論會

一 講演會

一 編譯、刊印馬克斯全集和其他有關的論文

四、本會設書記二人，擔任購置、管理和分配書籍事務。

五、會員有分担購置書籍費的義務。

六、本會書籍，會員得自由借閱，但須限期繳還。如會外人想借閱時，須經本會特別許可，並交納保證金。

通訊處 (一) 北京大學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 北京大學西齋羅章龍君

發起人 高崇煥 王有德 鄧中夏 羅章龍 吳汝明 黃紹谷 王復生 黃日葵 李駿
楊人杞 李梅羹 吳容滄 劉仁靜 范鴻勛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宏 朱務善
范齊韓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 (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不論何人凡願加入本會者，請到下列三處接洽（通函接洽亦可）。

北京大學第二寄宿舍李駿君

北京大學第一院王有德君

北京大學第一寄宿舍羅章龍君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 (三)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

會員公鑒：

本會正式成立，已經一月有餘。其間經過新舊兩個年關，耽誤日子不少。故僅僅只開過兩次討論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會、一次紀念會。起初會員雖不足二十人，現在已增至六十三人了。

本會成立之時，都講實用，不事虛文。所以簡章未定，至今尙付闕如。惟經一月餘試驗的結果，每次開會，例必有新會員數人加入。因此書記又不能不每次將本會議決幾條實用的辦法，當衆重述一次。書記固不勝其麻煩，舊會員亦甚覺其討厭。爲免除這個困難起見，特詳細通告於此，務希查照。

一、研究方法

(1) 討論會——每星期六晚七時開一次（準時到會，過時不候）。先由會員一人述釋該題之內容及其要點，然後付之討論。一次討論不完，下次續之。

(2) 講演會——每月終開一次。暫時敦請名人學者担任講演員，由書記負責接洽。俟本會研究確有成績後，則完全自行担任。

(3) 特別研究——完全由會員自動的自由組合，現已有了三個：

A、勞動運動研究 由幾個感覺此項知識之需要的會員組成的。每星期三晚集會一次。

B、共產黨宣言研究 由幾個感覺英文程度不佳的會員組成的，採此書爲教本。每星期一、四、五晚請會員一人教授之。

C、遠東問題研究 材料分三種搜集，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已在醞釀中，尙未開會。以上三個小組合，任何會員皆可隨時加入。

以後擬實行固定的分組研究如下：

第一組 唯物史觀

第二組 階級鬥爭

第三組 剩餘價值

第四組 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思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

第五組 社會主義史

第六組 晚近各種社會主義之比較及其批評

第七組 經濟史及經濟學史

第八組 俄國革命及其建設

第九組 布爾札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共產黨之研究

第十組 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於中國

但會員研究，選一組選三四組或全選皆可，只要力量來得及。請即來函認定，以便刻期著手實行，至要至要！

二、入會手續

得會員一人以上之介紹，或逕函及親至本會接洽，本會亦得酌量請其入會。

三、會費

(1) 常費——每年分三個學期，每學期繳常費五角，皆於開學時繳納。

(2) 買書費——由各人自由量力認捐，認百元亦可，十元八元亦可，不認一文亦可。又認十元以上者，書籍所有權或歸公或歸私，可由認捐者自願決定。

四、借閱書報的時間及手續

閱書時間——每日下午四時至八時開館，惟星期日則在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閱書手續——向值日員領取，不限冊數。

借書手續——向圖書經理員交涉，借期至多不得過一星期。但得圖書經理員認可得連借。惟大本書籍暫不出借。

五、職員

本會為辦事便利起見，暫設四種職員：(一)書記。(二)庶務並會計。(三)圖書經理。以上三種為公舉固定的。(四)值日員。此一種為挨次輪流的。茲將此屆公舉固定的三個職員姓名地址開列於下，有事可向他們接洽。

書記 黃紹谷（住井兒胡同十二號）

庶務兼會計 李駿（住東齋天八號）

圖書經理 范鴻勛（住西齋黃三號）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 (四) (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

本會現已有英文書籍四十餘種，中文書籍二十餘種，茲報於下：

社會主義叢書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Engles)

The Books on Socialist Philosophy (Engel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The Origin of Family (Engels)

The Infantile Sickness of Leftistien Communism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enin)

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譯)

階級爭鬥 (惲代英譯)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 (李漢俊譯)

馬克思經濟學說 (李達譯)

社會主義史 (李季譯)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近代史資料

二六八

社會問題詳解（李季譯）

經濟叢書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Marx)

工錢、勞動與資本（袁讓譯）

歷史叢書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Marx)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

俄國問題叢書

勞農會之建設（列寧著）

討論進行計劃書（列寧著）

雜誌報章

Soviet Russia（蘇維埃俄羅斯）

Asia（亞細亞）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米勒評論）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國際共產黨）

大陸報 共產黨 新青年 先驅 工人週刊 勞動週刊 濟南勞動週刊 長沙勞工週刊 晨報
民國日報 時事新報 申報 廣東羣報 時事月刊 婦女聲。
以上各書，或係會有，或係私有，皆有符號，歸衆共覽。尙有四五會員出金購買一百四十元之英
德文書籍，當不久可到。並告。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五）（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

本會開第一次公開講演會，不論會員或非會員皆歡迎自由來聽。

講演人 李守常〔李大釗〕先生

題目 馬克思經濟學說

地點 北大第二院大講堂

時間 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時起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一（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會員諸君：諸君所認購書捐款並經常會費等，多有未繳納者。茲因需款在即，請即擲交會計李君駿。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二

會員諸君：本會分組辦法前已通知。但尙有少數會員未曾加入何組。茲將分組名目再行刊布如

左，務望從速加入，以便召集分組會議。

再分組研究辦法未成立以前，週期討論會仍照常舉行，望諸君準於每星期六下午七時到會。

第一組唯物史觀 第二組二階級鬥爭 第三組剩餘價值 第四組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斯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 第五組社會主義史 第六組晚近各種社會主義之比較及其批評 第七組經濟史及經濟學史 第八組俄國革命及其建設 第九組布爾札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共產黨之研究 第十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於中國

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特別通告

本會另設資本論研究組，並承陳啓修先生允為本組導師。不論本會會員或同學諸君，高興於此項研究的，請通知東齋李駿君，以便定期召集。

馬克司學說研究會圖書館通告 第二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會員諸君：你們借的書報雜誌均請即日歸還。因為本會新到英文書籍七十餘種、雜誌十餘種並德文書籍雜誌七八十種，所以要從新編號，以便檢查。

馬克司學說研究會圖書館通告 第三號

會員諸君：此後圖書館閱覽時間，除日曜日外，每日自四時開館至六時閉館。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一九二二年五月三日）

五月五日（星期五）是馬克思誕生百又四週紀念日。本會定於是日下午一時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禮堂舉行紀念大會，並請李大釗、顧孟餘、陳啓修、高一涵諸先生講演。此會係公開性質，無論何人均一律歡迎。特此謹告。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啓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本會上兩星期，因開灤礦工罷工之事，曾發出通告，募捐援助。茲有唐山大學學生賑工會來函我校學生會，並有工人代表來校接洽。頃因學生會尙未組織就緒，本會乃權派會員代為接洽一切，並介紹與本校大多數同學所組織之北京開灤礦工罷工經濟後援會接洽一切。茲特將唐山大學學生賑工會來函及北京開灤礦工罷工經濟後援會之宣言書登出如左：

唐山大學學生賑工會來函

逕啓者：敝處唐山工人三萬餘，因生計壓逼，迫不得已，要求加薪罷工以來，已三星期有餘，而仍無良好結果。現有礦務局工人代表董君鴻猷，特來貴校報告詳情。素仰熱忱，想定有相當援助也。敝校同人不揣冒謬，敬代介紹。此請
學生會會長先生大鑒

唐山大學學生賑工會總幹事李鴻斌

書記張創鳴、蔡膺 十一月十三號

北京開灤礦工罷工經濟後援會宣言

全國父老兄弟諸姊妹！

近來不是發現一樁人吃人的舉動麼？開灤礦洋資本家置我國礦工同胞四萬六千人於飢餓凍死的地步麼？此次礦工罷工的原由，實因平日遭洋資本家的牛馬待遇太深，加以食料物價日漲，原定工資實難養活。請求洋資本家改良待遇，增加工資，又被嚴詞拒絕。且不但不允許他們的請求，還要賄買洋人走狗楊以德派兵彈壓，對於工人慘加殺傷。可見洋資本家有意乘礦工之危，使他們累死、病死、凍死、餓死而後已。各界同胞！這不是洋資本家實行吃人的舉動麼？礦工同胞至此，乃誓守「生不如死」的志願，不得已演成此次悽慘的同盟罷工。

礦工同胞現在忍飢耐寒支持一月了，洋資本家還是狼心狗膽要礦工做牛馬，不承認他們正當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但礦工方面因得各省的援助，暫未凍餓至於死地。而洋資本家因場礦停工之損失，反達數百萬。

各界同胞！天災火禍，固須踴躍賑助之事。此次洋資本家有意殘害同胞，吾人更應如何援助，完成礦工同胞罷工最後的勝利。方能拯彼等於水火，而盡同胞之天職。

同人等義憤所迫，爰乃組織此會，向各方面募捐，維持罷工同胞罷工期內之生活。所得之款，悉數匯往開灤各礦工處，以資救濟。若有同志自願加入合作者，尤所歡迎。

本會通信處 北大第一院收發課轉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徵求會員啓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會備有關於馬氏學說之書籍數百部，專為有志研究馬克思學說諸同志而設。凡京內京外有願入本會者，請致函北京大學第二院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請將通訊處示知。

茲將本會組織摘錄如左：

一會員 分京內、京外兩種。其在本京之會員，得向本會借閱書籍（備有漢文、英文、德文、俄文各項書籍，借期以半月為限。遇有特別情形，亦可通融）。京外會員得向本會詢問購辦書籍一切情形，並有與聞本會常會所討論之結果之權利。

一會費 每學期五角，不拘一次繳清。

一開會 每星期五晚七時開常會一次，討論各項關於馬克思學說之問題。

德國李卜克內西與盧森保女士殉難紀念大會（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今日係德國篤信馬克斯共產主義者李卜克內西與盧森保女士殉難之第四週年之日。彼等為主義而奮鬥，為無產階級而犧牲，不惜捨其畢生精力與生命，前後與德皇及愛伯爾特派政府反抗。其身雖死，其篤信主義與實行之魄力，至今猶令人敬仰不置。本會特於今日（十五日）下午一時，假廠甸高等師範學校，舉行該二氏殉難紀念大會。敦請名流講演，並當場發送關於該二氏之各種出版物。屆時深希本校同學（尤其係S. Y. 團員）全體赴會為盼。

北京馬克斯學說研究會謹啓

留法勤工儉學資料

卞孝萱輯

留法勤工儉學的歷史

勤工儉學學生與教育會生死關頭

「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宣言

「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通告

中國書報社廣告

勞動國際歌

編者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帝國主義曾在中國招募了十幾萬工人去作戰爭勤務。這時組織了留法勤工儉學會，並組織華法教育會主持其事，號召青年到法國用「半工半讀」的方法求學。當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中國，可是中國有志青年不可能直接到蘇俄留學，也不可能到正在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德、奧、捷克各國去留學，因此，勤工儉學會號召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區的法國去留學，就發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一時留法勤工儉學生有一二千人之多。在這些學生當中，許多人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後來成爲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戰士，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但是在勤工儉學生

中，也產生了一些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分子，他們爲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服務，破壞中國革命。勤工儉學生當中曾經發生激烈的鬥爭，進步學生對法帝國主義的壓迫、對華法教育會中的反動勢力進行反抗。留法勤工儉學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可是這一部分資料留存者極少，流傳者更少。

卞孝萱先生於一九五四年在嘉定廖先生處發見勤工儉學資料十一種，其中有報章雜誌，也有通函和傳單。雖然是一些殘缺資料，不能說明勤工儉學的全部歷史，但是可以看見勤工儉學的一斑。今選錄幾篇，以供大家參考：1. 留法勤工儉學的歷史，原刊於工學第二期，新聞紙油印，十六開本，一九二一年出版，內容爲略述留法勤工儉學的概況。2. 勤工儉學學生與教育會生死關頭，原爲油印品，一九二〇年五月八日出版，內容爲揭露華法教育會中反動勢力。3. 與 4. 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宣言與通告，原刊於求學運動第一期，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編，油印，一九二一年九月六日出版，內容爲反對反動勢力之破壞勤工儉學。5. 中國書報社廣告，原刊於留法中華學生青年會星期報第九期，油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出生。6. 勞動國際歌，原刊於華工旬刊第一年第五號，鉛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由此可以略知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傳播情況。

留法勤工儉學的歷史

第一期 工人求學時代

旅歐教育運動載：李廣安、張秀波、齊雲卿諸君皆自田間來，曾在村中小學與半日學校肄業，後

因應豆腐公司之招，爲工四年，工餘求學，嫻熟法語，發起勤工儉學會。查該會章程第一條：「勤於工作，儉以求學，以增進勞動者之智識爲宗旨。」而旅歐教育運動列勤工儉學會於華工教育之組織與留學之組織另爲一章。可見勤工儉學創始時本是一種華工教育，其宗旨所謂「增進勞動者之智識」，本爲工人求學言之也。

第二期 學生作工時代

民國八年三月，第一批勤工儉學生來法，只三人。此時來法人少，均作文字工。第二批九十餘人，係八年五月十一日到法。作勞力的工作者最多，La Rochelle地方約有五六十人。大多數是中學生，其中有留日學生李思敬，北京大學預科畢業生湯啓鏞，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吳家鏞，且有兩位新加坡的教員蕭健、潘毅。均在工廠內運煤炭，抬硫酸，肩負麻布袋，足穿大木鞋，絕無羞色。學生一降而爲工人，貴人一旦而執賤役，視若平常，其精神爲何如耶！勤工儉學之價值，即此可見一斑矣。

第三期 勤工儉學極盛時代（自開辦至九年六月）

（甲）華法教育會職員之熱心

1. 僱工的成績 工位極多，又多係有技能的工作。茲將旅歐週刊所載之事實錄左：

自春假以後，在校之勤工儉學生，多入廠作工，如聖得殿諾 (Saint Etienne) 及哈佛 (Harleur) 等處工廠，已收容至百四十之多。(九年四月廿四日報) 張溥泉先生親到聖得殿諾【諾】招待作工學生，並連聯絡報界為中國學生鼓吹，以博社會上的信用。後報紙上果為作工同學鼓吹，卒得法國人之優待。春假中勤工儉學生安插之統計：春假中，各校勤工儉學生願出校工作者，將近二百人，已經完全安插。計：聖得殿諾【諾】 (Saint Etienne) 工廠七十餘人，分工人、學徒兩部，工人每日十六方左右；聖西孟 (Saint Chamond) 工廠亦有學徒、工人五十餘人，每日約十方左右；非米里 (Firminy) 工廠約二十餘人；哈佛 (Harleur) 工廠添加三十餘人。各廠待遇均好，尤以聖西孟為最。且以上數廠，均允行安插五六十人，當俟各校補習期滿，再行送去云。(五月一日報) 教育會為暑假中安插候工之勤工加人，尙可再儉學生，曾派人往外省交涉工作。近聞向季堅在外交涉結果，已經可望二百以上之位置，分配在六個工廠之中。但向君此行，曾親自交涉工廠三十餘處。(七月十七日報)

2. 對於學校之注意 張溥泉先生觀察各學校，於三月五日往芳丹白露 (Fontainebleau) 及墨蘭 (Melin) 公學，與中國學生及校長、教員晤談，並商量春假出校工作及分校補習教授法改良各事。於六日，因教育會開幹事會，故即趕回。聞不日當往他處視察云。

3. 與學生種融洽 華法教育會【會】為尊重個人意志，商量工作移校諸事，定於本月十八日在華僑協社開會。已函致各校學生推舉代表赴會商議一切。屆期到會者共十一校，連任社學生代表共二十四人。開會程序如下：(一) 教育會經過與將來希望；(二) 覓工情形；(三) 里昂中國大學最近進

行；(四)教育會與基督教青年會交涉之經過。自下午二時開會，至數小時之久，並議決種種事件，尤以春假後各校學生入廠之各種約定為最要。(四月三日報)

4. 注意學生之疾病 救濟互助會(九年報)，華法教育會之留法勤工儉學生救濟互助會成立以來，已經年餘，最近結算，收入款項二萬五千餘法郎，支出超過約一千餘法郎。計一年中重病醫愈者十人，多係肺癆；病死者六人，內三人係肺癆；現時正在醫院中者共有八人。若無組織此數十人必為貧病所厄矣。此外，尚有未見旅歐週刊者，如李石曾先生回國時，在馬賽連寄兩長函(均印刷的)，懇懇懇懇為教育會職員及學生盡忠告。登舟時又發長函與教育會職員，於覓工及馬賽招待與會計上之注意，均致意焉。

5. 補習法文 法文班原定為每週三次，後又增加二次，係向迪璜、李璜兩【人】各加一次。(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報)

6. 講演會 協社講演會，每週一次。二月十一日，開第一次講演會，係由張溥泉先生講演，題目為巴黎之價值。凡巴黎「黎」之名勝及文學、美術上有價值之地方，一一詳述。在場聽者有數十人，除學生外豆腐公司工人亦多往聽。(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報)

7. 遊覽團 協社新成立之遊覽團，於二月十五日實行遊覽。地點由兩方商定。引導一人，偕遊者九人，共為一組。一切費用，皆由遊者自備。引導人亦純盡義務，且對於所遊地方之歷史價值及特色，皆負有述說及講解責任云。

8. 鐵工實習 協社布棚內設有鐵工實習，由華工捐鐵工器具約值千方以上。並每週來協社教授，為候工同學預備技能，以便覓工。（工具係李長椿捐，約值國幣二百元。）

9. 注意中法文化上之聯絡 九年三月，在巴黎開講演大會。凡有中國學生的學校，均請其校長赴會。後各校之校長回校均極高興，稱張先生溥泉述法人在中國所辦之學校情形極詳，頗有聞所未聞之概。（三月廿七日【日】報）題名：中法教育家大會。

10. 辦公費之攤節 民國八年，學生來法者，已達四百餘人。覓工、覓校及會計共四人，中國兩人，法國兩人。自八月至十二月共五月，合計薪資只三千二百方，其他一切開支共五千三百三十六方三十四生丁。

(乙) 勤工儉學生之成績

1. 償債之踴躍 八年五月，有大批學生來法，至十一月合計有四百餘人。預備法文及入廠，川資多由教育會墊出。到十一月間，入廠學生由所得工資寄還教育會者，共計二十餘人，款額有一人達四百五十方者。（十一月二十二日報）

2. 儲蓄組織 九年一月十七日，報載勤工儉學生儲蓄組織，但未指出事實。據我們調查，克魯那工廠同學之組織極好。每四人為一組，如欲儲千方，則每人派二百五十方，第一次由四人抽籤，抽籤後，將千方儲蓄於中者名下，第二次四人派錢，三人抽籤，第三、第四次，照此類推。此法有所牽制，儲一次，則必連儲四次。有錢時，不能濫用。只存於各人名下，不須擔保，無侵蝕流弊。

3. 補習功課 La Rochelle, Creusot 兩處作工同學，均請有法文教員，晚間補習功課。因寄宿舍有房屋可作教室，所以能多數人共同聽講。Saint Charmond 有中國同學六七十人，或學製圖，或學法文，或學數學，均係個人到教員家中上課。每時每人費一方至三方不等。（五月二十一日報。記克魯那同學補習。可資參考。）

4. 中法文化上之聯絡 芳丹白露中學校有中國同學四五十人，發起一游藝會，演習國技，以表現我國固有的文明。演技時分兩大部。第一部係音樂、徒手擊技、新劇、遊戲、音樂。第二部係音樂、女子遊戲、器械擊技、唱、音樂等。計法人往觀者，將近千人。前一天，該處及蒙達爾各法報，預載大略。開會後，譽揚尤甚。蓋是日組織完備，臨事從容，極為難得。第一部遊戲中之雙簧，用法語談中、日、法、德事，寓意深遠，莊諧合宜。女子遊戲中之春鐸，舞蹈優美，聲律音樂，尤為特色。第二【部】之中樂獨奏時，逐器加以說明，尤為法人歡迎。會場外面，並陳列刺綉、圖畫各種美術品，任人觀覽。閉會時，已五時餘。事後，該處及蒙達爾各法報，皆有詳記云。所以能發起此種遊藝會者，此時當勤工儉學全盛世「時」代，學生與教育會全無隔閡，人人高興，遂表現一種太和氣象。

(丙) 一般的輿論

1. 法國的輿論 我們同學大隊抵法時，各報多詳誌其事。有一次，小巴里「黎」報並將女生照片登誌報端。（九年一月三日【旅歐】週刊，記載頗詳。）

2. 美國的輿論 八年十二月七日，有留法學生二百零四人到法。美國訪事次日即至招待學生各機關，訪問周至，備告以美國一千二百種之報紙。該訪事乃主張美國開禁華人。美人蒲朗遜利於某雜誌爲文，有：同年來，中國學生赴法，每月均平【均】百五十名。法之船公司，特低其船價，法之朝野，復樂於援助云。（日本外交時報）

3. 日本的輿論 日本外交時報，載研究法國文化思想之新人物，如李石曾等盡情介紹。他如張繼與日本絕緣而之法，組織留法儉學會鼓吹赴法。歐戰時中國留法學生，僅五十人左右，今則達千餘人矣。自後中法文化提携之氣勢，將益促進。反觀吾國日本，則如何？

按法國、美國、日本，均以我們留法勤工儉學作爲外交問題研究。其實我們有何成績，惹世界各強國注目呢？不過從前年五月起，一船一船送來，平均計算一月有百餘人之多。雖曰到法日淺，無成績可言。而國民之冒險性進取心迥非昔比。即此一端足以惹人注目。但今年一月方來九十餘人，而二月間又議遣送回國。來如飄風，去如驟雨，文化携手的大問題等於兒戲。法、美及日本諸學者，將以我們爲何等民性而批評之乎？部議遣送回國，除學生本身反對外，全國竟無一人議及此。而江蘇教育會負全國重望者，亦只聯合上海七團體，電部給川資，勿使逗留在滬。無一人言及於文化之大問題。近日相傳，謂李石曾先生有長電與蔡會長，言及此根本大問題云。

4. 中國留歐一部分人的輿論 五十六號，【旅歐】週刊社論謂：留法勤工儉學生，暫不論思想、學識如何，專就形式及精神而論，確是中國未來的勞動階級的中心人物。與美國學生恰成了一個反抗

的階級。比如留美學生，每次赴美的都是坐頭等艙或二等艙。每當離滬時，上海各團體皆相歡送。每到一個碼頭，便有專電報告「安抵橫濱，舊金山；」平安消息。到了美國，每年又有一定的官費。真是享不盡的物質幸福。至於留法勤工學生呢？坐的是無等艙。在上海開船的時候，除了幾個親朋，有誰與他們餞行拍照。每到一個馬【碼】頭，有誰與他們拍專電，報告平安消息。到了法國，工廠生涯，汗如雨下。誰不是媽生的，爲什麼留美學生那樣闊綽，留法學生那樣困苦？由這兩種境遇看來，自然是留美學生，慢慢的變成資本階級；留法勤工學生，慢慢的變成勞動階級。留美學生境遇甚好，自然容易求得專門智識；留法勤工生艱苦備嘗，當然不如留美學生之便利。但是，留法學生的重要責任，不在求得高深智識，而在訓練一種專門技藝，及研究一種改革方法。留美學生的老師是煤油大王；勤工學生的朋友是留法華工。留美學生多帶有幾分基督化；勤工學生多帶有幾分反對宗教的精神。請看他日國中，竟是誰的世界？

案這篇論說，說得的確，我更引二三具體的事實證明之。譬如近日到 *Crensat* 作苦工的，及以前在 *Li Rochelle* 作苦工的，大半在露天作工。因初作工，無錢買雨衣，往往一落雨，從頭至足沒有一處乾的。在協社候工的同學，因初出學校，全無儲蓄，不能買炊飯器具，往往四五人共用一套，第一班用完後，第二班繼續。協社一方丈的地窖，炊飯的至二三十人之多，終日炊煙不斷。又因難辦椅櫬，全體立食。協社的會客室，不過三四方丈，常住二十餘人，且要放各人的行李，乃將地板作一大牀，地板雖是硬，要睡的時候，還是可以安睡。我們來法的，在國內大半是中產階級。此種生活，在家

中沒有經過的，今日經過一次，從前的膏粱習氣，不知不覺都淘汰去了。來法的人年齡、資格、學問不等，有北京大學生，有日本早稻「稻」田大學畢業生，有專門學校畢業生，有中學、小學畢業生，有充當校長、教員的。一到了法國，同作一般的工，打錘子，用淘鏟，掃馬糞，鑿煤炭，負麻布袋是不能論中國資格的，所有從前的資格，一齊破除了。

第四期 教育會職員與學生發生意見時代

發生意見，大約有三件事：一、換工，二、貸款，三、招待。教育會職員不肯為學生換工，實因來法者日多，覓工不易。而學生之要求換工，或因體力不及，或因作苦工太久，各有理由，各有難處，因兩相隔闕而成隙。貸款一項，內容極複雜。大約教育會會計，慎重公款，遵守章程。而學生因迫於生命危險，貸款不遂，不免擇「責」言。例如春假及暑假，送學生入工廠，無論有無存款的人，概發百五十方川資。就車費、零用計算已够。不料一到工廠，要租房屋，要買炊飯器具及工衣，並要候一月，工廠方有工錢給送。在千數百里的地方，既無親朋可借，又無當舖可押，寫信到教育會，至少要二三日才有回信。往往一日之糧，分作二三日。不獨無錢的餓肚，即有存款的亦叫不應。如是最後寫信與教育會，不是罵娘就是說要拿手槍來打。六月間，吳稚暉先生到法。教育【會】職員，遂集種種信件，交吳先生閱。吳先生遂覺得勤工儉學生人類不齊。寫信與學生及演說詞中處處含有訓誡之意。大半佩服吳先生的人居多，故吳先生去後，教育會職員常用吳先生的口吻對付同學，發出一些公啓。

挑起若干惡感。招待上的惡感，以八年十二月來的二百零四人為最甚。第一次是每人出招待費三十二方，合計有六千餘方，合國幣約八百元。僅供招待員車費、伙食、薪資之用，未免大奢。第二次是由北京華法教育會代匯款項，每元係換八方五十生丁。而北京教育會有三千方未匯來，遂攤派於由京匯款的學生名下，每元扣出五十生丁。因此同學發言寫信，不免露出一二不平語。以二百餘人的口與筆，遂成一種輿論。九年八月的風潮，與教育會會計為難者，雖說是少數人，而受輿論上的影響非小也。查教【育】會，八年八月至十二月，職員只有四人，法國兩人，中國兩人，招待員均臨時請來。用錢不當，同學當要見諒的。因教育會未將全帳宣布，此中艱難，無人知道也。

第五期 無人負責時代

1. 李張二先生回國

李石曾先生於八年十二月回國。繼之者為張溥泉先生，於九年六月回國。

2. 高魯先生若即若離

八月間，蔡子民、李石曾、張弧三先生，聯名電教育會，稱勤工儉學事派

高魯先生來主持。高先生遂於十月二日抵法，不允就職。旅歐週刊載高先生演說詞如次：高先生來協

【社】演說，謂此次來歐，受教育部委託調查教育，僑工局委託調查華工近況，航空事務局委託調查航空事業，蔡子民先【生】囑以交涉里大，李石曾先生亦以「同學近況為言。個人志願，特別注重歐洲觀象台近狀。

3. 齊、李二先生主持一切 十一月二號，齊榮卿先生就職會計，李廣安先生任覓工，曾仲鳴先生任覓校。查旅歐教育運動稱：齊、李自田間來，曾在村塾讀書，來法作工四年，工餘求學，頗嫻法語，確係勤工儉學中優秀份子。但辦理千數勤工儉學生的事，才力似覺不够。接事後，職員較前增加（因更換舊人太多，情形不熟，往往兩人只能辦一人的事），辦公費較前增加（前會計劉厚，辦公十五年，只用四萬八千餘方。齊自十一月至一月，三月間也用四萬餘方），貸款較前增加（劉任十五年，共貸出四十六萬餘方。齊任三月，共貸出三十二萬餘方），卒致勤工儉學會負累不堪，成今日現象。

4. 蔡會長席不暇暖 蔡先生來歐，有里大、中比、北大及勤工儉學四件大事。而最難解決的，莫如勤工儉學學生的事，人數太多，經費無着，工廠又復閉門。蔡先生到了無法可設的地步，只好棄此不顧，而專辦北大、里大、中比的事。蔡先生來歐，將近半載。僅發脫離經濟關係的通告兩紙，又與學生代表，在領事館開會談話二小時。學生代表所上的呈文，亦未見一字批示。茲錄旅歐週刊所載蔡先生行踪：

蔡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馬賽。聞在里昂住數日。一月二【日】來巴黎。日內先赴瑞士及倫敦一行。

蔡先生在巴住數天，即赴瑞士，在瑞士聞其夫人在上海病故，已於二月二十一日回巴黎。

蔡先生因中比大學事，已於日前赴比利時。蔡先生自比來信，於三月十五【日】晚回巴黎。

蔡先生由巴赴德、奧調查大學。四月初間可到羅馬。

以後「旅歐」週刊不載蔡先生的行踪，傳言蔡先生現在在荷蘭，又說已到倫敦。

第六期 困於生活時代

1. 法國工廠歇工 或一廠全停，或停一部分，或一週停一兩天。往往有一廠中，同時辭退工人至二三千人的。

2. 教育會經濟困難不能維持 教育會本無分文基本財產，全靠捐款。國內捐款若干，我們不得而知。旅歐週刊載徐總統「徐世昌」捐二十萬方，陳競存允將來年捐五萬元。從裏面看來，陳先生蓋會捐五萬元。又傳言謂留美華僑某會捐五千元。總之，所聞皆實，國內捐款也未達十萬元。即在國內辦一個中等以上的學校，還覺是不够。法國生活程度，高於我國數倍，區區國幣十萬元，何足濟事呢？

教育事業，關係國家前途，與政黨辦黨務不同。千六百勤工儉學生求學問題，不可視為教育會私團體的事業。今日現象如此，不能全責教育會，政府和國內父老，亦當分任其咎。

3. 學生不能自立 九年一年間，來法者千有零，無款的佔大多數。集千數百不名一錢又素【不】相識的人，臨時組織一機關，來辦有基礎的教育會所不能辦的事，無論何人，皆知其不能。一月二十六日，各校各廠，舉代表齊集巴黎，議組織勤工儉學學生【會】。今川資由各地方同學派出。各代

表有住兩日即無飯吃的，乃舉總代表六人，餘皆回校回廠。十日未滿，六代表又以無飯錢而散。可憐之狀，讀其啓事即知，謹錄如左：

勤工儉學同學公鑒：

逕啓者：前月二十六日，各地代表在協社會議，以人數過多，需費甚鉅，特委弟等留巴，辦理一切交涉。但高監督已返英倫，無從接洽。蔡先生託言赴比，諸事均委之於李聖章。李屢次宣言：「教育會已經宣告，二月後與學生脫離經濟關係，你們當力請公使、領事設法維持。教育會自應從旁贊助催促」云云。公使「陳籙」則謂：「本館爲保護僑民機關，素不與聞教育事業。至云幫助諸君辦法，現已兩次電請政府設法維持。如至二十八日尙無回電，亦屬無可如何。」廖「廖世功」領事謂：「我現在正爲諸君設法謀得華工位置。但我爲諸君設身處地著想，如工不能得，學不能求，生活不能維持，不如暫時回國」云云。弟等以同學危困，即在目前，屢次交涉，毫無頭緒，深恐有負重托，用特鄭重聲明：仍請各地同學，推舉代表，於本月八號，迅速來巴，妥籌一切。弟等即於是日脫離代表責任。事關全體，幸勿延悞，不勝翹企之至。

日前，各地代表議決：「留巴代表膳、宿費，暫由留巴代表向教育會借貸，或私人籌措，將來概由全體同學分担。」但弟等積欠膳、宿費並紙筆、印刷等費，已達四百餘方，計至交代時期，尙須三百多方，方可了結。而教育會代表李聖章謂：「教育會公款，絲毫不能苟借，且諸君是否代表全體，亦不得知……」云云。教育會既無借貸餘地，弟等又各囊空如洗，惟有請各地同學酌籌款項郵寄

爲荷。

留巴代表

鍾巍

汪澤楷

張子佑

張宗文

謹啓

尹寬

方敦元

一九二一、二、四。

此外，尙有湖南同學一公啓，可以概多數同學之困狀，錄左：

湖南同學均鑒：

全國同學公舉六代表駐巴黎。僅由領事捐辦公費一百方，而教育會卒不與維持。該會如此決絕，或者已破產，未可知。二月二十八日出校，萬不可來協社。人多不能容，徒然自損。謹擬辦法數條奉商：（一）勿輕他往，耗無益之車費。（二）勿再希望教育會，不早預備。（三）從速在學校附近租出房屋，免致臨時無處放行李。若住旅館費多無所出。（四）各同學聯絡一氣，有錢的暫拿出共用，渡過暫時危險，湘政府匯款到時扣還。（五）從速查極困難之人數及困難之程度，有個統計，乃好計畫。（六）國內電匯要七八日才能到。前電要半月方有回信。半月後，或須再拍電。

徐特立啓

第七期 根本動搖時代（二月下旬至今）

（甲）輿論

一般輿論大半說勤工儉學生分子複雜，但是，無一人能指出勤工儉學生的不好的事實。不過憑一二有力的人一信一電。而有力的人大半到法即住巴黎。而勤工儉學生散居法國全國，各種狀況，久居巴黎的人，尙且不知，新到法國的人，何能知道，不過聽教育會職員片面的批評，即作為根據，向國內拍電。我國人的心理，素崇拜偉人，因此偉人之電，不復有人研究。不正確的輿論，遂從此成矣。

1. 國內團體的函電 江蘇教育會等七團體，電教育部，略云：「勤工儉學生，程度既有不齊，辦法似宜各異。除學力較優，資產亦裕之學生，聽其留學外；其程度甚佳，而貧寒無力者，似應責令地方官接濟；其貧乏子弟，既無工業知識，又不諳法國語文者，應請尅速遣歸，以篤邦交。此項學生，將來回國，若聽其麇集滬地，亦殊可慮，並請資送回籍。」又致各省省長及教育會電，詞意同，不贅錄。

右電「尅速遣歸，以篤邦交」，「麇集滬地，亦殊可慮」四語，完全以流氓待學生。偏僻省分，視江蘇教育會為轉移者，得此通電後，將作何種感想呢？我國研究教育，讓江蘇首屈一指，而於勤工儉學生的情形，反不及日本人的明瞭。（詳註日本外交時報）殊令人難解。

2. 華法教育會函電 蔡會長電教育部有「學生多不合所訂條件，既無作工志願，又乏工作技能」等

語，完全是爲遣送回國下一注脚。我有數語質之蔡會長：（1）教育會每次覓得工作位置，要靠抽籤派送，未中者，即不得去作工。此實人浮於事，何得謂學生無作工志願呢？（2）技能一項，在國在「內」預備十年，不如在法國當工人一年。因工人作工，要靠出貨賺錢，手續既不能簡單，時間又不能過久。學生預備出品，留作成績，材料弄壞一點，可以口換，時間稍久一點，無人督責。所以學生的技能，往往不及工人。現在法學生，有由日本高工來的，有由國內專門工業來的，有由甲、乙種工業來的，究其在廠作工技能看來，其成績與普通學生相上下。知識和技能，本各有偏重。單以技能一項，不能概括學生程度。在法預備技能，是要預備弄錢的工人技能，不比學生實習，意在應用所學的，以資證明。目的不同，技能程度遂異。所以專門工業畢業生，也有難在法覓得工作者。我國工業不發達，即大人先生，也無工業常識，所以論留法學生的程度，僅以無工作技能一語概括之，遂滅其維持的熱度，而誤勤工儉學生的前途。

又北京大學教員張申甫（同蔡會長來法的）學務代表李光宇（李係蔡會長帶來的書記，不知如何稱「學務代表」，恐係臨時擬就，以便拍電）等電李石曾先生，略云：「學生倡言勤工儉學不可能之說，到處傳播，甚至要求公使月賠四百佛郎」等語。（見三月十六日時事新報）案說勤工儉學不可能者，係蒙達尼校中一部分人，且署名有個人名姓，計十三人，何故混言曰「學生」呢？每月四百佛郎之說，係一月二十八日，在領事館開會討論將來津貼的額。學生代表有謂需官費生八百佛郎之半，方能够用，當時蔡會長也說不多，何故加以「賠償」字眼呢？該電於勤工儉學絕無主張，本可以不拍；北

大教員係局外人，新來法國，情形不熟，也不宜任意拍電，或者別有用意乎？二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評論欄，有投稿一篇，可參考，錄左：

國內自學生運動，一般有志青年，連翩留法。而身經社會痛苦，破產亡家，壯遊海外者，比比皆是。適逢歐戰之後，經濟恐慌，法國工廠，多因此停閉。於是勤工儉學生之痛苦，實非外人所能料及。而留法同學及少年之團體，目擊同胞流離失所，亦不援助之，可見若輩只知崇拜偶像，恭維偉人。將來學成回國，真能為同胞盡力與否，實一疑難問題也。況有一般學生，專以擁護偶像，排斥窮苦學生，我誠不知若輩是何心肝？總之，勤工儉學生中，雖有不良分子，未能定為概論。其中有志之士，苦心孤詣，而實行工學主義者，其品格之高尙，稍有人心者，亦不能妄為指斥。時人隨偉人為趨從，臆造一種想像之評論，余實為之不平。而對於勤工儉學諸君，亦有滿腔之同情也。尙望國內輿論界諸公，為公倡道，贊助海外工學主義口同志，俾其得遂求學之苦衷，則青年幸甚，社會幸甚。

再附致張東蓀書（華林）

東蓀先生大鑒：林歷年來，感受人生之痛苦，而知人各有心，都隨「環境」為趨從，是非得失，皆因「勢力」為轉移。如此黑暗世界，真有所謂公道耶？留法勤工儉學諸同志，皆國內有造之才。破產亡家，投袂而起者，多貧寒之士，深嘗世態之艱難。其中分子，雖然複雜，而痛民族之衰頹，含辛茹苦，以謀將來之改造者，頗不乏人。殊知階級森嚴，苦樂殊途，彼亦世界，我亦世界。雖有旅歐同學及當代道德偉人，亦不與以援助之同情。在道德家，本為紙上空談，人情世故，非所經歷。在一般

青年，學術自誇，逢迎偉人，固不垂憐同胞之痛苦。而輿論界，亦只憑二三學者之言，或只聽恭維偉人者之通信，是非真相，愈見隔絕，正義銷沉，人心可畏。此林之所以仰天憤呼，而謂道德殺人，有甚於洪水猛獸也。質之吾公，亦有同情之感念耶？尙望在國內，爲工學青年，主張公道，速籌援助之策，則社會前途，其庶幾有望！林雖不才，願從其後焉。

3. 國內一般輿論 時事新報附張，有中學生不可出洋一篇論說，以勤工儉學生爲例，謂勤工儉學生的人，是前車的炯鑒。又有接到國內私函者，謂江蘇已爲勤工儉學生籌得十二萬八千方，存儲在滬，作該省勤工儉學生到滬時遣送回籍之用，決不匯來法國。浙江已籌有二萬元，聞留法勤工儉學消息不好，全數捐入海外大學。湖南省議會籌三萬元，作遣送回國之用。此類私函，未必皆可信，然以上海七團體電文推之，又未嘗全無因也。

勤工儉學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始有數十人來法。八年底統計，祇有四百餘人。其餘一千二百人，皆九年來法，平均一月約來百人。以每人在法的月數平均之，除八年到法四百人外，每人祇有六月半。來法日淺，無所表現。欲知其程度及口口，唯憑國內舊有教育程度及在法入學試驗考察之，較爲可靠。茲錄教育會表冊及報紙所載勤工儉學生履歷如左：

(一) 在國內的教育程度 (據日本外交時報及中國時事新報參以教育會的表冊。)

學校

人數

高等小學

三十人

工業及工業專門	約百人
師範	約百人
商業及商業專門	二十餘人
大學	九十餘人
中學	四百七十餘人
農業及農業專門	三十餘人
醫學	六七十人
路礦	十餘人
陸軍	十餘人
法政	約三十人
茶業	五人
由日本來者	三十餘人
由南洋來者	二十餘人
河海工程	五人
京、保、辛、布、滬、川等法文預備學校	三百餘人
(二) 在國內職業	

職務

人數

工廠實習及技師

五十餘人

銀行服務者

五人

農場服務者

五人

普通經商者

二十餘人

政界

十人

學校教職員

六十餘人

新聞記者

十餘人

醫院服務者

二人

曾任軍官者

九人

書店服務者

四人

(三) 在法入學程度 (根據教育會民國九年表冊)

校名

人數

工業實習學校

二十七人 (大多數插二年級)

電氣學校

三人

農業實習學校

七人

高等農業學校

八人

無線電學校

二十一人

中學校

五百三十二人

造紙學校

二人

醫學校

二人

飛機學校

三人

巴黎大學

四人

(乙) 事實

1. 國內無款接濟，不能考入何種學校。

2. 難覓工作位置，待法國金融活動，不知何時。

3. 華法教育會，徒存形式，全無活動能力。

4. 駐法官廳，各有專職，兼辦千餘人的教育事宜，未必肯竭力。即竭全力，精力亦難周到。

結論 我們經過的事實，大概已說完了。回想去年六月以前，是何等現象。六月以後，至今日，又是何等現象。事勢的變化，似乎不可測度，然事實具在，可考而知。是非曲直，事後自有公論。即無真是真非，我們亦何必急急求見諒於人呢？但中法文化攜手，關係國家前途，非可看作千餘勤工檢

學生的私事，也不可看作華法教育會私團體單獨的責任。我們之抄錄以往事實者，因欲使國內父老，知此中真象，庶不致以華法文化携手爲兒戲也。

勤工儉學學生與教育會生死關頭

第一 教育會推翻勤工儉學學生的事實

一、當法國全國歇工風潮，法國工人尙待維持的時候，教育會忽然宣布與我們脫離經濟，並衛生救濟會關於生命問題的，也同日取消。

二、蔡會長拍電回國，稱「勤工儉學生多不合所定條件，既無作工之志，又乏作工之能」，破壞我們名譽，以絕國內維持。

三、蔡會長對於教育會職員種種腐敗，不加整頓，並養若干私黨，與勤工儉學生爲難，事實列左：

甲、教育會會計侵吞款項 七十二號旅歐週刊宣布教育會經濟狀況，支出項下，有購贈學生會話書四千二百方。查此種會話書，書面上蓋有一中文章，文云：「民國八年春季，北京僑工局贈，留法勤工儉學會代寄」。此書我們同學大約各有一本，可以拿出來作鐵證。此教育會吞款者一。

教育會宣布收存項下，有挪借里昂大學三十萬方，作二月份維持費。查勤工儉學生合計只千六百人，工廠中約四五百人，儉學及半官費約六七百人，全靠領維持費者不過四五百人。現在使館發維持

費只四百人內外。若一月共發三十萬方，豈不是每人領至千方上下？此教育會吞款者二。

一月十八號，我們看見教育會一匯款電，計國內捐款六十萬【方】，由李石曾先生拍來，當將原電抄錄如下：

「蔡電已用中文答覆，蔡經手的湖南代表捐款六十萬佛郎，存東方匯理銀行，……其他捐款容後匯寄。李煜瀛。」

而七十號旅歐週刊教育會啓事，謂：「近聞外間發生傳單，謂本會收到國內匯款六十萬方，本會並未收到，已急電國內查明。」此係三月十二日報，至今兩閱月，尙未有明白宣布。此教育會吞款者三。

九年四月十七日【旅歐】週刊，湖南匯十餘萬方來法，作還教育會款及湘生補習法文之用。十年三月廿六日【旅歐】週刊，載教育會布告，收存項下，則謂收湘省捐款十一萬八千【方】。又蔡會長來之帶九萬五千【方】湘款，係湘同學李振民接伊父李擎柱信，始知有此款，並非由蔡會長宣布。倘無私人寫信報告，必同十一萬八千【方】變作捐款了。此教育會吞款者四。

三月二十八日教育會宣布的賬目，除所謂湘省捐款十一萬八千【方】外，國內並無一人捐一女補助勤工儉學生，此中有極大黑幕。在國內募捐，則用華工及學生名義。款一到手，則名爲教育會捐款，華僑協社捐款。學生是勤工儉學【會】的，華工是華工會的，不能過問。名目繁多，既可欺國內父老，又可欺華工及學生。此教育會巧立名目，爲吞款計者五。

總賬既云至十年一月底止，如何支款又開二月維持費三十萬方？今日已五月了，而教育會從二月

到今，還沒有總賬宣布。教育會係何等機關，豈可任一二人侵蝕！而會長及委員會諸君，故作癡聾。大約其中另有黑幕，非會計一人私吞此款可知。

聞旅歐週刊主筆，每月在教育會借五百方。勤工儉學女同學，有三人在巴黎者，月領維持費六百方。勤工儉學期成會由教育會付款，名曰「蔡先生私人津貼」。又學生貸款中，開有某太太幾千方，某學生 Voyage [旅行] 一百幾十方。此種貸款，不堪告人也。納入勤工儉學學生中，我們已經查得半數證據。候教育會全賬宣布，再雙方印證。

破壞第三者維持 勤工儉學期成會是教育會的私黨。期成【會】反對第三者維持勤工儉學學生，即是教育會反對勤工儉學，種種證據，列如左：

三月十九【日】旅歐週刊載勤工儉學期成會之進行，有「該會有受教育會工廠交涉處之委托，集訪願作工同學名冊，已達四百餘人，彙存教育會覓工處」云。此中有可疑之點二：(1) 覓工處曾在 Creuset 交涉翻砂二十人，而報名至八十人。抽籤法，四人中抽調一人。後又在 Creuset 交涉苦工百五十人，報名的至貳百餘人。學生願作工不願作工，有事實可考，何必調查？教育會有名冊可查，何必託期成會調查？可疑者一。(2) 三月十二日旅歐週刊載教育會三月四日覆勞動學會三月一日（即組織勤工儉學的私團體）函，有「望同學速起組織健全之勤工儉學」等話。我們一月二十五日發信各學校、各工廠召集的代表會議，用正式公函呈請教育會會長，卒未得一字答覆。而勞動學會私人團體，不獨答覆來函，並以勤工儉學全體相託。其可疑者二。(3) 教育會召集學生全體會議，

九年三月十八【日】已有先例，結果甚好。九年三月二十日及四月三日兩週【旅歐】週刊，均登載九年會議，係議入廠事件。比之孰輕孰重？以堂堂中國人物之蔡會長，豈猶有不知乎？前者徵集多數人意見，後者委之一二私人團體。可疑者三。合上三事觀之，期成會確係教育會之化身。更有一事作證，二月二十八日的事，有第三團體從中調停，如□□□係旅【歐】週刊社兼教育會委員會的，李璜是少年中國學會兼委員會的北大同學會，與蔡會長有密切關係。他們均係教育會分體，巧取名義作第三者，又向國內拍電。自買自賣，是他們的慣技。技將窮，又產出一個第三者，名曰「期成會」，本與教育會是一體，故從旁說公話，以取得社會上信用。與袁世凱製造民意，同一卑污手段。我們倘不過問，他們終非破壞勤工儉學不止。近日期成會發出一種週刊，痛罵朱代表「朱啓鈴」捐助勤工儉學生維持費，今先錄原文，再下批評。

「自從少數人士，用全體名義，打了幾個電報回國，國內底政黨敗類，就手舞足蹈，大肆鼓吹。以為這正是一個好機會，可網羅許多人物，收買許多青年。於是乎大批出發，魚貫西渡，鼓其惻隱之心，甚至於要把拯救北五省快餓【死】的人底拯救提出來，救他們的勤工儉學生。

現在更是愈出愈奇了。什麼帝制餘孽，什麼欽差大臣，公然也要拿出民脂民膏，往勤工儉學生身上補。勤工儉學光明潔白的旗幟，到而今可以說是一敗塗地。」

批評如次：（1）指捐款的為收買青年，則以後誰願受此惡名，再捐款項，而捐款從此絕矣。

（2）教育費在國家為正當開支，在私人捐款為義舉。勤工儉學生本為求學而來，受國家津貼，受私

人補助，均無不合。何故以剝削「民脂民膏」字眼加之？（3）朱代表所捐的五萬【元】，指為北五省的拯款，不知有何證據？（4）收買青年的大批政黨，魚貫西渡，試問捐款者有幾人？剛有一人捐款，即加以「大批」、「魚貫」字眼，明明是截斷後路，陷吾人於絕地。（5）蔡會長既以「不合條件，不願作工」，拍電回國，破壞我等名譽。而期成會又要指我們為附和「帝制餘孽」，巧為牽引，鍛鍊成獄，是何用意？我再將教育【會】的用意說明。

第二 教育會推翻勤工儉學學生的意思

一、里昂大學關係 勤工儉學生不名一錢，又當法國歇工風潮，難覓飯碗。當此時，里昂大學開學，又將置勤工儉學於何地。兩者勢難並立，非送勤工儉學生回國，里大目下即難進行。

二、蔡會長與學生有極大惡感 教育會自李石曾先生回國，張溥泉先生繼去，已成無主之國。此種創舉，辦事的無經驗，學生也無經驗，本非容易辦好的。又加以無頭腦組織，所以弄出種種不好現象。蔡會長到法，誤聽一面之詞，處處與學生為難，到今已成不可解之冤孽。不早將此種學生解散，為虺勿摧，為蛇若何咧！

第三 教育會推翻勤工儉學學生之手段

一、教育會不維持 除經濟外，如覓工一項，以華工會會計兼之。李光宇係主持全局的，初來法國，充蔡子民書記，候里大開學，補里大書記，現在不過以勤工儉學會作旅舍而已，何嘗有意

辦事。蔡會長則遊瑞士、比利時及德、奧、羅馬，現又到荷蘭去矣。勤工儉學爲何物，彼久無心研究也。

二、反對第三人維持 旅歐週刊本教育會的機關報。近日大罵朱桂莘〔朱啓鈞〕，完全出於五萬元。不然，朱非初登政治舞台的，來法代總統受學位，非爲今日事。事前不發一言，而大罵特罵於捐五萬元以後。期成會週刊罵學生，旅歐週刊罵朱代表。合起看來，似是教育會欲將千六百學生牽入黨係及政潮中，一網打盡。不然，朱有不軌之事，當指事實攻擊之，不當以捐款爲前提爲罪案。以捐款爲前提，即是推翻學生爲目的，非與朱爲難也。法國既難覓工，教育會又不能維持，又禁止第三人維持，試問期成會另有他法否？高言欺人，博得教育會的歡心，可以得蔡會長維持費，又可暗中向公使館領維持費。此種鬼蜮行爲，本不足道，獨惜蔡會長何故好與此輩相結耳！

我輩有千六百餘人在此，關係國家前途、個人學問，均極重大。於驅除障礙，計畫將來，不可不組織臨時言論機關。千乞諸同學大衆努〔力〕，以策進行爲盼。

五月八號。

〔簽名者七十四人，名單略〕

「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宣言

歷史告訴我們，正當的爭攘，不是惡德。經驗告訴我們，與的不如取的。里昂大學和中比大學，是

中國平民教育的基礎。在歷史上，是因為我們勤工儉學生而後有。現在突變方向，任我們千數百勤工儉學生于顛連無告之中，而置之于不聞不問之外，所以我們要爭回。為解釋這爭回的意義起見，我們因有一番宣言。

勤工儉學懷着他的極短的歷史，憑着主觀的見解，向着客觀的事實去奮鬥。這種歷史告訴我們，奮鬥的力量，縱然無窮，但是前途困苦，也層出不盡，社會制度如無較大的脫「蛻」變，這種事畢竟以卵擊石。然而我們畢竟忍耐着，卵不可以擊石，還有待於刀斧。我們深深感謝一般先知先覺者，既拔出我們于水深火熱的舊社會之中，復為我們開拓未來籌思長路跋涉之計。事實昭彰顯明，早為社會所公鑒，此里昂、中比兩大學之所由成。勤工儉學之倡辦者李石曾先生，在其去法留別同人書中，告勵同人學行，而以回國經營海外大學之意，再三慰藉同人。蔡子民先生今年來法，里昂進步報記者問以在法設立大學的原因，蔡先生答以中法文化提携口意義，且告以已有千餘學生來法之故。再如法國學者對於中國海外教育之贊助，里昂市教育長更對於大學內部之盡力，吾輩每大批到法一次，法報紙之頌揚及注意，皆促成大學之原因。種種事實，我們皆與兩大學結歷史之緣。老實說，我們誠然惶愧，但亦不免沾沾自喜。

然而，我們現被拋棄了！我們被拋棄了！我們被拋棄的原因，我們安得知之？我們除去歷史的關係不說，我們復何可言？但歷史告訴我們，正當的爭攘，不是惡德。經驗告訴我們，與的不如取的。理智更告訴我們，被幸福忘却的人們，終為被幸福尋着。說「所」以我們畢竟仍有話說。

中國建設海外教育，這是空【前】創舉。中國平民教育，於今正萌芽。國內父老、昆弟對此之希望如何？里昂、中比兩大學，自創辦以來，因受國內政爭影響，幾於停滯。至今復行活動，却又突變方針，於進行上乃秘而不宣。據實質觀察，竟然與中國數十年來，派官費種種特殊待遇之貴族教育，如出一轍，為特殊階級造成特殊勢力。海外教育之計畫如此，平民教育之前途如此，豈非一大怪事？兩大學對於來法現處困苦中的勤工儉學生，縱可以不顧，而對於教育方針，其色彩又安能這樣荒謬？兩大學如果不致捨棄平民教育的宗旨，則對於歷史有關之勤工儉學生，又何致置諸不問？我們千餘勤工儉學生，一面處此階級教育競爭關頭，一面又在極端困苦境地之中。老實說，正大光明的求學運動——「要讀書」，又何致於害羞，還怕難以出諸口！

我們運動的根據：在我們認定有爭回兩大學的權利，亦且認定兩大學對於全體勤工儉學生，有無條件的容納的義務。同時，准照我們的情形，我們決定我們爭回兩大學的目的，在適合於勤工儉學之需要，而完成其為平民的教育。更不可忘的是，我們亦有我們的責任，亦我們應該有的鄭重的聲明：——我們爭回的意義，豈便說爭回為我們所專有？兩大學教育方針及趨勢，豈我們所當置諸不問？這種很明顯的階級教育之爭，我們又安能諱言「爭」？

爭回的意義是如此。我們處此極端困苦境地之中，當無所飾，竭誠為此宣言。我們希望同境地的朋友，合起來努力；同情的朋友，給我們以相當的援助；英明的當事者，給我們以機會，作正式之談判。

「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通告

勤工儉學同志公鑒：

勤工儉學之前途，已日趨於困難，無工同學佔全數十分之八，專靠維持，無日不在生活恐慌之中。近巴黎青年監護處已宣佈，九月十五日停止維持費，尙有遣送回國之說。已作工者亦受經濟恐怖之影響，大有朝不保夕之勢。諸君！諸君！吾儕之希望窮矣，吾儕之末路至矣，不戮力同心，急起直追，速圖全體解決之法，將何以自堪，更何以自了。同人等深爲此懼，特於前月廿八日集會討論解決勤工儉學之方法，均以爲舍要求開放里、比兩大學外別無良策。里、比兩大之發動，本爲勤工儉學生而起。徵之創辦里、比兩大學之當事人，其向法國建議與要求退還庚子賠款，均以來法學生日多爲詞。當李石曾先生回國時，亦言籌辦大學與勤工儉學生有重要之關係，及其回國後，又曾來電，主張將勤工儉學機關，併入里昂大學籌備處。即蔡子民先生答里昂進步報記者何以要在法辦大學之問，亦謂來法學生已達千餘人，開辦大學已有刻不容緩之勢。是里、比兩大學爲勤工儉學而設，已無疑義。今勤工儉學事業，遭遇困難，已難於支持，乃放棄責任，舍置不顧，且有人主張遣送回國者，甚或誣毀勤工儉學生爲「既無作工之能，又乏勤工之志」，致國人之信用全失，呼籲無門。現兩大學相繼成立，乃復在國內大登廣告，大招學生來法，是無異過河拆橋之行爲。且現代的教育，日趨於平民，貴族式之學校已無存在之餘地。里、比兩大創辦之初，頗合乎平民教育之旨，後爲一般軍

閱、官僚所破壞。我等爲責任計，尤有爭回之必要。此皆同人等所持要求開放里、比兩大學之理由也。至於進行之手續，同人等以爲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學組織團體，籌商辦法，舉出辦事人。第二步即由各處團體，產生一全體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勤」同盟。第三步即向法國方面及中國在法各要人運動，請爲有力之幫助，並向里、比兩大學之當事人，作正式之談判，據理力爭，總期以和平達到爭回之目的。若兩校當事人，視我等困難如無覩，不肯容納我等之要求，則前途茫茫，危急萬狀，勢不得不挺而走險，爲最後之行動，以求一總解決。兩大當事諸先生，皆明達之人，當能得其諒解也。現我等已成立克魯鄒工廠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組織辦事處，舉出辦事人員二十人，分負責任，積極進行。惟事關全體，應請各處同學，即日成立同樣之團體，並祈極力發表關於爭回之理由及進行之方法，以期聯絡一致，從速解決。若仍以緘默自甘，趨「遷」延時日，則困難日深，將有不堪設想者。務望各同學，奮臂興起，鼓勇前來，前途無限之光明，皆在今日之努力。不勝盼禱之至。

克魯鄒勤工儉學生一百四十七人同啓。九月五日

中國書報社廣告

本社現已遷移，如蒙諸君來信買書請寄交下列地址：

Mr. Li Tsao

Café Gandon

Vals-les-Bains

(Ardiche)

書目〇

▽每部定價

新青年（八卷六號，八卷一、二號）	二方半
階級爭鬥	五方半
工團主義	三方半
和議後之經濟	三方半
哲學問題	四方半
到自由之路	五方半
社會主義史（本裝二冊）	八方六十生丁
資本論入門	一方半
共產黨宣言	一方半
工人談話	一方半
社會運動（五一紀念號）	一方
共產黨（三、四號）	一方

勞動國際歌 L'Internationale 逃獄譯投

編者按：此爲國際歌的早期中文譯本之一，譯文並不好，但它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中傳播的情況。

(一)

起！起！起！滿地獄的囚犯。

起！起！起！受饑餓的工人。

公理當頭一棒，末劫齊噴火星。

把過去一掃平，衆奴隸快起身。

世界基礎要更新，我們合起做一人。

是最後一戰爭，團結我們。

明朝的國際，纔是人羣。

是最後一戰爭，團結我們。

明朝的國際，纔是人羣。

留法勤工儉學資料

(二)

從沒有救世天尊，無上帝，無好官，更無賢君。

勞動家我們要自救，我們喚起那公共救星。

若要富豪賊吐出黃金，

若要渾沌裏放出光明

除非是自打爐竈，自煉金針；

除非是打鐵就燙，一劍橫行。

(末四句如第一章)。

(三)

趾高氣揚，旁若無人。煤鐵大王，爲富不仁。

呀！他作了些甚麼事情？

唉！他祇是偷那血汗黃金。

把我們的工餘，堆在那強盜的天秤。

強盜啊！請你好好還清。

我們要的，是你所欠我們。

(末四句如第一章)

抗日戰爭初期胡適的賣國罪證

(胡適日記摘錄)

史文錄輯

編者按：胡適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一向就反對抗日，散佈對日投降的謬論。七七事變以後，仍是破壞抗日戰爭。從胡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和蔣介石、汪精衛以及高宗武等賣國賊的關係；看到他反對抗日戰爭，反對國防教育，進行對日投降的種種罪行。下面刊印的文字，是從胡適的兩本日記中摘錄的。一本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六日的日記，一本是九月七日到十月十九日的日記，均非逐日連續記錄。

廿六〔一九三七年〕，七，二十

上午九時為最後一次茶話會〔廬山茶話會〕，談的是教育。

我說話在最後，說了四點：

1. 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的教育。……

廿六，七，廿五

我請布雷電告政府，要研究關於華北的一切外交文件，就使不能發表，亦應印成密件，使政府當

抗日戰爭初期胡適的賣國罪證（胡適日記摘錄）

局知道他們（文件）的實在文字與意義。

廿六，七，廿七

精衛先生約第二期談話會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兩點鐘的談話，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談的是對日外交問題。精衛宣讀中央寄來的一個長文件，敘述廿四年五月至七月九日的幾次軍事諒解——即所謂「何梅協定」的歷史。我極力勸他請中央發表此件。

華北消息大惡。

廿六，七，廿八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着陳布雷（下山）及張岳軍〔張羣〕、曾仲鳴、顧一樵〔顧毓琇〕（上山），談時局。今天消息驟變。宋哲元態度忽變，通電抗敵。

是日北方傳來消息更奇怪，我軍奪回豐台、廊坊、通縣。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慶祝戰捷的！

廿六，七，廿九

早起始知北京事驟變，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給張自忠維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慘敗！到美大使館赴 Johnson 約談。

到華寅生家吃午飯，見着 Michon。

下午美大使館參贊 Peck 來。
友人來談者甚多。

與慰慈〔張慰慈〕、馭萬〔劉馭萬〕、蔣〔蔣夢麟〕、梅〔梅貽琦〕諸位到 Golf Club 小坐，到
老萬全吃飯。

廿六，七，卅一

到高宗武家吃午飯，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復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

① 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② 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坦負此大任。
我打電話與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過補闕的事。

廿六，七，卅一

蔣先生〔蔣賊介石〕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梅貽琦〕、伯苓〔張伯苓〕、希聖〔陶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
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

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 Miracle [奇蹟]，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廿六，八，一

今早六點五十分，蔣先生召集一個擴大紀念週，聽說他報告的是中央軍與飛機何以不上去的說明等事。

今天高 [高宗武] 君無報告。

與 Fischer 吃飯，同座者有一位 Dr. Abegg，是新聞記者。

廿六，八，六

寄梅 [周貽春] 先生約吃午飯。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話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爲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①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②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③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①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②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應分兩步：

第一步爲停戰：恢復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第二步爲「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原文到此爲止〕

九月七日

晚上高宗武程滄波爲我們餞行。

聽廣播，知上海美國商人甚怨 Secretary Hull 召回美僑的談話，責備甚多。

九月八日

九點半到英大使館訪 Blackburn 參贊，談時局。他說，英國海軍太弱，在中國海只有四只巡洋艦，其中 Capetron 被困在長江，Suffolk 擱淺受傷損，只餘兩只船，有何力量？

抗日戰爭初期胡適的賣國罪證（胡適日記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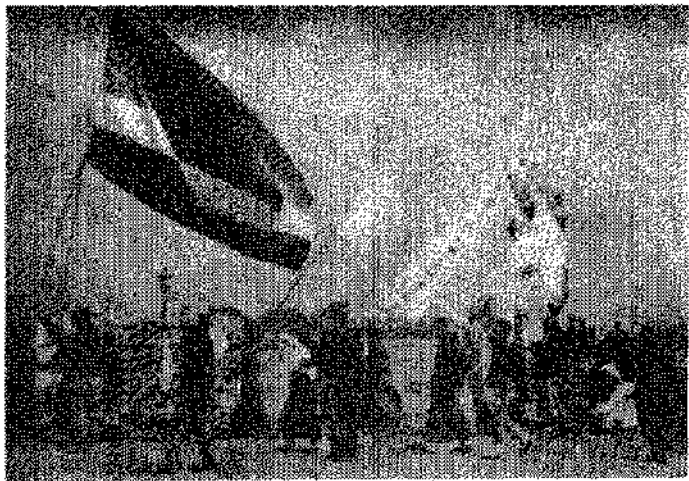
關於英美關係，他是不信美國對遠東有積極辦法的。

見 Byaze 秘書，小談。

十點半到鐵道部官舍，見汪精衛先生，他正在國防會議，囑我小待。待至十一點半他才散會。談次，我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

十二點到高宗武家，只我們二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我說，我們八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着重號是原有的〕

五 四 運 動



二：北京學生遊行

左：北京大學學生街頭講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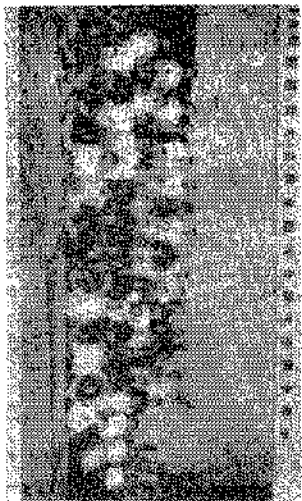
北京反蔣政府非法逮捕學生



北京高等師範歡迎戒煙同學返校



北京各界歡迎解圍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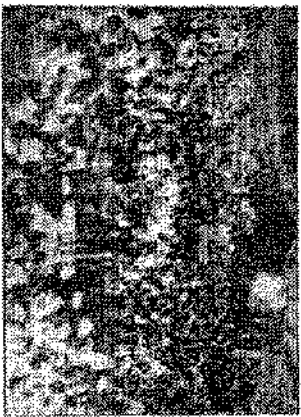
滬區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會場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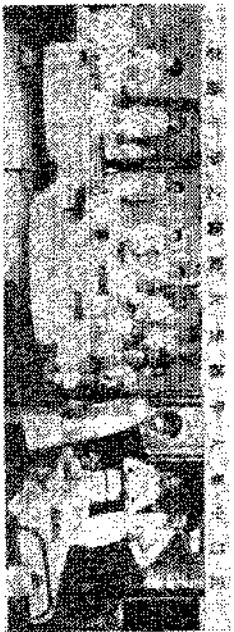
上海公共體育場開幕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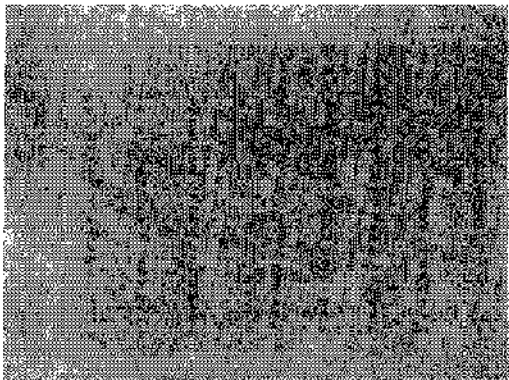
重慶川東旅團會進行警告會



重慶國立中學



武昌中華大學被警員嚴修之學生



以該地于前夜被劫，檢獲，六日當發詳，今日當經據報指
部二百，工界已有罷市，並與，區界各機關與各業分別換戶聯
誼盟市，未有何等效力，現今該區界中實業業體市，其地處
內及界際，而系第一節，右與捕房城縣設立定期人發生衝突疑
領等入押事亦未獲收果，據來上海報言由該遊行事為警署
戶種所起，或改以新法調查，今日，舉發通商各埠在總商會舉
辦時會，商議方法，並發函京市在備申之訊。謹附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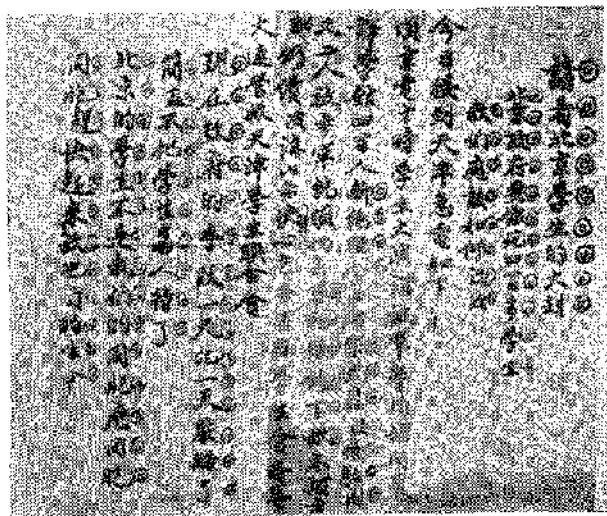
專叩。七夜。密鑒白。



山東國恥紀念大會之宣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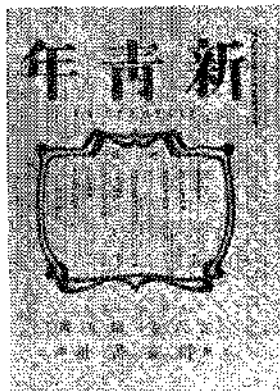
五四運動標語



五四運動條幅

五四書影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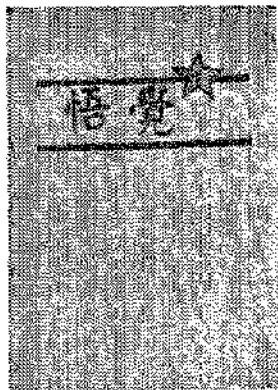
五四運動前後出版之進步期刊



新青年馬克思主義專號封面
第六卷第五號 1919年5月出版



本刊本期發表之'五四'原
書封面



覺悟第一期封面
1920年1月25日出版



國民第一卷第二號封面
1919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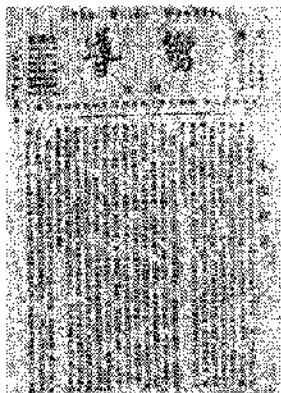
勞動界第二冊封面

1933年5月22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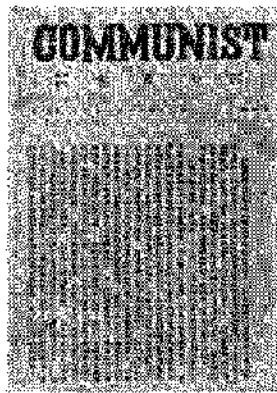
湘江評論第二號封面

1919年7月25日出版



共產黨第一期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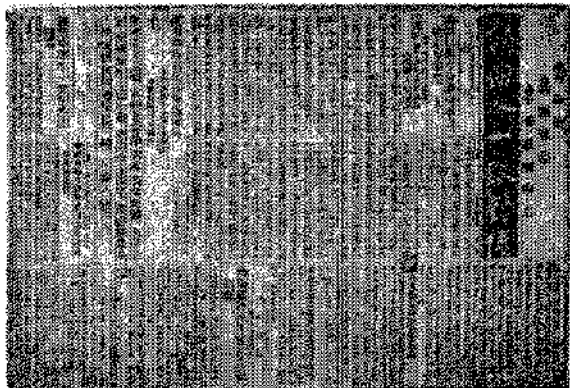
1922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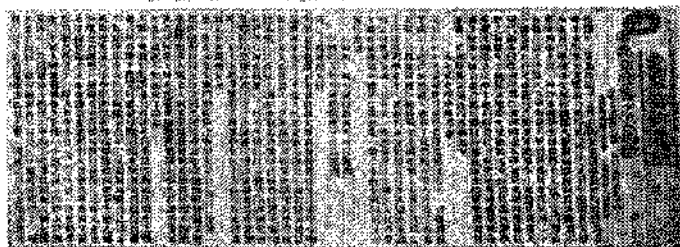
共產黨第一期封面

1920年11月7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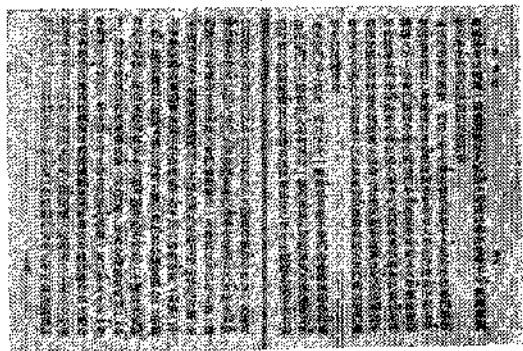
五四運動當時之書刊記載



救國日報（上海）



大公報（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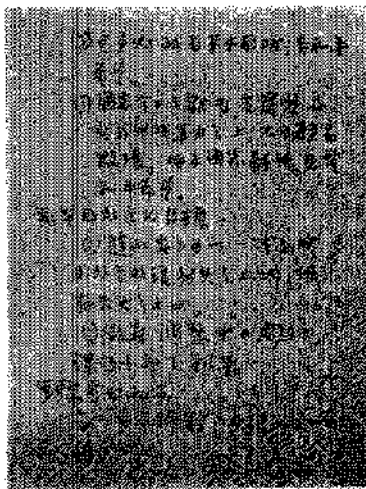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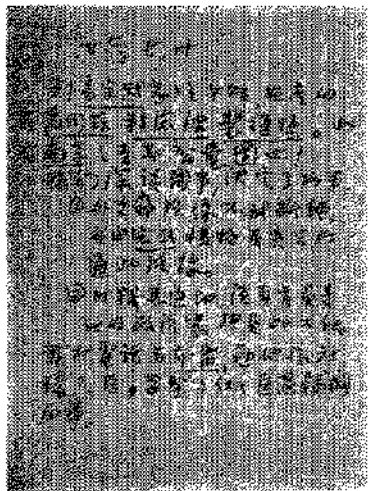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

上海愛國報出版

「愛國報章宋梓」之一頁

胡適日記原件



原件係硬紙面小筆記本，折一一・六厘
水，寬七・五厘米。上為一九三七年七月三
十日日記，為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日記之一
頁。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徵集中國近代史資料辦法

- 一、爲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國近代史資料，特徵集鴉片戰爭以來各種文獻。
- 二、徵集範圍，包括：
 1. 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進行革命鬥爭的各項資料（包括各少數民族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及華僑在國外的鬥爭）；
 3. 蘇聯援助我國革命及各國人民與我國友好關係的資料；
 4. 帝國主義對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滿清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幫及其他反動集團等賣國、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電、日記、著述稿本等；
 2. 親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與歷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種遺物等；
 5. 舊報章雜誌、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錄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漢文資料或其漢文譯本；
 8. 其他。
-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數量較大、郵寄困難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辦法。
-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雜誌或單冊印行。
-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均從優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聲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還，亦請預先聲明。
- 七、來件請寄北京東廠胡同一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2

1955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二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爲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一律以「〔」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爲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

(雙月刊)
總5號

一九五五年 第二期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東廠胡同一號
電話：五局三五二二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廠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局

代訂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京)一—二二、一一〇

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本期定價：六角